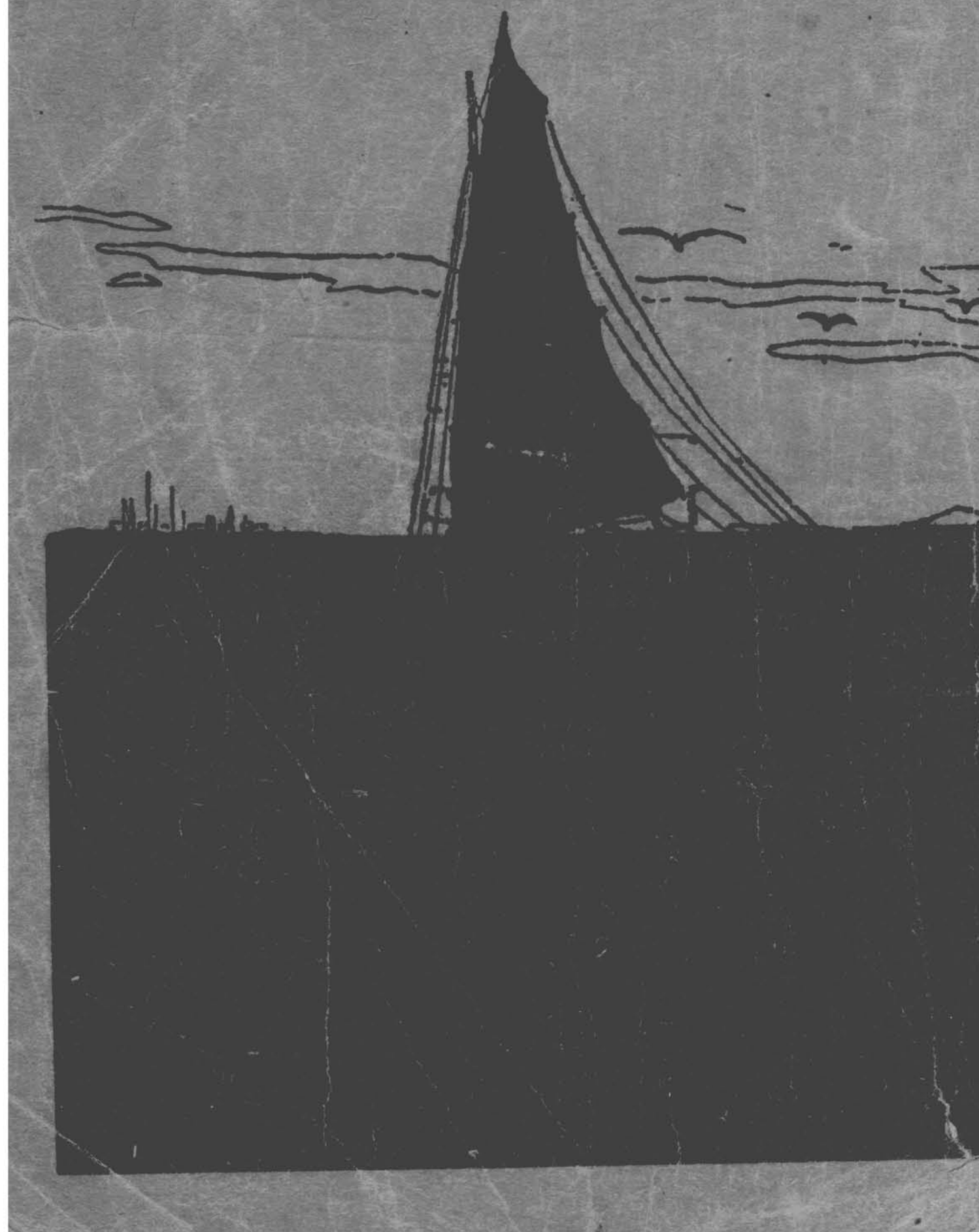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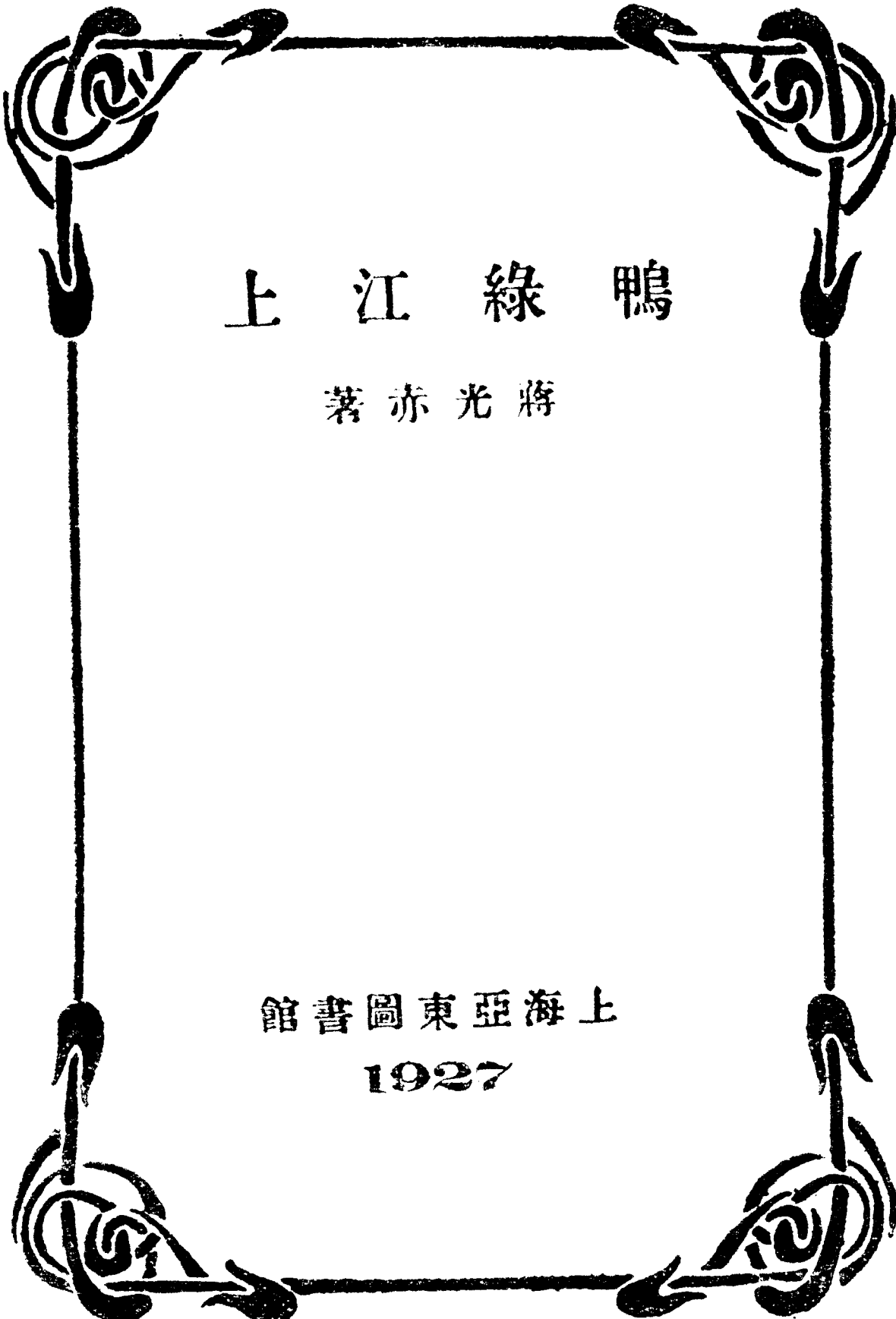


鴨綠江上





鴨綠江上

蔣光赤著

上海亞東圖書館

1927

本書紀念亡妻若瑜

與若瑜決定正式關係不過一年，而這一年中她也就完全在病的狀態中。本書是在這一年中寫成功的。現在本書出版的時候，她却久已離開人世，而無一讀的機會。人世間真有許多難以逆料者！嗚呼！

鳴綠江上的自序詩

我曾憶起幼時愛讀游俠的事跡，

那時我的小心靈中早種下不平的種子；

到如今，到如今呵，我依然如昔，

我還是生活在不平的空氣裏！

我也曾愛幻游於美的國度裏，

我也曾做過那溫柔的溫柔的蜜夢；

我也曾願終身無慮地依傍着花魂，

撫摩着那仙女的玉膩的酥胸。……

但是到如今呵，消散了一切的幻影，
留下的只有這現存的真實的悲景！

我願閉着眼睛追尋那仙女的歌聲，
但是我的耳鼓總爲着魔鬼震動得不寧。

是的，我明白了我是爲着什麼而生存，
我的心靈已經被刺印了無數的傷痕，
我不過是一個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

而不是在象牙塔中漫吟低唱的詩人。

從今後這美妙的音樂讓別人去細聽，

這美妙的詩章讓別人去寫，我可不問；

我只是一個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

我但願立在十字街頭呼號以終生！

朋友們，請別再稱呼我為詩人，

我是助你們為光明而奮鬥的鼓號，

當你們得意凱旋的時候，

我的責任也就算盡了！……

一九二六，十，二八，蔣光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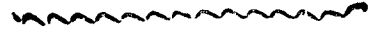
鴨綠江上目次

目 次

鴨綠江上	一
碎了的心	四一
弟兄夜話	八一
一封未寄的信	一一七
徐州旅館之一夜	一三一
橄欖	一五五
逃兵	一八三
尋愛	二〇七

上江緣鴨

2



鴨綠江上

鴨綠江上

那一年下學期，我們的寄宿舍被學校派到一個尼姑庵裏。莫斯科的教堂很多，其數目我雖然沒有調查過，但我聽人家說，有一千餘個。革命前，這些上帝的住所——教堂——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也就同中國共和未成立以前的廟宇一樣，可是到了革命後，因為無神論者當權，這些教堂也就大減其尊嚴了。本來異教徒是禁止進教堂的，而我們現在這些無神論者把尼姑庵一部分的房子佔住了做寄宿舍，並且時常見着了庵內的尼姑或聖像時，還要你我說笑幾句，一點兒也不表示恭敬的態度，這真教所謂『上帝』者難以忍受了。

我們的尼姑庵臨着特威爾斯加牙大街，房屋很多，院內也很寬綽，並有許多樹木，簡直可以當作一個小花園。每天清早起來，或無事的時候，我總要在

院內來回繞幾個圈子，散散步。尼姑約有四十餘人，一律穿一身黑的衣服，頭上圍披着黑巾，只露一個臉出來，其中大半都是面孔黃瘦，形容憔悴的；見着她們時，我常起一種悲哀的感覺。可是也有幾個年紀輕些，好看一點的，因之我們同學中欲弔她們膀子的，大約也不乏其人。有一次晚上，我從外邊走進院內，恰遇一個同學與一個二十幾歲的尼姑，立在一株大樹底下，對立着說笑着，他們一見着我，即時就避開了。我當時很懊悔自己不應擾亂他人的興趣，又想到，『你們也太小氣了，這又何必……』從此我格外謹慎，縱不能成全他人的好事，但也不應妨害他人的好事！況且尼姑她們是何等的不自由，枯寂，悲哀……

恰好這一天晚上八句鐘的時候，下了大雪；天氣非常之冷。與我同寢室的有三個人——一個波斯人，一個高麗人，還有一位中國人C君。我們寢室

內沒有當差的，如掃地和燒爐子等等的事情，都是我們自己做，真是實行勞動主義呢。這一天晚上既然很冷，我們就大家一齊動手，把爐子燒起；燃料是俄國特有的一種白楊樹，白楊樹塊非常容易燃燒，火力也非常之大。爐子燒着了之後，我們大家就圍坐起來，閒談起來。我們也就如其他少年人一樣，只要幾個人坐在一塊，沒有不談起女人的：『比得，你看安娜好不好？』『我今天在街上遇着了了一位姑娘真是美貌！呵！她那一雙明珠似的眼睛。』『你娶過親沒有？』『我知道你愛上那一位了。』『唉！娶老婆也好也不好！』『……………』我們東一句，西一句，大半談的都是關於女人的事情。那一位波斯同學說得最起勁，口裏說着，手脚動着，就同得着了什麼寶物似的。可是這一位高麗同學總是默默地不肯多說話，並且他每逢聽到人家談到戀愛的事情，臉上常現出一種悲戚的表情，有時眼睛珠竟會濕了起來。我常常問

他：『你有什麼傷心的事麼？』他或強笑着不答，或說一句『沒有什麼傷心的事情。』他雖然不願意真確地對我說，但我總感覺他有傷心的事情，他的心靈有很大的傷痕。

這位高麗同學名字叫李孟漢，是一個將過二十歲的美少年。他實在帶有幾分女性，同人說話時，臉是常常要紅起來的；我時常同他說笑，在同學面前，我時常說他是我的老婆。當我說他是我的老婆時，他總是笑一笑，臉發一發紅，但不生氣，也不咒罵。我或者有點侮慢他，但我總喜歡他，愛與他親近——就彷彿他的幾分女性能給我一些愉快似的。同時，我又十分地敬重他，因為他很用功，很大量，很沈默，有許多為我所不及的地方。他不討厭我，有時他對我的態度，竟能使我隱隱發生安慰的感覺。

我們圍爐談話，波斯同學——他的名字叫蘇丹撒得——首先提議，以為我們

大家今晚應將自己的戀愛史敘述出來，每人都應當赤裸裸地，不應有絲毫的瞞藏。這時C君出去找朋友去了。大家要求我先說，這實在把我爲難住了。我說我沒有戀愛過，無從說起。可是蘇丹撒得說：『不行！不行！維嘉，你莫要撒謊！你這樣漂亮的少年，難道說你在中國沒有愛過女人，或被女人愛過？況且你又是詩人，詩人最愛的是女人，而女人也好愛詩人。李孟漢，你說是不呢？』他向着李孟漢說，李孟漢但笑而不答，於是又轉臉向着我說，『你說！你說！撒謊是不行的！』我弄得沒有辦法，不說罷，他們是不依我的說罷，我本沒有有趣味的戀愛史，又怎麼說起呢？不得已，我只得撒謊了，只得隨嘴亂講了。我說，我當做學生會長的時候，有許多女學生寫信給我，說我如何如何地有作爲，文章做的是如何如何地好；其中有一個女學生長得非常之美麗，會屢次要求我愛她，但我當時是一個白痴，竟辜負了她對於我的愛情。我說，我

有一次在輪船上遇着一個安琪兒一般的姑娘，她的美貌簡直是難以用言語形容出來；我想盡方法，結果與她親近了，談話了；她是一個極美麗而有知識的姑娘；在談話中，我感覺得她對我表示很溫柔的同情。我說至此，蘇丹撒得興奮起來了，便笑着說：

「這位美麗的姑娘是愛上你的了。你真是幸福的人啊！但是後來呢？」

「後來？後來，唉！結果不……不大好……」

「爲什麼呢？」蘇丹撒得很驚異地說，「難道她不愛你……」

「不，不是！我是一個蠢人。」

「維嘉！你說你是一個蠢人，這使我不能相信。」

「蘇丹撒得！你聽我說了之後，你就曉得我蠢不蠢了。我倆在輪船上

倚着欄杆，談得真是合意。我敢說一句，她對於我實在發生了愛苗，而我呢，自不待言。誰知後來船到岸的時候，她被她的哥哥匆匆忙忙地催着上岸，我竟忘記了問她的住址和通信處，——我倆就這樣地分別了。你們看，我到底蠢不蠢呢？我害了一些時相思病，但是，沒有辦法……」

「呵！可惜！可惜！真正地可惜！」蘇丹撒得說着，同時也唏噓着，似覺向我表示很沉痛的同情的樣子。但李孟漢這時似覺別有所思，沉默着，不注意我倆的談話。

「你現在一言不發的，又想到什麼事情了？」我面對着李孟漢說，「我現在將我的戀愛史已經說完了，該臨到你頭上了罷。我總感覺你的心靈深處有什麼大悲哀的樣子，但你從未說出過；現在請你說給我們聽聽罷。我的愛，我的李孟漢！（我時常這樣地稱呼他。）否則，我不饒恕你。」他兩眼只

是望着我，一聲也不響，我又重複一遍說：『我已經說完了，現在該你說了，我的愛，你曉得麼？』

李孟漢嘆了一口氣，把頭低了，發出很低的，而且令人覺得是一種極悲哀的聲音：

『你們真要我說，我就說。我想，我在戀愛的國度裏，算是一個最悲哀的人了！』

『那末，就請你今晚將自己的悲哀說與我們聽聽。』蘇丹撒得插着說。

『今年三月間，我得着確信，是一個自漢城逃跑來俄的高麗人告訴我的：我的愛，我的可憐的她，在悲哀的高麗的都城中，被日本人囚死在監獄裏了。』

李孟漢說着，幾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

『哎喲！這是何等的悲哀啊！』蘇丹撒得很驚嘆地說。但我這時一

聲不響，找不出話來說。

『但是因為什麼罪過呢，李孟漢？』

『什麼罪過？』

蘇丹撒得，你怕不知我們高麗的情形罷。

我們高麗自從

被日本侵吞之後，高麗的人民，唉！可憐啊！終日在水深火熱之中，終日在日本人幾千斤重的壓迫之下過生活。什麼罪過不罪過，只要你不甘屈服，只要你不

恭順日本人，就是大罪過，就是要被殺頭收監的。

日本人視一條高麗人的性

命好像是一隻雞的性命，要殺便殺，有罪過或無罪過是不問的。可憐我的她，

我的雲姑，不料也被萬惡的日本人虐待死了……』

李孟漢說着，悲不可抑；此時我心中頓覺有無限的難過。

大家沉默了幾

分鐘；李孟漢又開始說：

『我現在是一個亡命客，祖國我是不能回去的，——倘若我回去被日本

人捉住了，我的命是保不穩的。

哎喲！

我的好朋友！

高麗若不獨立，若不從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我是永遠無回高麗的希望。我真想回去看一看我愛人的墓草，伏着她的墓哭一哭我心中的悲哀，並探望探望我祖國的可憐的，受苦的同胞；瞻覽瞻覽我那美麗的家園；但是我吓，我可不能夠，我不能夠！……」

李孟漢落了淚；蘇丹撒得本來是愛說話的人，但現在也變成沉默的白痴了。我看看李孟漢他那種悲哀的神情，又想想那地獄中的高麗的人民，我就同要戰慄的樣子。李孟漢用手帕拭一拭眼，又望着我說：

「維嘉！你真猜着了。你時常說我有什麼悲哀的心事，是的，祖國的淪亡，同胞的受苦，愛人的屈死，這豈不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麼？維嘉！我若不是還抱着解放祖國的希望，還想無論何時能夠見見我雲姑的墓草，我怕久已要自殺了。我相信我自己的意志可以算得是很堅強的。我雖然有無涯

際的悲哀，但我還抱着熱烈的希望。我知道我的雲姑是爲着高麗死的，我要解放高麗，也就是安慰我雲姑的靈魂，也就是爲她報仇。

維嘉！你明白我的話麼？」

「我明白你的話，李孟漢，不過我想，希望是應當的，但悲哀似乎宜於減少些，好，現在就請你述一述你與雲姑戀愛的經過罷。明日上午天沒有課，拉季也夫教授病了，我們睡遲些不要緊。蘇丹撒得，你在想什麼了？爲什麼不做事了？」

「我聽他的話，聽得呆了。好，李孟漢，現在就請你說戀愛的歷史罷。」

李孟漢開始叙述他與雲姑的歷史：

「唉！朋友！我真不願意說出我同雲姑中間的戀愛的歷史，——不，我不是不願意說，而是不忍說，說起來要使我傷心，要使我流淚。我想，世界上再

沒有比我的雲姑那樣還美麗的，還可愛的，還忠實的，還令人敬佩的女子！也
 許實際上是有的，但對於我李孟漢，只有雲姑，啊，只有雲姑！你們時常說這個
 女子好，那個女子漂亮……我總沒有聽的興趣，因為除了雲姑而外，再也沒有
 女子可以佔領着我的愛情，引誘我的想像。我的愛情久已變為青草在我的
 雲姑的墓土上叢生着；變為啼血的杜鵑在我的雲姑的墓旁白楊枝上哀鳴着；
 變為金石埋在我的雲姑的白骨的旁邊，當做永遠不消滅的葬禮，任你一千年
 也不會腐化；變為縹緲的青煙，旋繞着，纏綿着，與我的雲姑的香魂化在一起。
 朋友，我那有心腸再談女子的事情，再做戀愛的美夢呢？……

「高麗是濱着海的島國，你們只要是讀過地理，大約都是曉得的。說起
 來我們的高麗實在是一個氣候溫和，天然美麗的地方。高麗三面濱着海，而
 同時又位於溫帶，既不枯燥，又不寒冷，無論山川也罷，樹木也罷，蒙受着海風的

恩潤，都是極美麗而清秀的。高麗國民處在這種地理環境之中，性情當然生來就是和平而溫順的，所謂文雅的國民。可惜高麗自從被日本帝國主義者侵吞之後，文雅的高麗的國民沉陷於無涯際的痛苦裏，不能再享受這美麗的河山，呼吸溫暖的海風所盪漾着的空氣。日本人將高麗鬧得充滿着悲哀，痛苦，殘忍，黑暗，虐待，哭泣……日月無光，山川也因之失色。數千年的主人翁，一旦淪於浩劫，山川有靈，能不爲之憤恨麼？哎喲！我的悲哀的高麗！

「維嘉！你大約知道鴨綠江是高麗與中國的天然的國界罷。」鴨綠江

口——江水與海水啣接的地方，有一雖小然而極美麗的C城。C城爲鴨綠江出口的地方，因交通便利的關係，也很繁華；又一面靠江，一面憑海，樹木青葱，山丘起伏的確是風景的佳處。唉！算起來，我已經六年離開美麗的C城的懷抱了！我愛高麗，我尤愛高麗的C城，因爲牠是我的生長地；因爲牠是我與

雲姑的家園，是我與雲姑一塊兒從小時長大的鄉土。朋友，我真想回到C城，看看我與雲姑當年兒時玩耍的地方，現在是什麼樣子了；但是，現在對於我李孟漢，這真是幻想啊！

『C城外，有一柳樹和松樹雜生的樹林，離城不過一里多地。這樹林恰好位於海岸之上，倘若我們坐船經過C城時，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一個黑鳥鳥的樹林，並可以看見牠反射在海水中的影子。樹林中盡是平坦的草地，間或散漫地偃臥着有幾塊大石頭——牠們從什麼地方搬來的呢？我可說不清楚。這塊樹林到冬天時，柳樹雖然凋殘了，然因有松樹繁茂着自己的青青的枝葉，並不十分呈零落的現象。可是到了春夏的時候，柳絲縵舞起來的綠波，同時百鳥歌着不同樣的天然妙曲，鳴蟬大放起自己的喉嚨，從海面吹來令人感覺着溫柔的和風，一陣陣地沁得人神清氣爽，——這樹林真是一個

欣賞自然妙趣的所在啊！

『這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只要是天不下雨，有一對小孩——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差不多整日地在這樹林中玩耍。兩個孩子年紀相彷彿，都是六七歲的樣子；照着他倆的神情，簡直是一對人間的小天使！那個男孩子我們暫且不講，且講一講那個天使似的女孩子：她那如玫瑰一般的小臉，秋水一般的有神的眼睛，硃一般的嫩唇，玉筍一般的小手，黑雲一般的蓬鬆的髮辮，更加上她那令人感覺着溫柔美善的兩個小笑窩，唉！我簡直形容不出來，簡直是一個從天上墜落下來的「小天使」呵！朋友，你們或者說我形容過火了，其實我那能形容她於萬一呢？我只能想像着她，然而我絕對形容不好她。』

『這一對小孩子總是天天在樹林中玩耍；有時他倆在樹林中順着草地賽跑；有時他倆檢樹棍子蓋房子，笑說着這間廂房我住，那間廂房你住，還有一

間給媽媽住；有時他倆檢小石頭跑到海邊拋到水裏，比賽誰拋得遠些，而且落得響些；有時他倆並排仰臥在草地上，臉向着天空，看一朵一朵的白雲飛跑，有時他倆拿些菜品燒鍋辦酒席請客；有時他倆並排坐着，靠着大石頭，叙訴些媽媽爸爸的事情，聽人家說來的故事，或明天怎樣玩法；有時他倆手攜着手並立在海岸上，看船舶的往來，或海水的波盪……他倆雖然有爭吵的時候，但總是很少，並且爭吵後幾秒鐘又好將起來，從未記過仇。他倆是分不開的伴侶，差不多沒有不在一塊兒的時候。一對小孩子無憂無慮，整日培育在自然界裏，是何等的幸福啊！

「朋友，這一對小孩子就是十幾年前的我與雲姑。唉！這已經十幾年前的事了！過去的已經過去，怎樣纔能恢復轉來呢？怎樣想方法可以使我與雲姑重行過當日一時的幸福生活呢？想起來我好生幸福，但又好生心痛！」

『我與雲姑都是貴族的後裔：我姓李，雲姑姓金，金李二族在高麗是有名的貴族，維嘉，你或者是曉得的。自從日本將高麗吞併後，我的父親和雲姑的父親都把官辭去了，退隱於林下。她的父親和我的父親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照着親戚講，又是極親近的表兄弟。我兩家都住在樹林的旁邊，相距不過十幾步路。他倆老人家深憤亡國的羞辱，同胞的受禍；但一木難支大廈，無能爲力，因此退隱林泉，消閒山水。他倆有時圍爐煮酒，談到悲哀的深處，相與高歌痛哭。那時我與雲姑年幼無知，雖時常見兩位老人家這般模樣，但不解其原由，不過稚弱的心靈起一番刺激的波動罷了。後來我與雲姑年紀漸漸大了。因之他倆老人家所談的話，也漸漸聽得有幾分明白，並且他倆老人家有時談話，倘若我倆在旁時，常常半中腰把話停止了，向我倆款款地流淚，——這真教我兩個稚弱的心靈上刻了不可消滅的印象。』

「現在且不說他倆老人家的事情。我與雲姑真是生來的天然伴侶，從小時就相親相愛，影不離形地在一塊兒生活。我倆家是不分彼此的，有時她在我家吃飯，有時我在她家吃飯，吃飯總要在同一張桌子上，否則，我兩個都吃不下飯去。她的母親和我的母親，也就如她的父親和我的父親一樣，也是和睦得非常，對於我倆的態度，也從未分過畛域的。我與雲姑處在這種家庭環境之下，真是幸福極了！後來我倆年紀大了些，便開始讀書，雲姑的父親當教師。我倆所唸的書是一樣，先生上書唸時要一般樣多，可是雲姑的慧質總比我聰明些，有時她竟幫助我許多呢。每日讀書不過三四小時，一放學時，我倆就手牽着手兒走到林中或海邊上來玩。

「啊！我還記得有一次，說起來倒是很有趣的：離我倆家不遠有一位親戚家，算起來是我的表兄，他結婚的時候，我與雲姑被兩位母親帶着去看了一

回；第二天我倆到林中玩耍時，就照樣地做效起來，——她當做新娘子，我當做新郎。這時正是風和草碧，花鳥宜人的春天。我倆玩得沒趣，忽然想起裝新娘和新郎的事情來，於是我採了許多花，插在她的髮辮上，她也就低着頭裝做新娘的樣子，我牽着她的手一步一步地走。我倆本是少小無猜，雖然裝做新娘和新郎的模樣，實還不知新娘和新郎有什麼關係，一對小新人正走着走着；忽然從林右邊出現了兩個人，原來是她的父親和我的父親。他倆走到我倆的面前來，疑惑地問道：「你倆為什麼這種模樣兒？」我倆雖然是這般地遊戲，但見他倆老人家走來時，也不覺表示出一種羞答答的神情。「我倆裝新娘和新郎，她是新娘，我是新郎，——我倆這般玩。」我含羞地答應了一句，兩位老人家聽着笑起來了。我的父親向她的父親問道：「老哥！你看這一對小新人有不有趣呢？」

雲姑的父親用手撫弄着自己細而長的鬚鬚，向着我

倆很慎重地看了幾眼，似覺起了什麼思索也似的；後來自己微笑着點一點頭，又向我的父親說道：「的確有趣！不料這兩個小東西玩出這個花樣兒。也好，老弟，我倆祝他倆前路幸福罷……」當時我不明白雲姑的父親說話的深意——他已把雲姑暗暗地許給我了。

「光陰如箭也似地飛跑，真是過得快極了！我與雲姑的生活這樣慢慢地前過，不覺已經到十一二歲的時期。我倆的年紀雖然一天一天地大了，但我倆的感情並不因之生疎，我倆的父母也不限制我們。每天還是在一塊兒讀書，一塊兒在林中玩；雲姑的父親是一個很和善的人，他並不以冬烘先生的態度對待我倆，有時他還教授一些歌兒與我倆唱。在春天的時候，林中的鳥聲是極好的音樂，我與雲姑玩到高興時，也就唱起歌兒，與鳥聲相應和。啊！說起鳥來，我又想起來一樁事情了：有一天晚上，我的一位堂兄由家裏到我家

來，他帶來一隻綠翠鳥給我玩，這綠翠鳥是關在竹籠子裏頭的。我當時高興得了不得，因為這隻綠翠鳥是極美麗，極好看的：紅嘴，綠羽，黃爪，真是好玩極了！我不知道在你們的國度裏，有沒有這樣美麗的鳥兒，但在我們高麗，這綠翠鳥算是很美麗的了。因為天太晚了，雲姑怕已睡着了，我沒有來得及喊她來看我新得的寶貝。我這一夜簡直沒有入夢，一回兒擔心鳥籠掛在屋簷下，莫要被貓兒撲着了；一回兒想到明天雲姑見到綠翠鳥時，是何等地高興；一回兒想到可惜表兄只帶一隻綠翠鳥給我，若帶來兩隻時，我分給一隻給雲姑，豈不更好麼？……因為一隻綠翠鳥，我消耗了一夜的思維。

『第二天剛一黎明的時候，我就從床上起來，母親問我為什麼起得這樣早，我含糊答應了幾句，連臉也不洗，就慌裏慌張地跑到雲姑家裏來了。這時雲姑還正在酣睡，我跑到她的床沿，用手將她搖醒，『快起來！快起來！快起來！』雲姑！

我得到了一隻極好看的綠翠鳥唉！真好看呀！你快快起來看……」雲姑弄得莫明其妙，用小手揉一揉兩隻小眼，看看我，也只得連忙將衣穿起，下了床，隨着我，來到我的家裏。我把鳥籠從屋簷取將下來，放在一張短凳上，教雲姑仔仔細細地看，雲姑果然高興的不得了，並連說，「我們要將牠保護好，莫要將牠弄死了，或讓牠飛了。」誰知雲姑撫摩着鳥籠，不忍釋手，不注意地把鳥籠的口子弄開了，——精靈的綠翠鳥乘此機會便啣的一聲飛去了，飛到天空去，霎時間無影無蹤。我見着我的寶貝飛去了，又氣又惱，便哭將起來，向着雲姑責罵：「我叫你來看牠，你爲什麼將牠放了……你一定要賠我的綠翠鳥，否則我絕不依你……我去找你的媽媽說理去……哼……哼……」雲姑見鳥飛去了，急得臉發紅，又見我哭了，並要求她賠償，她於是也放聲哭了。她說，她不是有意地把綠翠鳥放飛了；她說，她得不到綠翠鳥來賠我……但我當時越哭

越傷心，硬要雲姑賠償我的綠翠鳥。我倆個哭成一團，驚動了我的母親和父

親，他倆由屋內跑出來問，爲什麼大清早起，這樣地哭吵起來，有什麼大不了的

事情；我哭着說：「雲姑把我的綠翠鳥放飛了，她一定要賠我的……」雲姑

急着說：「不，不是！我不是有意地把綠翠鳥放飛了。漢哥要我賠他的，我從

什麼地方弄來賠他呢……」原來是這末一回事！一隻鳥兒飛了，也

值得這樣地鬧着天翻地覆？雲姑！好孩子，你莫要哭了，絕不要你賠，你回去

罷！」雲姑哭着回去了；我的母親撫着我的頭，安慰了我一番，我纔止了哭。

「這一天我沒有上學，整天悶悶地坐在家裏，總覺着有什麼失去了的樣

子，心靈上時起一種似悲哀又非悲哀的波浪，沒有平素那般的愉快平靜了。

這並不是因爲失去了綠翠鳥，而是因爲雲姑不在面前，我初嘗受孤寂的苦味。

由感覺孤寂而想起雲姑，由想起雲姑而深悔不應得罪了雲姑，使雲姑難過。

「唉！總是我的不是！一隻綠翠鳥要什麼緊呢？況且雲姑又不是有意地這樣做……她也愛綠翠鳥呀……我爲什麼要強迫了她……總都是我的不是，我應當向她賠罪。但是，雲姑見我這樣地對她不好，怕一定要不理我了罷？倘若我去賠罪，她不理我，究怎麼好……」我想來想去，不知如何辦纔好，最後，我又哭了，哭得更爲悲哀；不過這種哭不是爲着綠翠鳥，而是爲着雲姑，爲着我自己不應以一隻綠翠鳥得罪了雲姑……

「朋友，這是我有生第一次感受着人間的悲哀！我已決定向雲姑賠罪，但怕雲姑真正生了氣，不願再理我了。恰好到剛吃晚餐的時候，雲姑家用的——一個老媽送一封信給我，照着信封面的字跡，我知道這是雲姑寫給我的，我慚愧地向老媽問一聲，「雲姑今天好麼？」——「雲姑？雲姑今天幾幾乎哭了一天，大約是同你吵嘴了罷。唉！好好地玩纔對爲什麼你又與她鬪氣呢？你

看，這一封信是雲姑教我送給你的。」老媽不高興地將話說完就走了。我聽了雲姑幾幾乎哭了一天，我的一顆小心落到痛苦的深窟裏，深深地詛咒自己爲什麼要做出這樣大的罪過來。我將信拿在手裏，但我不敢拆開，因爲我不知裏面寫的是與我講和的話，還是與我絕交的話。我終於戰兢兢地把信扯開了……」

蘇丹撒得不等李孟漢說完，趕緊地插着問：「信裏到底寫些什麼呢？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李孟漢我替你擔心呢。」李孟漢微微地笑了一笑，用手把爐內的白楊樹塊探一探，便又接着說自己的故事：

「自然是好消息啊！我的雲姑對於我，沒有不可諒解的。這一封信裏說：「親愛的漢哥！我承認我自己做錯了事，損失了你所心愛的東西，但是，漢哥啊！請你原諒我，我不是有意地在你面前做錯事啊！你肯原諒我嗎？我

想你一定可以原諒我！我今天沒有和你在一起，我心裏是如何難過啊！漢哥！我的兩眼都哭紅了，你可憐我一些兒罷！倘若你可憐我，請你明早在我們平素所靠的大石前等我，我來向你謝罪……」我讀了這一封信，朋友，你們想想我是如何高興呢。但同時我又慚愧的不得了；我本應當向她謝罪，而她反說向我謝罪，反要我可憐她，唉！這是如何使我慚愧的事啊！

『第二天日出的時候，我起來踐雲姑的約，向着海邊一塊大石走去。誰知雲姑先我而至，她已站在那兒倚着大石等我呢。我喊一聲「雲姑！」她喊一聲「漢哥！」——我倆互相看着，說不出別的話來；她兩眼一紅，撲到我的懷裏，我倆又擁抱着痛哭了一場。爲什麼哭呢？喜歡過度麼？還是悲哀呢？……當時哭的時候，沒有感覺着這些，現在我也答應不出來。這時青草上閃着鮮明的露珠，林中的鳥兒清婉地奏着晨歌，平靜的海時起溫柔的波紋……

一輪新鮮而紅潤的朝陽慢慢地升起，將自己的柔光射在一對擁抱着痛哭的小孩身上。

李孟漢說到此處停住了。他這時的臉上很顯然地慢慢增加起來悲哀的表情，一點兒愉快的笑痕漸漸從他臉上消滅下去了。他將兩手合攏着，兩眼不轉睛地向着爐中的火焰望。我雖然沒有研究過心理學，但我感覺到他的這時的心絃又起悲哀的顫動了。沉默了幾分鐘，蘇丹撒得是一個急性人，無論什麼事都要追根問到底，不願再繼續着忍受這種沉默了，便向李孟漢說道：『你的故事還未說完啦，爲什麼你不繼續說了？我聽得正高興，你忽然不說了，那可是不行啊！』李孟漢，請你將你的故事說完罷，不然的話我今夜一定是不能入夢的。維嘉已經說過，明天上半年沒有課，我們睡遲些不要緊，你怕什麼呢？快說，快說，快說李孟漢！』我當然是與蘇丹撒得表同情的，便也慫恿着李

孟漢將故事說完。我平素是睡得很早的，這天晚上却是一個例外，睡神不來催促我，我也不感覺到一點兒疲倦。

李孟漢還是沉默着。我也急起來了；蘇丹撒得如生了氣的樣子，將李孟漢的左手握在自己的兩手裏，硬逼迫他將故事說完。李孟漢很可憐的樣子，向我倆看了幾眼，似覺是要求我倆憐憫他他不得已又重行開口了：

「唉！我以為說到此地倒是適可而止，沒有再說的必要了；再說下去，不但我自己要難過不了，就是你們聽者怕也不會高興的。也罷，蘇丹撒得，把我的手放開，我說就是了。唉！說說……我那有心腸說下去呢……你們真是惡作劇呵……」

「自從我與雲姑鬧了這一次之後，我倆間的情愛更加濃厚起來了。不過我倆的情愛隨着我倆的年紀——我與雲姑同年生的，不過我比她大幾個月

——漸漸地變化起來了。從前的情愛完全是屬於天真的，是小孩子的，是不自覺的，可是到了後來，這種情愛漸脫離了小孩子的範圍，而轉到覺悟的時期：隱地我倆相互地覺着，我倆不得不相愛，因為我是她的，她是我的，在將來的生活中是永遠不可分離的伴侶。朋友，我真描寫不出來這時期的心境，而且我的俄國話說得不十分大好，更沒有文學的天才，我真是形容不好啊！

「光陰快得很，不已地把人們的年紀催促大了，——我與雲姑不覺已到了十四歲。唉！在十四歲這一年中，朋友，我的悲哀的不幸的生活算開始了。俗語說「天有不測的風雲，人有暫時的禍福」，在我們高麗，朋友，暫時的福是沒有的，可是暫時的禍，說不定你即刻就可以領受着。你或者坐在家裏沒有做一點兒事情，但是你的性命並不因此就可以保險的。日本人的警察，帝國主義者的鷹犬，可以隨時將某一個高麗人逮捕，或隨便加上一個謀叛的罪名，

即刻就殺頭或槍斃。唉！日本人在高麗的行兇做惡，你們能夠夢見麼？任你們的想像力是如何富足，怕也不會想像高麗人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虐待到什麼程度啊！

『我的父親是一個熱心恢復高麗獨立的人，這是爲我所知道的。在這一年有一位高麗人暗殺了某日本警官，日本當局竟說我父親是主使的嫌疑犯，——這個底細我實在不曉得了。結果，我的父親被捉去槍斃了。』

蘇丹撒得駭得站將起來，連喊道：『這真是豈有此理！這真是豈有此理！』

唉！我不料日本人在你們高麗這般地做惡……我聽了李孟漢的話吃了一大驚，蘇丹撒得這種態度又把我駭了一跳。李孟漢又落了淚。接着他又含着哭聲斷斷續續地說道：『我的父親被日本人槍斃了之後……我的母親……她……她……唉！可憐她……她也投海死了……』蘇丹撒得瞪着

兩眼不作聲，簡直變成了木偶一般；我似覺我的兩眼也潮濕起來，淚珠幾幾乎從眼眶內迸湧出來了。大家重行沉默下來。窗外的風此時更嗚嗚地狂叫得厲害，俄而如萬馬奔騰，俄而如波濤怒吼，俄而如千軍哭喊，俄而如地覆天翻。……這是悲悼高麗的命運呢，還是爲李孟漢的不平而鳴的呢？

李孟漢止了哭，用手帕拭一拭眼淚，又悲哀地繼續着說道：

「倘若沒有雲姑，倘若沒有雲姑的婉勸，朋友，我久已追隨我的父母而去了，現在這個地方那裏有我李孟漢，你們又那裏能在這莫斯科見着我的面，今晚又那裏能聽我說話呢？……啊！雲姑是我的恩人！啊！雲姑是我的生命的鼓勵者！」

「我的父母雙雙慘死之後，剩下了一個孤苦零仃的我；雲姑的父親（他也差一點被警察捉去了，但經過許多人證明，幸得保安全）將我收留在他家

裏，待我如自己的兒子一樣。可是我總整日不住地哭泣，總是想方法自殺，因為我覺着父母既然慘死，一個孤另另的我沒有再活的興趣了。雲姑爲着我，當然也是悲哀極了；她幾於連飯都吃不下去。她是一個很聰明的女子，她感覺我的態度異常，生怕我要做出一些自尋短見的事情，於是她特別留意我的行動。我曾向她表示過要自殺的心思，她聽着就哭起來了。她百般地哀勸我，她指示我將來一些應走的道路。唉！我的雲姑，她真是一個可敬佩的姑娘！她的見識比我的高超幾倍；她說，我應當留此身爲將來用，將來總有報仇的一天；她說，死了沒有用處，大丈夫不應當自尋短見；她又說，倘若我死了，她一定要哭死，試問我的心能忍麼？……我覺着雲姑的話合乎情理，她的穎慧的眼實爲我所不及，於是我將自殺的念頭就拋却了。並且我當時雖然想自殺，但心頭上總還有一件掛念而不能丟的東西——這東西是什麼呢？這就是

雲姑，係托我的生命的雲姑！朋友，你們想想，倘若沒有雲姑鼓勵着我，現在你們有與我李孟漢相處的機會麼？

「從這時起，雲姑簡直變成了我的溫柔慈善的母親了。她安慰我，保護我，體貼我，可以說是無微不至。我雖然有向她生氣的時候，但她都能容忍下去，毫不見怪於我。唉！我的雲姑，我的可愛的雲姑，可惜我不能再受她的柔澤了……」

「這樣平坦地又過了兩年，雲姑越長越好看，越長越比從前標緻了！她的美麗，唉！我簡直形容不出來，——是啊，我也不應當拿一些俗字眼來形容她那仙人般的美麗！也許世界上還有比我雲姑更為美麗的女子，但在我的眼中，朋友，你們所說的美麗的女子，簡直不能引起我加一絲毫的注意啊。你們平素或笑我是老學究，不愛談論女子的事情，唉！你們那裏知道我的愛情如一

塊墓穴一樣，已經被雲姑整個地睡去了，不能再容別人的佔領呢？我並不是爲雲姑守節，乃是以爲世界上沒有比雲姑更可愛的女子了；我領受了雲姑的愛，這已經是我此生的大幸，不願再希望別的了。朋友，你們明白我麼？你們或者很不容易明白我……

「我已經是到了十六歲了。日本人，唉！兇惡的日本人能任我這樣平安地生活下去麼？殺了我的父親，逼死了我的母親，這還不能令他們滿意，他們還要，唉！還要我這一條命！我不知高麗人有什麼對不起日本人的地方，致使他們一定要滅種，一定要把高麗人殺得一個不留……我年紀漸漸大了，日本的警察對於我的注意和監視，也就漸漸緊張起來了。布滿了警察要逮捕我的風聲，雲姑的父親見着這種情形，深恐日本人又下毒手，說不定什麼時候把我捉去殺了，他家老人日夜戰兢兢地，飲食不安；我呢，我自己倒反不以爲意

的樣子。一日他老人家把我喊到面前，四顧無人，他對我簌簌地流下了淚，我這時真是莫知所以。他含着哭聲向我說道：「漢兒，自從你父母死後，我視你如自己的親生的兒子一般，你大約也感覺得到；我本想將你放在自己的面前扶養成人，一方面使你的父母在九泉下也能瞑目，二者也盡盡我對死友的義務，況且我已把雲姑許給你了呢？但是現在，我的漢兒，這高麗你不能再居住下去了……日本的警察對於你，唉！誰知道他們懷着什麼惡意呢！倘若你有一不幸，再遭了他們的毒手，那我怎麼能對得起你，又怎麼能對得起你的亡故的父母呢？唉！我的漢兒！事到如今，你不得不早爲脫逃之計，我已經替你預備好了，就是今晚，你……你……你一定要離開這悲哀的高麗……牠年：啊！牠年或有見面的機會……」雲姑的父親情不自己地放聲哭了。我這時簡直如晴天遇着霹靂一般，無所措手足，不知說什麼話纔好。朋友，你們試想想

我這時的心境是什麼樣子！唉！一個稚弱的我忽然遇着這個大難題，朋友，你們想想怎麼樣子解決呢？我這時沒有話講，我只是哭，我只好唯他老人家的命是從……

『但是我的雲姑呢？她曾否已經曉得了她父親這時對我所說出來的

意思？啊！賢慧的雲姑！明大義的雲姑！她已經曉得了；並且我怎麼樣逃

難的方法……都是她與她的父親商量好的。她豈是願意如此做嗎？她豈

是願意我離開她，忍心讓我一個人去向異邦飄泊嗎？不願，絕對地不願啊！

但是爲着我的安全，爲着我的將來，她不得不忍心將我送出悲哀的高麗！唉！

她是如何地難過呵！她的父親向我說話的時候，即是她一個人在自己的房

內哭得死去活來的時候，即是她肝腸寸斷的時候……

『這一天晚上十句鐘的時候，有一個老人駕一隻漁船，靜悄悄地泊於鴨

綠江上一處無人烟的地方，伏在蘆葦深處的岸邊。在黑暗的陰影中，一對小人兒踉蹌地而脚步輕輕地走到這泊漁船的岸邊來。這是要即刻生離的一對鴛鴦，任你是誰，唉！任你是誰也形容不出他倆心境是如何地悲哀啊！他倆到了岸邊之後，忽然將手裏拿的小包袱擲在地下，摟在一起，只是細微地嗚嗚地哭泣，不敢將哭聲稍微放高些。「我的漢哥！你這一去……我希望你好好地珍重……我永遠是……你的……只要世界上正義存在……我們終……終有團聚的一日……」「我的雲姑！唉！我的心……碎……了……我將努力完成你的希望……除了你……世界上沒有第二人……唉！你是我心靈的光……光……」他們哭着說着，唉！這是如何悲哀的一幕！漁船上的老人下了船走到岸上來，將他倆用手使力地一分，莊重地說道：「還哭什麼是好漢，總有恢復高麗自由的一日，總有夫妻團聚的一日！現在光哭是沒用的！」

雲姑！你回去，回去，切莫在這兒多站了！謹防被人看見！」老人將話說完，便一把將這一個少年拉到漁船上，毫不回顧地搖槳而去。大約雲姑還立在岸上望，一直望到漁船望不見了的時候為止。

「唉！朋友，我的親愛的朋友啊！又誰知這鴨綠江畔一別，便成爲永別了……高麗或有自由的時期，但我的雲姑，我的雲姑啊，我永遠再見不着她的面了！說什麼總有團聚的一日……鴨綠江畔是我永遠的紀念地！年年江水嗚咽，是悲鳴着高麗的命運，是替我那可憐的雲姑吐恨……」

「我曾在這一天夜裏逃到中國地界過了兩年，又由中國跑到這解放後的俄國來，當了兩年紅軍中的兵士，不知不覺地到現在，離開高麗已經有六七年了；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沒有一分鐘不戀在高麗和我雲姑的身上！我出奔後從未接過雲姑的一封信，實際上我倆也沒有通信的可能。我實只望有與

她團聚的一日，又誰知她在今年正月初又被日本人害死了！
「唉！江河有盡頭，此恨綿綿無盡期！」

『到底你的雲姑是爲什麼罪名死的呢？』我插着問，李孟漢把眉一皺，發出很低微的聲音：『因爲什麼罪名死的？』聽說她是高麗社會主義青年同盟婦女部的書記，她有一次參加工人集會，被日本警察捉住了，定她一個煽動罷工的罪名，於是將她收了監，於是她屈死在監獄裏。聽說在審判的法庭上，她大罵日本人的蠻暴，并說倘若高麗的勞動羣衆沒有死完的時候，則自由的高麗終有實現的一日。啊，這是何等的壯烈啊！這種壯烈的女子，我以為比什麼都神聖。朋友們，除了這個神聖的她而外，你們能替我再找一個更可愛的女子麼……』李孟漢將話說到此地，忽出去找朋友的C君回來了。

C君淋了一身的雪，好像一個白鷺鷥一樣，我們忽然將注意點挪到他的身上。

了，——我們的談話也就中止了。

時候已經是十二點過了，我們將爐火撲滅，各自就寢。但我聽見李孟漢上床後，還好久沒有睡著，儘在那裏翻身嘆氣。

一九二六，一，十四，完稿。

碎了的心

「汪先生！你覺着好點兒麼？」

「還是痛得很。」

「現在讓我再替你敷一敷藥罷。過了一夜總是要好些的，請你莫要焦急，越焦急越會痛得很呢。」

「好！那就請你……」

在一間很小的病室裏，中間擺放着一張白毯子鋪着的鐵床，床上躺着一個年青的病人：他的面色慘白得嚇人，但兩眼還炯炯地放光；頭髮散亂地蓬鬆着，口中只是不斷地放出難堪的苦痛的哼聲，但沒有轉動的氣力。病室門一開，走進來一個年青的，穿白衫的看護婦；她左手拿着一捲綳紗，右手拿着一小

玻璃杯藥膏，輕輕地走到病人的床前。在她的和善的，而在此時表現出悲哀的深沉之面孔看來，可以斷定她的心是極仁慈而溫柔的。她的貌雖然不十分美，然而她的美能令人起一種莊嚴神聖而可愛的感覺。她走到病人的床前時，先靜默地向病人的面孔看了一下，在這種沉默而帶着悲哀的眼光中，我們可看出她對於床上躺着的青年是懷着無涯際的同情。她先問了一聲病人的病狀，並安慰了他幾句，然後動手為病人的傷處敷藥。

這時病人自己將手把毯子揭開，露出白綳紗纏繞着的胸部。仁慈的年青的看護婦很小心地，生怕觸痛傷痕的樣子，輕輕地用手將綳紗一道一道地解開，結果在胸部的左邊露出一塊有眼睛大的刀傷。她一面將藥膏用小毛帚敷在傷處，一面向病人很同情地問道：

『這樣敷法不十分大痛罷？』

『還好，不過痛總是要痛的。』

『唉！我真不明白！怎麼能就拿起刺刀來向人家胸坎上刺……你們爲的是愛國，並不是什麼強盜土匪，爲什麼這些軍警能夠這樣忍心……』
看護婦很悲傷地這樣斷續地說。

『密斯吳！在我們現在中國，還有什麼道理可講呢？愛國是犯法的事，情，唉！還講什麼？沒有什麼話可講！』

原來汪海平是被警察用刺刀刺傷的。刺傷的遠因和近因，我們不得不說一說。在S埠，有一家日本N紗廠，廠中的工作者完全是我們中國人。N紗廠乘歐戰的機會，在中國營業大發其財，其財當然都是靠着中國工人的血汗賺來的。論理，廠方對待工人雖然不能施十分的恩惠，但也不可完全視如奴隸，可是在事實上却大大地不然。有一日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廠方不允，日

本大班竟開手槍打死工人首領顧阿四，並打傷無數的男女工人。因之，全S埠的學生大動義憤，羣至N馬路爲愛國的示威。不料紅頭阿三及一些文明的西捕，爲着保持租界治安起見，槍殺無數的和平的市民。N馬路堆滿了屍首，紅血雖然還未到如長江也似地流，但N馬路却都被濺濕了。這個消息傳到我們的首都P城，各大學學生當然是十分憤慨的，爰在天安門開市民大會爲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會開了之後，羣衆要遊行示威，可是警察總監早有預備，已傳令警察武裝禁止。學生年青氣壯，是什麼都不怕的，於是不聽從警察的禁止，硬與警察衝突。於是，唉！於是警察就抽出鋒利的刺刀向學生亂刺了。

汪海平是最熱心國事的一個人，當他領着隊伍，手執着『打倒帝國主義』的小紅旗，挺胸向前衝鋒的當兒，忽聽得一聲：『你媽的個八字，你兇麼甚？』

咱老子做你個丈人！」濮池一聲，一個穿黑衣的警察就向着他的胸坎刺來，血流滿衣滿地，頓時暈倒不省人事。

現在躺在病床上的汪海平，就是因愛國而被警察刺傷的。當時看護婦聽了汪海平的憤恨而幾幾乎絕望的話，只是兩眼呆呆地向着他的病的面孔望。她幾乎忘却了自己的責任是為病人敷藥，而不是與病人討論政治問題。她將綳紗一道一道地將敷了藥膏的傷處纏好之後，靜默地低着頭坐在病人的床沿上，一忽兒又斜瞟着病人的面孔，一會兒也不响。她的腦海中漫溢着許多為她所不能了解的問題：為什麼在現在中國沒有道理可講？為什麼愛國的事情是犯法的？警察不是保護人民的麼？學生又不是強盜，又不是土匪，為什麼能夠用刺刀亂刺他們……這位汪先生看來是很善良的，是很真實的人，雖然他的面孔因傷痛而變成白色，但是……但是他偶爾的微笑，向着我

的微笑……我想他必定是一位很可愛的青年……他有什麼被刺刀刺的罪過呢？但是他現在這般可憐地躺在床……呵！上帝保佑……

她忽然想起上帝來了。她始終很相信上帝是慈悲的，上帝能救治人們一切的痛苦。自從她聽了聖母道院的一位外國老女修道士宣講之後，便誠心誠意地虔拜基督。她的母親在她十二歲的時候已經死了，也就在她母親死的那一年，她的父親，一個拖東洋車的車夫，不能夠養活她，把她送到一個修道院去，懇求女修道士將她留下收養。在進院的那一天，一位老女修道士就替她洗了禮，並詳細地向她講了基督的道理。老女修道士說，她的父母窮苦不堪，是因為沒有誠信基督的原故，因此她應當好好地為她的父母禱告上帝，使既死者可以上天堂，使未死者可以不多做罪惡。她當時雖然還是一個小女孩子，但聽了這些話，也似覺有什麼領悟的樣子，從此她就成為基督的

信徒了。隔了不久，她的父親因為害肺病死了。後來她被送到教會女學讀書，畢業之後，她就立志實行基督的教義，捨身救治痛苦的人們——她自己情願到紅十字會醫院當看護婦。她總是對着病人說，上帝是慈悲的救主，倘若能誠心地禱告上帝，上帝自然會把病救治好的。

當時她坐在床沿，想來想去，總解決不了她腦中所發生的問題。她看着汪海平的可憐的樣兒，心中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情緒。她雖然向他懷着無限的同情，但總尋不出別的話來安慰他。最後她向汪海平問道：

「汪先生！你信仰上帝麼？」

「不信。」汪海平將兩眼睜開，向她望一望，很奇怪地說，

「汪先生！上帝是不可不信的。上帝是我們的救主，我們應當向他禱

告。你的傷是很重的，但這並不要緊，倘若你能誠心誠意地哀求上帝，上帝自

然是要愛護你的。請你相信我的話，汪先生！

『密斯吳！我真感謝你的好意！但是我，密斯吳，我……我知道上帝是沒有的，我不能夠相信……』

『喂！汪先生！這話說不得，請你莫要這樣想罷……我現在有事去。』

她說了這幾句話，站起來就走。她說她有事，其實並沒有什麼事；她不願汪海平多說這些話，對於上帝不恭敬的話；二者，也許她替汪海平擔心，生怕汪海平得罪了上帝，於他的病勢不利……也許是因為她愛他，她不願意汪海平受了上帝的懲罰。她走到病室的門外，忽然靠着檐前的柱子站着了。她又想回轉到病室裏，向汪海平再說一些話，但再說一些什麼話呢？她沒有決定，不過覺着要向汪海平再說一些話罷了。他想，爲什麼她不相信上帝呢？這簡直是罪過！據說不相信上帝的都不是好人，但是他……他不像是壞人，

絕對地不像！但是他不相信上帝……

汪海平見着這位慈心的看護婦急促地走出了，心中陡然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情緒，這種情緒膨脹的結果，把胸坎上的傷痛暫時消滅下去了。他想，我莫不是莽撞她了？她生了我的氣？但我沒有辦法，我本來不信上帝，如何能向她說我信上帝呢？……她的確是一位很好的姑娘，而且是很可愛的，我要愛她？不，不……但是她這般真誠地待我，她的態度，她的一切，實在令我……不，不，我不能夠相信上帝……

他想阻止她不要走，還再坐一刻，但是她已經走出門外了。走出門外的她，倚着檐前的柱子，只向着病室的門呆望。

當海平初被抬進紅十字會醫院的時候，因為苦痛的關係，對於這位年青

的，和善的，並且還美麗。看護婦吳月君女士，沒有加十分的注意。後來海平的傷處漸漸地好些，與月君的談話漸漸地多起來了；月君的溫情，月君的柔語，月君的慈性，月君的微笑，甚至於月君左眼眉毛中的一顆紅痣，不知不覺地令她起了一種愛慕的心理。月君看護他非常週到，這本來是看護婦的責任，但是海平總感覺得她待他異於常人。在病中，海平當然要時常想起黨的事情，政治的狀況，及白髮蒼蒼的老母，但是月君之引起他的思維，却也佔了不少的時間。他本來決定要抱獨身主義的，這並不是因為他反對戀愛，或以為獨身生活要便利些，而是因為他雖然接觸了許多女子，並且接觸了許多時髦的女學生，而終找不到一個相當的對手。或者也因為他有種思想：戀愛恐怕要防礙工作罷？戀愛恐怕是痛苦的事情罷……但是現在他却時常地這樣想着：也好，雖然被刺刀刺了一下，但是能夠現在住在醫院裏，能夠見着了，能夠受

她溫情的看護，能夠與她談話，能夠領略她的安慰……

但是海平又時常從愛慕月君的心情轉到懷疑的境地：他想，還是莫要亂想罷！她是一個基督徒，她的思想無論如何是很舊的，她一定不會了解我。我是一個革命黨人，而且是一個窮光蛋，而且我的貌——不，還是莫要亂想罷！她未必真能夠愛我，她畢竟是不會了解我的。況且我現在的地位，工作，環境，實沒有戀愛的可能，爲什麼要做戀愛的夢呢？況且她又未必真愛我……倘若我向她表示愛，而被她拒絕了，那時是如何的難爲情，如何的痛苦呢？

這些愛慕和懷疑的心情，實在把海平困憊住了。他很少時想到自己的傷處，很少時感到傷處的苦痛，可是大約也就因此，他的傷處能夠平安地日漸其好了。在月君方面，真是看護得無微不至，或者如海平的所想，月君看護他用一種特別的情感，或者用一個女子對待她要愛的情人的情感。月君已經

了解了汪海平沒有？她因為海平是革命黨人，才如此地看護他？她知不知道海平的要求？這些事情我們都無從知道。但是月君總覺着海平可愛除了可愛之外，或者什麼感覺都沒有。在信仰上面，月君當然與海平是不同的：海平是什麼神都不信的人，而月君是一個基督徒，並且是一個很堅決的基督徒。況且牧師們時常說，基督徒不應與非基督徒結婚，基督徒不應與非基督徒戀愛……但是月君對於海平，只覺得他可愛，只覺得他向她懷着很深切的同情。在這一種感覺中，什麼上帝，什麼基督徒，什麼無神論者，什麼牧師的話……一切都失却了作用。

往常月君對於病人，雖然很忠誠地盡了看護婦的責任，但是並沒有與任何一個病人多說過話。她似覺是一個很沉默的人，雖然她的微笑她的態度，都能令人起一種快感。有一次，她看護了一位年青的病人，這位看來是富家

子，面貌也是很漂亮的，神情態度實有吸引女子的能力。但不知爲着什麼，月君對於他總未起過好感，雖然她還是盡自己看護婦的責任。這位年青的病人向她說了兩句調戲話，月君臉一紅，覺得十分難過。她當時忍默着沒有發怒，但背後她却哭了一場。她想，我這樣純潔的身心居然被了這般的污辱，我這般地好意看護他，而他反而不尊敬我，唉！這是多麼可惱呵！……她這一次真是悲哀極了！

但是爲什麼她現在對待海平異於常人？爲什麼她現在老想與海平多談些話，呵，多多地談些話？她在海平的面前，簡直不像一個沉默寡言的女子了。她總覺着與海平談話，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快感；她總覺得她心中所有的積聚，有爲海平吐出的必要。她想在談話中引誘海平愛她麼？不，不，她絕對沒有想到這一層，雖然她實在有愛海平的意思。

有一次月君爲海平述自己的身世：她說，她家從前是極窮困的，父親拉洋車，母親洗衣服過生活；她說，她母親是怎麼樣死的，死的時候她是如何的痛哭，父親是怎樣的悲哀；她說，她怎麼樣被父親送到修道院，父親怎麼樣因爲拉車勞苦害肺病死了；她說，她在教會學校的生活是怎樣過的；她說，她爲什麼要立志當看護婦……

這時月君坐在病牀旁邊的椅子上，而海平躺在床上，兩眼瞪着她，沉靜地聽着她的述說。在她的述說中，海平發現她是純粹無產階級的女兒，因之更發生了無限的同情。月君爲什麼要向海平述說自己的身世？欲藉此博得海平的同情麼？她從沒有將自己的身世這樣地向人述說過，她以爲這種述說是無意思的，是沒有必要的，而現在她爲什麼變了態度？爲什麼以爲這種述說是有意思的，是必要的了？這又成爲什麼問題呢？倘若她自己以爲是

有意思的，是必要的，這就夠了。

月君述說完了之後，兩眼有點濕潤起來，很悲哀地嘆道：

『汪先生！人生就是這末一回事！想起來，真是……』

海平只是瞪着眼望着她，似覺沒有聽到這一句話的樣子。月君也低了頭，大家沉默了一忽。忽然海平將右手伸出挨到月君的椅子上，似覺要握月君的手的樣子，很堅決地說道：

『密斯吳！你知道麼？我勸你還是莫要信上帝的好！』

『爲什麼呢，汪先生？』月君將頭抬起，向着海平很驚異地問着說。

『爲什麼？你的母親勞苦死了，你的父親又害肺病死了，你現在孑然一身，又受了許多委屈——上帝所給與你的是些什麼呢？』

『這是我的命運，怎麼能怪上帝呢？』

『命運——什麼叫做命運？我問你，你爲什麼要信上帝呢？』

『因爲上帝是我們的救主，上帝是極慈悲的。』

『爲什麼上帝對於你的父母，對於你，一點兒慈悲也不發呢？』

『……………』

月君低了頭，不做一點兒聲息。她爲什麼不繼續着回答海平的問題？

因爲海平的問題是不合理的？不，她這時沒有想到海平的問題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但感覺得海平所發的問題，的確是一個問題。她想：不錯呀！

我母親是勞苦死的，我父親也是硬勞苦死的，我從生下地來也受了許多委屈，

——爲什麼上帝點兒慈悲也不發呢？難道說我們都不是好人，都有很大的

罪過？但是我知道我的父母的確是忠實一輩子，點兒沒有妄爲過；至於我呢，

我相信我是一個極善良的人，爲什麼上帝不加照顧呢？……………這的確是一個

問題！

月君心中雖然承認這個問題，但不願與海平再討論下去了。她每與海平談話談到上帝的身上來，總都藉故而言牠，不願為詳細的討論。她為什麼這樣？怕上帝懲罰她？或者她的知識缺乏，不能與海平為有理的辨論？她自己沒有說出這個原故來，局外人當然是很難猜度的。

她忽然抬起頭來，微笑着向海平問道：

「你莫不是共產黨麼？」

「密斯吳！為什麼問着這個來？」海平莫明其妙地反問着說。

「聽說共產黨都是不信神的，都是反對基督教的。」

「信神不信神，這倒與共產黨沒什麼大關係。」海平向她笑着說。

月君聽了海平的話，很注意地望他幾眼。在她的眼光中，絕對找不出敵

意來，並且這種眼光令海平覺着月君要拿住了他的靈魂，就是推脫也推脫不了，要拿住得緊緊地，緊緊地……最後她站起來，向着海平笑道：

『汪先生！我也莫明其妙，爲什麼我與你討論到這些問題來？』

月君說完便走出了。月君走出之後，躺在床上的汪海平，如平常一樣，在

與月君談了話之後，總是亂想着：這樣好性格的女子！倘若我能愛她……倘

若她願意，唉！我是如何的幸福呵！她真是一個不幸的女子……她的微笑，她

的眼光，她的……唉！這種女子的確值得我愛……

天色是已經黃昏了，一輪明月，光圓的，冰潔的明月，將自己的柔光漸漸透

進玻璃窗，放射到病人的枕上來。海平撫摩着月光，心中忽然跳起來，出氣也

不勻了。這是因爲歡喜過度呢，還是因爲別的？在沉靜的病室的空氣中，被

盪着一種從心靈深處發出來的聲浪：

『月君，月君，可愛的月君……』

海平的創傷漸漸全愈起來了。海平自己當然喜歡的了不得，就是月君也非常地喜歡。不過兩人在喜歡之中，又起了一種恐懼：海平想，我傷處固然好了，但是我也就要出醫院了，——要與月君分別了，這的確是很難受……我還多住幾天罷，但是醫生教我出去，黨內又有許多事情要我出去商議，這如何是好呢？我將不能時時刻刻領受月君的安慰了……月君想，海平很幸福地全愈了，但是全愈了是要出醫院的，是要與我分別的，這倒怎麼辦呢……我將來或有與他多見面的機會？或者他此一出去，就把我忘了，就不再來看我了？不，不，他不是這樣薄情的人，絕對地不是！但是總不如在一塊兒的好，總不如我能時時刻刻與他談話……

海平與月君都有這種難過的心情，但總都沒有明白地說將出來。海平

不好意思說他還願在病院多住幾天，月君當然更不好意思表示自己的心意。兩人的愛苗久已很茂盛地發達了，但是誰都不願先表示。這恐怕是因為海

平和月君的爲人太中國性了罷？中國人的愛差不多都放在心裏，而不願公開地說將出來，或者很願意說出來，但總怕難爲情，因之，往往弄出許多不好的

結果。

在預備出醫院的兩天中，海平和月君兩人心中的情緒如何，每個略懂一點心理的人，都能夠想像出來。兩人也談到分別的事情，但是一說一兩句分別的話，便就沉默下去了，不願多說；惟其大家沉默着不說出來，心中更覺得難過，更覺得有種說不出的悲哀。

在分別的前一小時，海平正躬着腰收拾自己的東西的當兒，月君走進病

室來，立在海平的背後，低微顫地說道：『汪先生！你真要走了麼？』海平直起腰來反轉臉向月君望着，呆呆地不知道如何回答。月君臉紅一紅，拉着了海平的右手，不安地微笑着向海平問道：

『海平！月君第一次稱呼海平的名字——你此一去還再來看我麼？』

『我，我怎麼能將你忘却了呢？』

『當真……』

『我是不會騙人的……』

自從海平出了醫院之後，月君兩個月未得着他的信息。月君天天盼望海平的信，頂好是海平親自來看她。她是一天一天地過去，隻字也接不着，更談不到見着海平的影子。起初，她只當海平初從病院出去，事情是一定很忙的，所以沒有工夫寫信，也沒有工夫來到醫院看她。但是已經兩個多月了，爲

什麼連一封信也沒有呢？出了京了？就是出了京也可以寫信來，爲什麼這樣不明不白地不響一聲呢？她想，大約是把我忘掉了罷？大約是對待我點兒情意都沒有！唉！男子真是狠心呵！我待他那麼樣好，而他却這樣待我，……唉！總是我看錯人了！想起來，真令人……不，不，他不像薄情的人！他一定有什麼特別事故，使他不能寫信給我，不能來醫院看我……一定是的！但是他怎麼曉得我接不着他的信，看不見他的面，是如何愁苦呵！唉！真難過！

其實，當月君愁苦的時候，海平也是同她一樣地愁苦。海平並沒有忘却她，海平並不是一個薄情的人。他在醫院中，當然是時時想着月君，就是他出了醫院之後，一顆心也未嘗一刻不懸在月君的身上。但是他爲什麼兩個多月不給月君的信呢？這並不是他的疎懶，而是因爲有不得已的事故。

海平剛一出醫院，即接着S埠黨部的電報，要他參加重要的會議；因為時間的匆促，他沒有來得及通知月君，說自己要出京。到了S埠，下車後即接着參加黨部的會議，一天忙到晚，簡直沒有寫信的機會。剛巧這時S埠F工廠罷工的風潮非常擴大，需要人指揮一切；他是一個很有才幹的人，於是黨部就派他負責指揮的責任。他日夜在工會裏忙得要命，飯幾乎都沒有工夫吃，當然是沒有提筆寫信的機會了。誰知操勞過度，得了一個吐血的症候，不得已又進了醫院。在醫院中，他本想寫信與月君，但一因為沒有紙筆，二因為不願月君知道自己又病了，所以沒寫一封信。他在醫院住了差不多一個月。醫院裏看護婦當然是有的，但是誰個是慈祥溫柔的月君？誰個是左眼眉毛中有一顆紅痣的，親愛的月君？誰個的微笑有月君的動人？誰個有月君那般的深情？這些看護婦們不但不能安慰病中的海平，並且更鼓起了他思念月君

的心情。他想，倘若我現在臥在月君的醫院裏，能夠領略月君溫情的安慰，就是病重些也不妨；但是現在住在S埠的醫院裏，住在這與月君隔離數千里的醫院裏……

海平未等到病完全好時，即出了醫院；出了醫院之後，即向黨部要求回P城。到P城前，在寓處稍憩一刻，即來紅十字會醫院看月君。在病室的階前，海平遇見了月君，還是從前可愛的月君，但是微微覺着瘦了一點了。「月君見着海平時，即向前把海平的手拉着，頓時在她的面孔上表現出又是歡喜，又是悲哀，又是感激，又是懷疑的神情。她兩眼似乎起了淚潮的樣子，發出很微弱驚顫的聲音，向海平說道：

「海平！你，你是來看我的麼？」

「不是來看你，是來看誰呢？」

『我只當你完全把我忘……忘却了……』

海平見着月君的這種神情，心中起了一種酸辣苦甜的情緒，即刻想把月君抱到自己的懷裏，儘量地吻，吻……但是來往有很多的人們走路，有很多的眼睛都在望着他兩個，唉！可恨的人們的眼睛……月君也想倒在海平的懷裏，教海平緊緊地抱着自己從未經過摟抱的身軀，教海平用力地吻自己的腮，髮頸口……但是來往有很多的人們走路，有很多的眼睛都在望着他兩個，唉！可恨的人們的眼睛……

他倆說了幾句話之後，便相互地呆望着，沉默下去了。其實有什麼話要多說呢？這時兩人的心情，只有兩人的眼睛，相互對望的眼睛，可以表現出來，只有一縷愛絲，如無線電一般，將兩人的靈魂束在一起。還要說什麼呢？沒有說的，沒有說的！並且沒有多說的必要！

最後，海平先衝出了沉默的範圍，向月君說道：

『此地非多說話之地。天又要黑了。你明天有工夫麼？』

『我可以請假。』

『我現住在北京大學旁邊同華公寓九號。倘若你明天可以請假時，那

嗎我明天下午一時在寓處等你，上午我還有點事情要急於辦清楚。』

『好！』

『月君！……』

『海平！……』

第二日，海平急於在上午把事情辦妥，下午即在寓處靜候月君的來臨。他在等候月君的時間中，心中又是歡欣，又是恐懼：她今天不致於請不了假罷？她是不會失約的罷？但是倘若醫院不允許她請假的時候……他胡亂地猜

度，心神不定。其實，他這種猜度是不必要的。月君既然說可以請假這當然是可以請假的了；月君既然說來這當然一定要來的了；又有什麼猜度的必要呢？但是當情人等待情人的時候，雖然知道是一定不會失約的，但總都要胡思亂想，心不定——大約不如此，不足以表示等待的心切罷。

竹簾一掀，月君進到海平的寓室了；海平正躺在床上，兩眼朝着天花板亂想，忽然竹簾動處，進來了自己所等待的伊人，心中是何等地欣慰呵！他一骨碌站起，上前將月君的手握着，笑迷迷地說道：

「你真來了？」

「不是真來還是假來麼？」

月君說着這一句話時，兩眼幾乎迸出由歡欣過度的濕淚。照理，他倆這時應當抱着接吻了，但是他倆也沒有抱着，也沒有接吻。怕麼？胆怯麼？害

「麼麼？抑是戀愛還沒有到接吻的程度？不，不是！他倆大約是因爲歡欣過度，而把接吻這回事忘却了。」

「你坐下罷。」

「你不要客氣。」

「你吃過中飯麼？」

「吃過了。」

「今天天氣很好，在屋裏坐着怪悶的，我想我倆到中央公園去逛一逛，你看好不好？」

「好！」

當時海平換一換衣服，臉上表現出一種很幸福的神情，於是同月君一同走到中央公園裏來。園中來往的人們非常之多——時髦的男女學生，服裝

美麗的太太小姐，身穿馬褂手提自由棍的老爺少爺……月君和海平並肩走着，各人都笑迷迷地低着頭，很少說話的時候，似覺他倆來到花園裏，不是爲着看人物，不是爲着逛花園，並不是爲着談情話，而是爲着這樣很簡單的，並肩行着的，低着頭笑迷迷的想。兩人心中充滿了愉快，兩人靈魂飽滿了愛情，兩人在此時比任何人都幸福些。月君和海平雖然都穿着很平常的衣服，雖然引不了人們的注意，但是誰個有他倆此時的愉快，此時的幸福呢？這些太太小姐，這些老爺少爺，這些……唉！都是俗物！都是心靈的喪失者……

最後，他倆找到一個人跡稀少的地方，面對着荷花池坐下。這時天氣方屆初秋，池中荷花尙未凋謝，還是張着迎人的笑靨。一陣一陣的和風吹得人心情清爽。池邊的柳絲很飄洒地搖擺着，似覺在纏繞着人們的心情。海平開始述自己這兩個多月的忙碌，事情多不能寫信，並不是忘却了月君，但指揮

罷工的事情，却沒有說起。月君爲海平述這兩個多月的生活，如何盼望海平的探望，如何等待海平的音信……

兩人說話的時候沒有靜默的時候多。兩人都想今天盡量談一談話，但是總都說不出什麼話來。天色漸漸晚了，遊客也漸漸稀少起來。忽然月君將海平的兩手緊緊地握將起來，兩眼向海平望着，張開很顫動的朱唇，向海平問道：

『海平！你到底愛我不愛我呢？』

『我怎麼不愛你呢？我的月君……』

○月君一下倒在海平的懷裏，海平將月君用力抱着，將自己的口挨到月君的口上，兩人的情火從兩人的肉體的內部奔放出來，燒得兩人混合在一起，燒得兩人幾幾乎失去了知覺，燒得兩人變成爲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兩人沉

默着，沉默着，沉默到不可再為沉默些的程度。」忽然海平將頭抬起，月君嚇了一下，將閉着的眼睛睜開了。海平很低微地斷續地說道：

「月君！我是一個……革命黨……我怕我連累你……」

「我不知道什麼是革命，但是我相信你……倘若你所願意的，我都願意去做……」

海平聽了月君的話，更愉快地低下頭將自己的口送到月君的口上，吻吻，用力地吻……」

從此海平常住在北京，沒有到什麼地方去。他是黨中一個很重要的分子，工作非常之忙。但是他在百忙之中，總要抽點工夫來看月君，月君也有時到他的寓處來。兩人情愛的濃厚實在難以用語言文字表現出來。海平自

從與月君戀愛之後，不知怎的，身體也好了，精神也強健了，雖然是奔波勞苦，但他的臉上總常表現着一種幸福的喜容。就是他自己也莫明其妙，爲什麼現在工作更覺着有勁些。『愛情的魔力命令他這樣子？』是的！月君的微笑，月君的蜜吻，月君的安慰，月君爲他所做的枕頭，手帕……都是使海平愉快振作，努力的良藥。』雖然海平因工作的煩重，忙得甚爲疲倦，但一見了月君的面，一吻了月君的柔唇，即刻什麼疲倦都忘却了。

『親愛的月君……』

月君現在覺着自己是很幸福的人了。她總覺着自己愛上了海平，是一件最幸福的事。她以爲像海平的這樣可愛，世界上是再沒有的了；像海平的這樣真純，任你找出地球的範圍外也找不着！她從前覺着自己是很孤獨的，是很不幸福的，但是現在？現在愛上了這麼樣一個可愛的人，現在有這麼樣

一個人爲自己的安慰者……還想什麼別的？還有什麼別的可待想？除開海平，除開海平什麼都沒有……

這樣幸福地過了幾個月。

一日，月君正立在病室的階前，向海平寓處的方向默望，沉思海平做些什麼事情？已經吃過中飯了？今天工作忙不忙？身體可好不好？今天來看我麼？或者現在正在想着我……忽見抬進來幾個血拉拉的人，嚇得一跳。這幾個血人的面目被血跡所污，甚是模糊不清，惟其中有一位衣服像海平所穿的一樣，使月君的心只是枯通枯通地跳，臉也變了色，但因即時沒斷定這位血人的面孔是誰，月君還是支持着不响。月君即尾着這位被抬着的血人之後，來到病室裏。血人躺在床上，還在活着，將眼一睜，見着月君正在審視他，不禁發出一句很悲哀而低微的聲音：

『月君……』

月君聽了血人叫她的名字，即時倒跪在床沿邊，哇的一聲哭道：

『你，你怎麼弄到這……樣子……』

『我們是因為反對日本炮擊大沽口，在執政府請願，被衛隊放槍擊傷的……』

這時立在旁邊的還有一位看護婦，她是月君很好的朋友，她知道月君與海平戀愛的事的。她向月君說道：

『莫要再嘮叨了！趕快先拿藥來把傷痕敷好！我去拿溫水來……』

這一句話把月君提醒了，趕快站將起來去拿敷傷的藥。她看見海平的神志還清醒，海平還能說話，以為大約不至於有大的危險。因之，心裏雖然害怕，雖然是悲痛，但總懷着堅定的希望。她沒想到海平會死，也許她不忍想，或

故意地不願想到死上去。

當時月君的朋友密斯王幫助月君替海平洗，替海平傷處——一處是在左膀被刺刀刺傷的，一處是在右腋下被槍彈所擊傷的——敷藥。『海平一聲一聲的哼『痛』的聲音，就同箭一般，穿得月君的心痛得亂戰。』她又想起海平第一次的受傷了：當時的哼聲，當時的傷痕，當時的神情……她是如何地爲他調治，爲他看護，使得他才慢慢地好將起來，唉！也不知費了許多精神，許多心血！但是現在？現在又被無情的刺刀槍彈……唉！這倒怎麼說呢？任你怎麼樣看護，調治，總敵不得他們撲池一刺刀，啪的一槍……爲什麼這般的殘忍？難道說都是禽獸不成？就是禽獸也沒有這般兇狠呀……唉！現在的世界！沒有道理可講的世界！爲什麼要這個樣子？真令人難解……哎喲！我的上帝！月君至此又想起上帝來了。她自從與海平戀愛之後，信仰的確搖動

了不少，但是還總未到完全不相信上帝的地步。她這時見着海平這般樣子，見着自己心愛的人又陷於危境，不得不又要向上帝哀求了。她於是默默地禱告，禱告上帝保佑海平，保佑自己心愛的人……

不料海平的傷太重了，一天壞似一天。海平自己也感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希望了。他不忍用兩眼瞅坐在床沿邊的月君——他以為他對不起月君，他以為月君比自己還可憐！他想到自己的死亡和月君的身世，常常簌簌地流出熱淚。他想，我死後國事黨事自然是有人問的，但是月君……月君……不幸的月君……他不怕死，但是一想到月君，不得不哭起來了。月君見着海平這般的神情，又聽到醫生的危言，她的一顆心，一顆仁慈的情人的心，只是格格支支地碎裂了，唉！碎裂了……

海平的神志漸漸地昏亂了，於進醫院後第六日的早晨溘然長逝。臨死

的時候，海平緊緊地握着月君的手，但一句話也沒有說。月君暈死而復甦醒者數次。海平的友人得着海平病死的消息，即齊到醫院內安置一切；月君眼看着他們安置海平的屍身，站在旁邊並不多說話。這時月君的頭髮是蓬鬆紛亂着，面色是慘白的，但她的神志還清楚。她並不多哭。海平死了，月君本應當盡量地哭，本應當哭盡自己的熱淚，洒向死者的屍身，表示情人的恩義，但是月君並不如此。這是因為什麼呢？難道說人死恩情斷？難道說月君變了心？難道說月君並未曾十分愛過海平？不，不，月君不是薄情的人……月君自然有自己不哭的原故，而這個原故不過未被月君說出來。

諸事辦妥之後，當晚月君走到自己的房裏，一聲不發，先將自己看護婦的白衫撕得粉碎，後把自己往常所愛讀的聖經燒了，再把一張貼在壁上的耶穌的神像取下，用腳踏了又踏，蹂了又蹂。然後在自己連梳妝台帶書桌子用的

棹子旁邊坐下，從抽屜取出信紙來，匆忙地寫了一封信。信寫完之後，走出醫院門，回顧也不回顧一下，即跳上黃包車拖到中央公園的門口。她胡亂地付了車錢，未有計及多少；買了票，即進入園內，四外望也不望，即走到她第一次與海平接吻的處所。這時天已完全黑了，園中很少見遊人的影子。她立在池的岸上，很長地嘆了幾口氣，又從懷中掏出她與海平合照的小像片，輕輕地吻了幾下，又揣入懷裏。她用右手揩着自己的眼淚，哭道：

『海平！我的海平！……我的冤死的海平！你的月君現在……現在隨你來了……你等一等我罷……』

撲通一聲，她於是跳入水裏，去追尋海平的靈魂去了。

第二日密斯王等了月君好久，但不見月君的影子。她以為月君或因海平之死，也惱病了也未可知，遂來月君的房裏探望月君，並想來安慰安慰她。

密斯王一進房內即知有異，但還未料到月君有自殺的事情。忽見着桌上有一張信紙，遂取而讀之：

「親愛的竹心妹！

「我的心碎了！我不能夠再活在世上了……

「現在的世界是沒有道理的，上帝也是騙人的！我向他禱告，我向他哀求，我是一個很真實的人，但是他給我的是些什麼呢？我覺悟了！

「我的海平，妹妹，你知道我是如何地愛他，他那麼樣的好人，居然會冤死，居然被槍擊死，唉！還有什麼道理，還有什麼上帝呢？……

「我想，我不如與我的愛人一塊兒死去……

「我的心碎了！我不能夠多活了……」

「月君絕筆。」

此稿成於北京慘案之後九日

弟兄夜話

江霞自R國回國之後，蟄居於繁華嘈雜的上海，每日的光陰大半消磨在一間如鳥籠子一般的小亭子間裏。他在S大學雖然擔任了幾點鐘的功課，藉以爲維持生活的方法，使肚子不至於發生問題，然而總是鎮日地煩悶，煩悶得難以言狀。這並不是因爲江霞自負是一個留學生，早懷着回國後大出風頭的願望，而這種願望現在不能達到；也不是因爲江霞有過豐富的物質生活的奢望，而現在這種奢望沒有達到的機會；也不是因爲他的心境回到數年前的狀態，又抱起悲觀來了。不是，絕對地不是！他到底爲什麼煩悶？簡單地說，他的煩悶不是因爲要做官或是因爲要發財，而是因爲這上海的環境，這每日在江霞眼簾前所經過的現象，使江霞太感覺着不安了。江霞每日在上海

所看見的一切，使江霞不自由地感覺着：『唉！這上海，這上海簡直使我悶煞了！這不是我要住的地方，這簡直是地獄……』

江霞在冰雪的M城旅居了數年，深深地習慣了M城的生活。現在忽然歸到灰色的中國，並且是歸到黑暗萃聚的上海，一切眼所見的，耳所聞的，迥然與在M城不同，這的確不能不使他感覺着不安。論起物質方面來，上海並不弱於M城：這裏有的是光滑平坦的馬路，高聳巨大的洋房，繁華燦爛無物不備的商店；這裏有的是車馬如龍，士女如雲……總而言之，這裏應有盡有，有什麼不及M城的地方？難道說M城比上海還美麗些麼？江霞爲什麼感覺着不安？上海簡直是樂地！上海簡直是天堂！上海有別的地方沒有的奇物異事，江霞還要求一些什麼呢？既不要陞官發財，又不抱悲觀的態度，那嗎江霞就應當大行樂而特行樂了，又何必爲無益的煩悶呢？

但是江霞總感覺着煩悶，總感覺這上海不是他要住的地方，總感覺M城所有的一件東西是爲上海所沒有的，而這一件東西爲江霞所最愛的，爲江霞心靈所最維繫的東西，——江霞既然在上海見不着這一件東西，所以他煩悶得非常，而時常要做重遊M城的甜夢。這一件東西到底是什麼呢？不是M城所特有的歌舞劇 Ballet，不是那連天的白雪，也不是令江霞吃着有味的黑麵包，而是M城所有的新鮮的，自由的，光明的空氣。

在M城，江霞可以看見滿街的血旗——人類解放的象徵，——可以聽見羣衆所唱的偉大的 International 和童子軍 Pioneer 所敲的銅鼓聲，但是在上海呢？紅頭阿三手中的哭喪棒，洋大人的氣昂昂，商人的俗樣，工人的痛苦萬狀，工部局的牢獄冲天，黃包車夫可憐的叫喊……一切，一切，唉！一切都使得江霞心驚胆戰！或者在上海過慣的人不感覺得但是在M城旅居過幾年的江霞，

驀然回到上海來，又怎能免去不安的感覺呢？不錯！上海有高大的洋房，繁華的商店，如花的美女，但是上海的空氣太污穢了，使得江霞簡直難於呼吸！他不得不天天煩悶，而回憶那自由的M城……

江霞回到上海已經有三個多月了，在這三個多月之中，有時因為煩悶極了，常常想回到那已離別五六年的故鄉去看一看。故鄉在A省的中部，介於南北之間，山水清秀，風景幽麗，的確是避囂的佳地。慈祥的父母的愛，弟兄們的情誼，兒時的遊玩地，兒時的伴侶，諸小姪輩們的天真的歡笑……一切都時常縈迴在江霞的腦際，引誘江霞發生回家的念頭，似覺在暗中喊呼：『江霞！江霞！你來家看看罷！這裏有天倫的樂趣，這裏有美麗的景物，這裏可以展舒疲倦的胸懷……』

呵！好美麗的家園！應當回家去看一看，休息一休息，一定地！一定地要回去！

但是江霞終沒有勇氣作回家的打算。家園雖好，但是江霞不能夠回去，江霞怕回去，江霞又羞回去！這是因為什麼？因為江霞的家庭不要江霞了？因為江霞在家鄉做了什麼罪惡逃跑出來的？因為江霞在家鄉有什麼兇狠的仇人？或是因為……呵！不是！不是！因為這些！

江霞幼時在家鄉裏曾負有神童的聲譽，一般父老，紳士，親戚，以及江霞父親的朋友們，都嘖嘖稱讚過江霞：這孩子面貌生得多麼端正，多麼清秀！這孩子真聰明，寫得這麼一筆好字！這孩子文章做得真好！這孩子前程不可限量！這孩子將來一定要榮宗耀祖的……有幾個看相的並且說過，照這孩子品貌看來，將來起碼是一個縣知事！有幾個窮親戚曾不斷地說過，這孩子將來發達了，我們也可以沾一沾光，分一分潤！這麼一來，江霞簡直是一個神童，江霞簡直是將來的縣知事，省長，或大總統了。光陰一年一年地過去，人們對

於江霞還是繼續地等待着，稱讚着，希望着。但是忽然於一九二〇年元月，江霞的父母接到江霞從上海寄來的一封信，信上說，他現在決定到R國去留學，不日由滬動身，約四五年才能回國，請父母勿念等語……喂！怎麼啦？到R國去留學？R國是過激派的國家，是主張共產共妻的國家，到R國去留學，這豈不是去學過激派，去學主張共產共妻的勾當？這是什麼話？唉！江霞渾蛋！江霞變了！唉！好好的一個江霞，現在居然這樣糊塗……家鄉的一般人們，自從江霞到R國後，對於江霞的感情大變，大部分由稱讚，希望，等待，轉到譏笑，嘆息，咒罵了。

江霞深深地知道這一層，知道自己的行爲爲家鄉的人們所不滿，所譏笑。江霞想道，家鄉的人們從前所希望於我的，是我將來可以做官發財，是我將來可以榮宗耀祖，但是現在我回國後僅教一個窮書，每月的收入僅可以維持生

活，並且做這『過激』的勾當，成了一個危險的人物，倘若我回去了，與他們怎麼見面？說什麼話好？喂！他們的那種態度，那種心理，那種習慣，那一切令人討厭的樣子……我真是不高興與他們多說話！我真是不願意回去與他們相周旋！我回去了之後能夠躲在家中不見人？我的父母一定要逼迫我見人，一定要我與所謂父老紳士們相周旋，但是我怎麼能忍受這個呢？還是不回去的好！不回去，還是不回去！等一等再說罷！

但是，倘若僅僅只有這一個困難的問題，恐怕還是遏抑不住江霞要回里的打算。無奈對於江霞，還有比這更困難的問題，這就是他的婚姻問題。八年前，江霞的父母聽了媒妁之言，替江霞訂下了一門親事。當時江霞雖感覺着不滿意，但是因為年齡和知識的關係，只好馬馬虎虎地聽着父母做去，未曾公然表示反對。後來江霞年齡大了，升入了W埠的中學，受了新潮流的激

蕩；一般青年學子羣醉心於自由戀愛，江霞本來的性格就是很急進的，當然是不能立於例外了。本來呢，婚姻是要當事人兩方同意才能決定的，怎麼能由

父母糊裏糊塗地拉攏？

江霞從未見過自己的未婚妻生得什麼樣子：是高？

是低？

是胖？

是瘦？

是麻子？

是缺腿？

江霞連想像也想像不着，至於她的

性格是怎樣，聰明不聰明，了解不了解江霞的性情，那更是談不到了。江霞真

是有點着急！眼看着結婚的期限快到了，但是怎麼能與一個不相識的女子

結婚？

倘若結婚後她是一個白癡，或是惡如夜叉，或是蠢如豬牛，那如何處置

呢？

想起來真是危險，危險得利害！

江霞除了讀書和在學生會辦事的时间，

差不多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解決這個困難的問題上面。

這個問題能夠拖延下去不求解決麼？

江霞在每次的家信中，曾屢次露

出對於婚姻不滿意，後來居然公開地向家庭說明，無論如何，沒有與W姓女結

婚的可能。這件事情可是把江霞的父母難住了！解除婚約？這怎麼能辦得到呢？這是古今中外未有的奇聞，至少是江霞的家鄉百餘里附近未有的奇聞！辦不到，絕對地辦不到！況且W族是有勢力的大族，族中有很多的閹人，他們如何能夠答應？倘若他們故意為難，故意跑到縣裏去控告，或是糾衆到門前吵鬧……這將如何是好呢？哼！真是把江霞的父母為難死了！

江霞的父母無論如何不能答應江霞的要求！木已成舟，那裏還能再說別的話？江霞應當勉強一點罷，反正是辦不到的事情。江霞的父母說，無論你要求什麼都可答應，但是這個問題，請你不要使父母為難罷，辦不到，絕對地辦不到！江霞替父母想想，也實在覺着太使父母為難了。但是怎麼能與一個不相識的女子結婚？誰個又能斷定那W姓女子不是瞎子，或是比夜叉還要兇些？唉！這也是絕對地辦不到，無論如何辦不到！江霞想來想去，也罷，等

有機會時，我跑牠一個無影無踪，使家庭找不到我，這結婚當然不成問題的了。現在不必向家庭說，說也沒有用處。我跑了之後，看那W姓的父母怎樣？他們能再逼迫我家庭麼？倘若他們能逼迫我家庭，那嗎我的父母豈不能向他家要兒子？兒子都跑沒有了，還講什麼娶媳婦？好！就是這樣辦！

江霞所以要跑到R國留學，大目的雖然不是要躲避結婚，但是躲避結婚却為一附帶的原因。江霞以為在R國過了幾年之後，這婚約是大約可以解除的，孰知江霞回國之後，寫一封信向家庭問一問婚約解除了沒有，得到一個回答：『沒有！』唉！這真是糟糕！怎麼辦？現在還是沒有辦法，如去國前沒有辦法一樣。事情是越弄越彊了！江霞的家庭天天等待江霞回去結婚，他們的打算是倘若江霞一回家，不問你三七二十一，願也好，不願也好，按着磕了頭，拜了天地再說。江霞知道這種計畫，時時防備這種計畫。防備這種計畫

的好方法是什麼？就是一個不回家！家鄉有青的山，綠的水，家鄉有一切引

誘江霞要回里的東西，家鄉的幽靜實比這上海的煩雜不知好多少倍。江霞

何嘗不想回家？江霞爲煩雜的上海弄得疲倦了，很想回家休息一下，但是二

想到這一件危險的事情，回家的念頭就打斷了。唉！不回去，還是不能回去！

江霞的父母屢屢寫信催江霞回家，但是江霞總都是含糊地回答，不是說

等到暑假回家，便是說刻下因有事不能離開上海，總沒說過一個肯定的回家

的日期。江霞的家庭真是急壞了，特別是江霞的母親！江霞是他母親的一

個小兒子，也是一個最爲鍾愛的兒子，現在有五六年未回家了，怎能令她老人

家不着急，不懸念？江霞在家時是很孝順母親的，但是現在江霞雖離開母親

五六年了，而仍不想回家看看母親，這實在要教母親傷心了。她一定時常嘆

息着說：『霞兒！你這小東西好忍心呵！簡直把老娘忘了！唉！我空在你的身

上用了力氣……』江霞也常想像到這個，並且想起母親的情形來，眼珠也時常濕潤過。但是他還是不回家。他怎麼能夠回家呢？母親呵！請寬恕你的兒子罷！

有一日，江霞自S大學授課回來，沒有僱黃包車，順着幽靜的福煦路慢步。這時已四句多鐘了，西下的夕陽將自己的金輝靜悄悄地淡射在路旁將要發青的行道樹，及散立着的洋房和灰枯的草地上。路上少有驕人汽車的來往吼叫，不過不斷地還時聞着嘖嘖嘖的馬蹄聲。江霞看看路旁兩邊的景物，時而對夕陽唏噓幾下，時而低頭做深默的幻想。江霞很久地沒會這樣一個人獨自散步了，——他回到上海後，即在S大學任課，天天忙着編講義，開會，有閒工夫的時候即自己坐在籠子般的小室內看書，從未好好地散過步。一個

人散步罷？沒有興趣。去找幾個朋友？他們都忙得什麼似的，那裏有閒工

夫？找女朋友？江霞初回國時，幾乎沒有與女子接近的機會。不錯，S大學有很多的女學生，但是處在中國社會環境裏，這先生去找女學生遊逛，似覺還未成爲習慣。你悶了麼？且在室內坐一坐，也只好在室內坐一坐！

江霞走着走着，忽然動了鄉情：屈指一算，離家已是六年了；現在的時光正是那一年離開家鄉的時光，雖然那時家鄉的風景不似此時的福煦路上，但是時光是一樣的呵。唉！忽然間已是六年了！這六年間的流浪的我，六年間的家鄉景物，六年間的家庭狀況……呵！那道旁的楊柳，母親送我行時所倚靠的楊柳，還是如往年一樣，已經發青了麼？那屋後的竹林還是如當年一樣的綠？小妹妹的腳大約未裹罷？母親的目疾難道說還沒有好麼……楊柳，母親，竹林，妹妹……一切，一切，不知爲什麼在此時都一齊湧進了江霞的憶海。江霞動了鄉情了，動了回家的念頭了。無論如何，還是要回家去看一看！難

道說就從此不要家了麼？江霞想到這裏，忽然一輛汽車經過江霞身旁鳴的一聲飛跑去了，把江霞嚇得兩眼一瞪，即時又莫明其妙地鼓動了江霞的與前段思想相反的思想：回家？我將怎麼樣與那些討厭的人們相周旋？我將怎麼樣能忍受那糊裏糊塗的結婚？我將怎麼樣……不！不！還是不能回家去！

江霞在這一日上午，從四馬路買書回來，因為乘電車，遇着一個外國人霸佔着一個可以容兩人坐的位置，而不讓江霞坐下去。江霞罵了他幾句，幾幾乎與他大打起架來。後來那位外國人讓了步，但是江霞憤外國人蠻橫，無理欺壓中國人，所生的氣到此時還未盡消下去。此時江霞又動了鄉情，心中的情緒如亂麻也似地紛擾，要想找一個方法吐洩一下。江霞想起成都路頭一家小酒館來了，於是由回家的路，改走到這小酒館的方向來。

——係先生格許多時候沒來哉。

——阿拉有事體呀，哪能夠天天來呢？

——僚話，僚要吃啥酒，啥個小菜？

——花雕半斤，牛肉一小碟，燒鴨一小碟，僚要快一點哉！

江霞雖然前前後後在上海住了許多時候，但是他的上海話還是蹩腳得很。不過馬馬虎虎地他懂得茶房話，茶房也懂得他的話。茶房將酒菜端上，

江霞自斟自酌，想藉酒澆澆胸中的塊壘。誰知酒越喝多，胸中的煩惱也就越增加，恨不得即刻搭車到吳淞口去投海去！想起外國人對於自己的無理，恨

不得拿起刀來殺他一個老子娘不能出氣！江霞不是一個狹義的民族主義

者，但是他以為凡是旅居中國的外國人都是壞東西，起碼也有百分之九十九是的！江霞此時不願意想起回家，結婚等等的時候，但是怎麼能夠呢？腦筋

真是渾蛋！你教牠不要想，而牠偏要想！怎麼辦？江霞只是喝酒，一直喝到差不多要醉了。

這時已經有六句鐘了。天還未十分黑，江霞踉蹌地提着書包，順着成都路，昏頭昏腦地走將回來。剛一進客堂門，忽聽着一個人問道：

——老三！你爲什麼回來這樣遲呀？等得急死我了！

江霞昏頭昏腦地，雙眼朦朧，即時未看出說話的人在什麼地方，但是酒意已經被這「老三」兩個字驚醒了。老三？在上海有誰個能夠這樣稱呼江

霞？江霞在上海的朋友中從未談過家事，誰個曉得江霞是老三？就是有人

曉得江霞還有兩位哥哥，江霞是行三，可是絕對也不會拿「老三」來稱呼江霞！老三？這是一個很生的稱呼，然而又是很親近的稱呼。江霞自從六年

前離開家庭後，自從與兩位哥哥分手以來，誰個也沒喊過江霞老三，現在江霞

忽然聽見有人喊他老三，不禁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感覺。「老三」這個稱呼真是熟得很呵！江霞與自己的兩位哥哥分別太久了，平素憶想不出兩位哥哥說話的聲音，但此刻一聽見老三兩個字，使江霞即刻就明白了這不是別人的聲音，這一定是大哥的聲音。江霞好好地定神一看，客堂右邊椅子上坐着三十來歲的中年人，身穿着黑布馬褂，藍布長衫，帶着一副憔悴的面容，呵，誰個曉得，這憔悴的面容不是由於生活困苦所致的？不是由於奔波積慮……：……椅子上坐着的中年人只兩眼瞪着向有醉容的江霞看，江霞忽然覺着有無限的難過，又忽然覺着有無限的歡欣。呵，原來是大哥，原來是五六年未見面的大哥！

——大哥你來了，你什麼時候到的呀？

——四點鐘到的。我坐在此等了你們兩個多鐘頭，真是急得很！

江霞見着大哥憔悴的面容，上下將大哥打量一番，即時心中有多少話要問他，但是從何處問起？平素易於說話的江霞，到此時反說不出話來。江霞的大哥也似覺有許多話要說的樣子，但是他又從何處說起呢？大家沉默對看了一眼，最後江霞說道：

——走，上樓去，到我住的一間小房子裏去。

於是江霞將大哥的一束帶着灰塵的小行李提起，在前面引導着大哥上樓，嘖通嘖通地踏得樓梯响，走入自己所住的如鳥籠子一般的亭子間裏。

——大哥，你怎麼來的呀？

——俺大叫我來上海看看你。你這些年都沒有回去，俺大想待什麼也似的！你在外邊哪裏曉得……

江霞聽到這裏，眼圈子不禁紅將起來了：呵！原來是母親叫他來看我

的……我這些年沒有回家看她老人家，而她老人家反叫大哥跑了這麼遠的路來看我，這真是增加我的罪過！這真是於理不合……但是我的母親呵！我豈嗎不願意來家看看你老人家？我豈嗎把你老人家忘了？你老人家念兒子的時候，我難道說不知道？但是，但是……我的可憐的母親呵！我不回家有我不回家的苦楚！你老人家知道麼？唉！……

這時天已完全黑了，江霞將電燈扭着，在燈光的底下，又暗地裏仔細地瞟看大哥的憔悴的面容：還是幾年前的大哥，但是老了，憔悴得多了；從前他是何等的英武，何等的清秀！但是現在呵，唉！在這憔悴的面容上消沉了一切英武和清秀的痕跡。幾年中，有這麼許多的變化！生活這般地會捉弄人！江霞靜默着深深地起了無限的感慨。在這時江霞的大哥也瞟看了江霞沒有？也許他也同江霞一樣地瞟看：還是幾年前的老三，這笑的神情，這和平的態度，

這……還差不多如從前一樣，但是多了一副近視眼鏡，口的上下方露出了幾根還未長硬的鬚鬚。

江霞忽然想起來了：大哥來得很久了，我還未曾問他吃了飯沒有，這真是荒唐之至！我應當趕快做一點飯給他吃，好在麵條和麵包是現成的，只要汽爐一打着，十幾分鐘就好了。

——大哥，你餓了罷？

——餓是餓了，但是怎麼吃飯呢？

——我即刻替你做西餐，做外國飯吃，容易得很。——江霞笑着說。

做西餐？吃外國飯？這可是對於江霞的大哥是一件新聞！江霞的大

哥雖然在家鄉曾經吃過什麼魚翅席，什麼海參席……但是外國飯却未曾吃過。現在江霞說做外國飯給他吃，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心了。

——怎麼？吃外國飯？那不是很費事麼？

江霞笑將起來了。江霞說，做真正的外國飯可是費事情，但是我現在所要做的外國飯是再容易，再簡單沒有了。江霞於是將自己洋布長衫的袖子捲起來，將汽爐打着；汽爐打着之後，即將洋鐵的鍋盛上水，放在汽爐上頭，開始煮將起來，等水沸了，江霞將麵條下到裏頭，過一忽兒又將油鹽放上再過一忽兒就宣告成功了。江霞將麵條和湯倒了一盤，又將麵包切了幾塊，遂對大哥說：

——大哥，請你坐下吃罷，這就叫做外國飯呵，你看容易不容易？

——原來這就叫做外國飯！這樣的外國飯我也會做。——江霞的大哥見着這種做外國飯的神情，不禁也笑將起來了。

等到江霞的大哥將江霞所做的外國飯吃了之後，天已是八點多鐘了。

江霞怕大哥旅行得疲倦了，即忙將床鋪好，請大哥安睡。江霞本想等大哥睡了之後，再看一點書，但是心緒煩亂，無論如何沒有再看書的興趣了，於是也就把衣服脫了跑上床去。江霞同大哥同一張床睡，江霞睡在裏邊，大哥睡在外邊。上床之後，江霞想好好地鎮定地睡下去，免使大哥睡不着。但是此時腦海中起了紛亂的波紋：可憐的母親，路旁的楊柳，大哥的憔悴的面容，日間受外國人的欺侮……那最可怕的強迫的婚姻……那些愚蠢的家鄉紳士，那W姓女也許是五官不正，也許是瞎眼缺腿……把江霞鼓動得翻來覆去無論如何睡不着。

江霞的大哥這一次來上海的使命，第一是代父親和母親來上海看一看：江霞是否康健？江霞的狀況怎樣？江霞做些什麼事情？江霞是否不要家了？第二是來詢問江霞對於結婚的事情到底抱着什麼態度。他因旅行實

在太疲倦了，現在當睡覺的時候，照講是要好好地跑入夢鄉的。但是他同江霞一樣，總是不能入夢。這也並不十分奇怪：他怎麼能安然就睡着呢？他一定要把自己的使命向江霞說清楚，最重要的是勸江霞回家去結婚；當這個大問題沒有向江霞要求得一個答案時，他雖然是疲倦了，總也是睡不着的。他不得不先開口了：

——老三，你睡着了麼？

——我，我沒有……

——我問你，你到底要不要同W家姑娘結婚呢？

江霞久已預備好了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他料定他的大哥一定要提到這個問題的，所以不慌不忙地答應了一句：『當然是不要！』

——我以為可以將就一些兒罷！

你可知道家中因你有多大的為難！

俺伯幾乎急得天天夜裏睡不着覺！俺大也是急得很……

——我豈嗎不曉得這些？但是婚姻是一生的大事，怎麼能馬馬虎虎地過去呢？W姓的姑娘，我連認都不認得，又怎能同她結婚呢……結婚是要男女方面情投意合才可以的，怎能隨隨便便地就……？

——老三，你說這話，我倒不以爲然！古來都是如此的，我問你，我同你的大嫂子怎麼結了婚呢……我勸你莫要太醉心自由了！

江霞的大哥說着這話帶着生氣的口氣，這也難怪，他怎麼不生氣呢？全家都爲着江霞一個人不安，而江霞始終總是這樣地執拗，真是教人生氣！江霞簡直不體諒家裏的苦衷，江霞簡直不講理！江霞的大哥想，從前的江霞是何等地聽話，是何等地知事明理！但是現在在外邊過野了，又留了幾年學，……哼！真是令人料想不到的事情！

江霞聽了大哥的口氣，知道大哥生氣了，但是怎麼辦呢？有什麼法子能

使大哥不生氣？

江霞不能聽從大哥的話，不能與W姓姑娘結婚，終久是要使

大哥生氣的！

江霞從前在家時，很少與大哥爭論過，很少使大哥對於自己生

過氣，但是現在，唉！現在也只好聽着他生氣了。

江霞又和平地向大哥說道：

——大哥，我且問你，你與大嫂子結婚了許多年，孩子也生了幾個，你到底好好地愛過她沒有？……夫妻是不是要以愛做結合的？……

江霞說了這幾句話，靜等着大哥的回答。

但是大哥半晌不做聲！大哥

聽了江霞的話，把自己勸江霞的使命忘却了，簡直不知說什麼話好！他忽然

覺着有無限的悲哀，不禁把勸江霞的心思轉到自己身上來：我愛過我的老婆

沒有？

我打過她，罵過她，吵過她，……但是愛……真難說！大約是沒曾愛過

她罷？……結婚了許多年，生了許多孩子，但是愛……真難說！……

——倘若夫妻間沒有愛，那還說到什麼幸福呢？——江霞隔了半晌，又嘖咕了這麼一句。

江霞的大哥又忽然聽到從老三口中冒出幸福兩個字，於是更加着有點難受！幸福？我自從結過婚後，我的老婆給過我什麼幸福？在每次的吵架中，在日常的生活上，要說到痛苦倒是有的，但是幸福……我幾乎沒有快樂過一天！除了不得已夜裏在床上同她……此外真沒感覺得幸福！江霞的大哥想到這裏，不禁深深地嘆了一口大氣。

——大哥，你歎什麼氣呢？

江霞的大哥又忽然想到自己的使命了。他因為自己的經驗，被江霞這一問，不知不覺地對江霞改變了態度。他現在也暗暗地想道：不錯！婚姻是要以愛做結合的，沒有愛的婚姻還不如沒有的好……但是他不願意一下子就

向江霞說出自己的意思，還是勉強向江霞勸道：

——老三，我豈嗎不知道你的心思？你說的話何嘗沒有道理？但是，但是家裏實在爲難的很……家鄉的情形你還不曉得麼？能夠勉強就勉強下去。

——大哥，別的事情可勉強，這件事情也可勉強麼？

——這樣說，你是決定的了？

——我久已決定了！

——哼！也罷，我回去替你想方法……

江霞聽到此地，真是高興的了不得！大哥改變了口氣了！大哥與我表同情了！好一個可愛的大哥！大哥還是幾年前愛我的大哥……

江霞的大哥來上海的目的，是要把江霞勸回家結婚的，但是現在呢？現

在不但不再勸江霞回去結婚了，而且答應了江霞回去代爲想方法，呵！這是何等大的變更！江霞的大哥似乎一剎那間覺悟了：我自己已經糊裏糊塗地受了婚姻的痛苦，難道說還要使老三如我一樣？人一輩子婚姻是大事，我已經被葬送了，若再使老三也受無謂的犧牲，這豈不是渾蛋一個？算了！算了！老三的意見是對的，我一定要幫他的忙！我不幫他的忙，誰個幫他的忙……唉！想起來，我却是糊裏糊塗地與老婆過了這許多年！愛？說句良心話，真是沒嘗到一點兒愛的滋味！唉！不談了！這一輩子算了……江霞的大哥想到此地，決意不再提到婚姻的問題了：一方面是因為承認了江霞的意見是對的，而一方面又因為怕多說了反增加了自己的煩惱。他於是將這個問題拋開，而轉到別的事情上去。忽然他想起來了：家鄉謠言都說老三到B國住了幾年，投降了過激派，主張什麼共產，有的並且說還主張共妻呢……喂！這的確使

不得！與W家姑娘解除婚約的事情，雖然是很不方便，但我現在可不反對了。但是這過激派的事情？這共產？這共妻？這簡直使不得！產怎麼能共呢？至於共妻一層，這簡直是禽獸了！老三大約不至於這樣亂爲罷。我且問他一問，看他如何回答我：

——老三，我聽說你們主張什麼過激主義……是不是有這話？

——你聽誰個說的？——江霞笑起來了。

——家鄉有很多的人這樣說。若是真的，這可使不得……

——大哥，這是一般人的謠言，你千萬莫要聽他們胡言八道的。不過現在的，世界也真是太不成樣子了！有錢的人不做一點事，終日吃好的，穿好的，而窮人贏得同牛一樣，反來吃不飽，衣不暖，這是什麼道理？張三也是人，李四也是人，爲什麼張三奢侈得不堪，而李四苦得要命？難道說眼耳口鼻生得有

什麼不同麼……即如劉老太爺爲什麼那樣做威做福的？他打起自己的佃戶來，就同打犯罪的囚奴一樣，一點不好，就把佃戶送到縣裏去，這是什麼道理呢？什麼公理，什麼正義，統統都是騙人的，假的！誰個有錢，誰個就是王，誰個就是對的！你想想，這樣下去還能行麼……江霞的大哥聽了這些話，雖覺有幾分道理，但總是不以爲然。從古到今，有富就有窮，窮富是天定的，怎麼能夠說這是不對的？倘若窮人執起政來了，大家互相爭奪，那還得了得？即如我家裏有幾十畝田地，一座小商店，現在還可以維持生活，倘若……，那我家裏所有的東西都要被搶光，那倒怎麼辦呢……危險得利害……

——你說的雖是有點道理，但是……

——但是什麼呢？

——無論如何，這是行不去的！

江霞的大哥雖然不以江霞的話爲然，但總說不出圓滿的理由來。江霞

一層一層地把他的疑難解釋開來，解釋的結果使他沒有話說。江霞又勸他

莫要怕……，就使有什麼變故，與我家雖然沒有利，但也沒有害。我家僅僅有

幾十畝田地，一座小商店，何必操無謂的心呢？你看，劉家樓有多少田地？吳

家北莊有多少金銀堆在那兒？我們也是窮光蛋，怕牠幹媽呢……江霞的大

哥聽了這一段話，心又搖動起來了。他想：或者老三的意見是對的……真的，

劉家樓，吳家北莊，他們該多有錢！想起來，也實在有點不公道！富人這般享

福，窮人這般吃苦！即如我的幾位母舅，他們成年到頭雪裏雨裏，還窮得那般

樣子！哼……江霞的大哥現在似覺有點興奮起來了。他不知不覺地又爲

江霞的意見所同化，剎那間又變成了江霞的同志。

——大哥，天不早了，你可以好好地睡覺罷！

——時……

江霞的大哥無論如何總是睡不着。在這一晚上，他的心靈深處似覺起了很大的波浪，發生了不可言說的變動。這簡直是在他的生活史上第一次！從前也會澈夜失過眠，但是另一滋味，與現在的迥不相同。論理，說了這些話，應當好好地睡去，恢復恢復由旅行所損失的精神。但是他總是兩眼睜着向着被黑影蒙蔽着的天花板望。電燈已經息了，那天花板上難道說還顯出什麼東西來？他自己也不知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總是兩眼睜着，而況旁人麼？也許江霞知道這其中原故？不，江霞也不知道！江霞沒有長着夜眼，在烏黑的空氣中，江霞不能看見大哥的眼睛是睜着還是閉着，更不能看見大哥現在的神情來。江霞說話說得太多了，疲倦了，兩只眼睛的上下皮不由得要合攏起來了。江霞可以睡覺了：既然大哥允許了代為設法解決這討厭的，最麻煩

的問題，那麼事情是有希望了，還想什麼呢？還有什麼不安呢？江霞要睡覺了，江霞沒有想到大哥這時是什麼心境，是在想什麼，是煩惱還是喜歡……忽然在靜寂的烏黑中，江霞的大哥又高聲地咕嚕了一句：

——老三！我不曉得我的心中現在怎麼這樣不安……

——哼……——江霞在夢囈中似答非答地這樣哼了一下。

——你所說的話大約都是對的……

——哼！……

……

第二天江霞向學校請了一天假，整天地領着大哥遊逛：什麼新世界啦，大世界啦……一些遊戲場幾乎都逛完了。晚上到共舞臺去看戲，一直看到夜裏十二點鐘才回來。江霞的大哥從前未到過上海，這一次到了上海，看了許

多在家鄉從未看見過的東西，照理應該是很滿意的了，很高興的了。但是在遊逛的結果，他向江霞說道：

——上海也不過如是，這一天到晚吵吵鬧鬧轟裏轟東的……我覺着有點登不慣……唉！還是我們家鄉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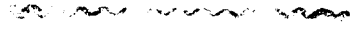
在繼續與大哥的談話中，江霞知道了家鄉的情形：年成不好，米貴得不得了，土匪遍地盡是……大刀會曾鬧了一陣，殺了許多紳士和財主……幸而一家人還平安，父母也很康健……家中又多生了幾個小孩子……江霞這時很想回家去看一看，看一看這出外後五六年來的變遷。他又甚為嘆息家鄉的情形也鬧到了這種地步！唉！中國真是沒有一片乾淨土！這種社會不把軸根本改造還能行麼？江霞想到此，又把回家的念頭停止住了，而專想到一些革命的事情。

江霞的大哥過了幾天，無論如何，是要回家了。江霞就是想留也留不住。在離別的二等溫室車廂中，已經是夜十一點鐘了，在乘客嘈雜的聲中，江霞的大哥握着江霞的手，很鎮靜地說道：

——老三，你放心！家事自有我問。你在外邊儘可做你自己所願意做的事，不過處處要放謹慎些……

上江綠鴨

116



一封未寄的信

這是四月前的事了。一日我從閩北回來，在公共汽車中忽然無意中遇見了一年多未見面的C君。說起來，C君是我的一位好友，一年前他曾與我住在一起，性情非常地相投。他的那種青年豪爽的氣概，誠實的態度，又加之他的那種勇敢的思想，和風韻的言談，曾引起我對於他發生無涯的愛敬。當時我倆除開工作的時間而外，有時乘火車至礮台灣，對大海而悲歌；有時乘月光步法國花園，在荷花池畔閒語；有時至小酒館子吃酒，談到身世家國的際遇來，感慨高呼，輒為之大醉。他雖是一個很能努力革命工作的人，不務虛談，但以我的眼光看來，他的確是一個很大的羅曼諦克。我總覺得他可愛，總覺得他有趣。自從他因事離開上海之後，我總覺得如有所失，為之不快；雖然在別

離的一年多中，我也接了他的許多信，但總都潦草的很，略而不詳，不能滿足我對於他的想念。最後的幾個月，我連他的潦草的信也接不着了，真教我懸念萬分！我時常想道：他莫非因工作太勞苦了，生下了大病？莫非是被軍警捉入了牢獄？莫非是遭了什麼意外的不幸……他現在到底在什麼地方呢？爲什麼連一個字也不給我？把我忘了麼……不料現在無意中在汽車上遇見了他，我真說不出我的歡喜和愉快到了什麼程度！當我見着他的時候，雖然別離已一年多了，但是他的氣概，神情，面色，還是如與我住在一起的時候一樣。他一看見我的時候，也似覺很歡喜的樣子，連忙從坐位站將起來與我握手——這一握手呵，唉！我簡直說不出我的感覺被愉快浸透到什麼樣子！

在嘈雜的公共汽車上當然不方便談什麼話。我問他一向在什麼地方工作，現在從什麼地方來，預備在上海停留與否……最後我責問他爲什麼不

與我通信是不是把我忘了？簡直可以說是渾蛋！他說，他並不是不想寫信

給我，無奈工作忙得利害，實在沒有閒工夫提筆，請我原諒。他說，他不能在上

海多留，即晚就要坐船到廣東開工人代表大會去。我聽了甚為失望：真是糟

糕！這些時候沒有見面，見了面滿望多談一談，聚一聚，誰知今晚又要離開上

海，唉！真是不幸！真是……他看見我很掃興，於是很溫柔地安慰着我說：

——這又有什麼呢？我們見面的機會多着呢！兩月之後，我再來到上

海工作也未可知。

——我希望我們還能在一起住呢。

——我希望你能多做幾篇好小說，好詩，給我讀讀……

下了公共汽車，時已下午五點多鐘了，我即邀他到我倆一年前時常去的

小館子吃幾杯酒，一方面藉以饒行，一方面藉以叙一叙別後的情懷。他欣然

允諾，於是我倆又重遊故土了。一年前這家小酒館子甚是倒霉，生意不十分旺盛，棹椅也不清潔，可是現在倒整齊得多了。C君四面望一望，笑道，吃酒的館子倒漂亮起來了，而我還是如從前一樣的整腳，想起來，實免不了有點感慨係之了！……我遂也笑着說，問他什麼漂亮不漂亮，我們還是衣冠不改舊家風罷。明年，後年，再過許多年，我相信我們還是如現在一樣，你穿你的破西裝，我穿我的整腳的布大袴……

我倆談論了一些別後工作的情形，現代政治的狀況，南征北伐的事情，並且談論到張宗昌吃狗肉，孫傳芳興禮教上海女子分爲幾種等等問題。最後我笑着問他道：

——你的戀愛問題解決了沒有？

——老哥！戀愛是要大龍洋的，我絕對不做這個夢！——言下很露出一

種悲哀的神情。

——這也不一定罷？

——不一定？有哪一個漂亮女子來愛我這流浪的窮漢？你現在是大學教授了，或者有許多漂亮女學生愛你……算了罷！我現在不願再談論這個問題！——他似覺有點生了氣的樣子。——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了，我想到你的住處看一看之後，我就到旅館把行李取出上船去。

我看着他這般模樣，也就不強迫他再飲酒了，於是就同他走到我的住處來。他坐了一坐，看了一看，並沒說什麼話，似覺有點醉的樣子。過了一刻鐘的光景，他說他怕誤了船，於是就向我辭行。我因頭昏得很利害，兩足失了作用，只勉強將他送到大門口。他於是就走了。我第二天早晨醒來，忽然看見我的書棹上放着一個皮製的黃書包，——我想起來一定是C君忘記拿了去。

但是怎麼辦呢？他已經坐船走了，送也來不及，這真是有點糟糕！也罷，且看一看裏邊有什麼重要的東西！我打開書包一看，並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裏面只有我著的新夢集及一封玫瑰色的未貼郵票的信——大約是一封未寄的信罷；詳細看一看，果然是的！信封上面寫着「上海，霞飛路，四里，三十六號，□□□女士收。」我因為知道偷看人家的信是犯法的事情，所以總未拆開看一看裡面寫些什麼。不過我要看的心思的確很切——若這一封信是別人寫的，我或者並不致於發生要拆看的興趣，但是這一封信是流浪的C君所寫的，並且他曾說過他絕對不做戀愛的夢，爲什麼會有這一封信？難道說他已經有了愛人，難道說他有了愛人還瞞着我不成？「女士收」這一定是一封情書罷？不然的話，爲什麼用這樣漂亮的玫瑰色的信封？他素來寫信與我的字，無論信外或是信裏，都是潦草至極的，爲什麼這一封信面上的字

寫得這樣整齊，這樣慎重……一封平常寫與女同志的信？不會！不會！這其中必有來由……但是人家的信，我怎麼好拆看呢？我幾次三番想拆開看一看，但我總沒有動手。

我會想道，倘若這一封信是很重要的，C君到廣東後一定會寫信來要的，於是我總等待他的來信。誰知到現在已經四個多月了，我總未接到C君的信，並且連他的消息一點兒也不知道。奇怪的很！他現在還是在廣東？抑是久已離開廣東了？或者到前綫去參加戰爭去了？或者有什麼不測的事？……我胡七八糟亂自猜度，但總得不到一個答案。天哪！我可以發誓！我永遠地希望C君康健！我在世界上很難找出許多像C君這樣可愛的人來！……

今天我又想念起C君來了。黃色的皮書包放在我的破書架上，上面灰

塵雖然已經是很厚了，但是裏面所埋伏的一封未寄的玫瑰色的信，總是隱隱地放出魔力來引誘我的注意。我本想還忍耐一些時不發生侵犯這封信的行爲，但是，我的天哪！我真是忍耐不住了！拆看人家的信是不是犯法的事情？我爲什麼要拆看人家的信？我有什麼權利拆看人家的信？現在這些問題對於我是不存在了。我的親愛的C君！請你原諒我罷！應當收這一封信，看這一封信的女士！請你也原諒我罷！對不起！我現在要拆看了：

「親愛的姐姐！愛我的姐姐！」

「我這樣地稱呼你，你大約不致於見怪罷？不，絕對不！我的心靈上深深地感覺你在愛我，並且很充分地愛我！當我感覺你在充分地愛我時，我的親愛的姐姐，你知道我是如何地幸福呵！在我這一生的時間內，我從未感覺到任何個女子有你這樣能引起我的愛情。當然，也沒有任何個女子能引

起我發生感覺，感覺她在愛我。我的姐姐！絕對地沒有過！

『我向你說實在話，我的姐姐！凡我所遇着的美麗的女子，我總覺得她們沒有靈魂，只曉得吃喝穿，很無意識地伴伴男子睡睡覺，生生小孩子，或一腦袋裏都是充着銅臭……她們是絕對看不起窮少年的！她們愛男子的標準，大約都是以錢為條件罷。我的姐姐！我是一個窮少年，是永遠不會博得她們的青睞的，——她們不會愛我，這當然是無疑的了，但是我的姐姐，我向你說實在話，我也是永遠不會愛她們的！』

『但是很奇怪呵！真正地奇怪！你是一個很漂亮的少奶奶，你是一個很富麗的女子，為什麼你能令我愛你呢？為什麼我感覺你在愛我，並且很充份地在愛我呢？我的姐姐！這不是很奇怪的事麼？倘若我同你那在銀行裏做買辦的丈夫站在一塊比一比，那嗎我是如何地窮酸呵！喂！你看我身

上的這一套破西裝！但是當你遇着我的時候，你那兩隻秋波似的眼睛居然時常在我的身上流盼，居然暗暗地向我的心靈說：『我在愛你。』——禮拜前我倆在街上遇着的時候，你居然不怕丟你那闊少奶奶的身分，而與我這穿着破西裝，衣冠不整的窮少年談了幾句話，這真教我感激萬分！倘若我不感覺你在愛我，就使你向我談了許多話，也或者不致有什麼鼓動我；不過我的親愛的姐姐！我感覺你在愛我，我以為你向我的瞟看以及你與我的談話這統統都是你愛我的證據！

『愛我的姐姐！你的確是一個美麗的女子！我一想起來你的笑容，你的說話的溫柔態度，以及你那朱紅的嘴唇，一灣新月的俊眉，玫瑰色的面龐，細嫩滑膩的雙手，我真不相信你是已經嫁過人的女子，更不相信你是生過孩子的婦人。』我以為你的美，你的性情，你的純潔，的確為世界上所罕見的；你應當

配一個可愛的丈夫，但是，我親愛的姐姐！我向你說實在話，我覺着你那在銀行當買辦的丈夫有點俗氣，有點不與你十分相稱……我不相信他會愛你，……呵！我的姐姐！請你原諒我，我不應當在你面前說這些你不願意聽的話。

「愛我的姐姐！我真是深深地感覺你在愛我！我一想起有你這般美麗的女子在愛我的時候，我的全身血液都歡喜得沸騰起來了。哪能夠不歡喜呢？」我這樣一個窮少年，我這樣一個窮革命黨人，喂！我的姐姐！我在你面前現在居然自承認是革命黨人了，這是我的失態罷？你不怕革命麼？我以為倘若你真正地愛我，你絕對不會因我是革命黨人就變了態度罷？不！絕對地不！我感覺你在深深地愛我……

「我自己拿鏡子一照，覺着自己這副模樣的确是革命黨人所有的。你

愛我，莫非是因為發現了我是一個革命黨人？莫非是看出來我有偉大的精神，反抗的魄力和純潔的心靈？我的姐姐！革命黨人的精神，魄力和心靈永遠是可愛的。倘若你是因為這個愛我，我的姐姐！我是如何地幸福呵！我是如何地高興呵！姐姐！我絕對不辜負你愛我的心情！我絕對繼續我的偉大的工作！你是我唯一的知己，我應當為我知己貢獻出我所有的一切……

「愛我的姐姐！當我未遇着你以前，我真沒曾料到世界上有與我表同情的女子！更沒曾料到世界上有你這樣美麗的女子愛我！說起來我好生幸福！一個窮革命黨人得到一個了解他的美麗的愛人，可以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現在居然得着了，我的親愛的姐姐！我真說不出我是如何地幸福呵！我幸福到極點表示不出來，惟有高呼幸福！幸福！……而已。」

「我這些天總是想着你，因為想你的時候，我的全心靈充滿了安慰。但

是，我愛的姐姐！我向你說實在話，我的確不願意想到你那在銀行裏當買辦的丈夫身上去……我倆似覺很少有談話的機會，但是我的姐姐，倘若你能真愛我，你的心目中永遠有個我在，那麼這對於我已經是萬幸了。『我不久就要到別的地方去，約過一兩月還是回到本里來住。倘若你有工夫，請你趕快覆我一信罷。我很怕我寫的這封信不能落在你的手裏……』

你愛的弟弟C上。十一月，八日。』

我看了這封信真叫我高興的了不得！流浪的C君居然現在有了這樣一位美麗的愛人！在風塵中居然遇着了這樣女性的知己，C君真是不辜負一生了。不過我同時又起了懷疑：C君既然得着了這麼樣的一個愛人，爲什麼當他與我談話時，談到戀愛問題，他會有那種不滿意的神情呢？爲什麼信寫了這麼久而不寄出去？C君寫這一封信的時候，真正地有了對象，還是

不過由於一番幻想？想來真是有點奇怪了！

我未看這封信的時候，老想看信內寫的一些什麼，誰知看了之後，更發生了這些疑問，我現在只希望我能趕快地看見C君，當面問問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一九二六，八，二二。

徐州旅館之一夜

當從浦口開的火車到徐州的時候，已經是太陽西下了。陳杰生，一個二

徐州旅館之一夜

十幾歲着學生制服的青年，從三等破爛的車廂下來，本希望立刻就乘隴海路的火車到開封去——他這時非常急躁，想一下子飛到開封才能如意！他接着他夫人病重的消息，他夫人要求他趕快地來到她的病榻前，好安慰安慰她的病的心境，藉以補醫藥的不足。杰生在上海雖然工作很忙，什麼學校的事，黨的事，自己著作的事……但是夫人病了，這可也不是一件小事！杰生雖然知道人化爲鳥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實在想生一雙翼翅，嘟嘟囔囔一下子飛到開封去，飛到他的愛人的病榻前，與她吻，吻……當杰生坐在車廂的時候，甚怨火車走的太慢，其實火車走的並不慢，司機的人也並沒有偷懶，無奈杰生

的心走得太快了。呵，徐州到了！杰生一方面歡喜已經走了一半的路程，一方面却恐怕不能即刻就轉乘到隴海路的車。他是一個不信神的人，但是到此時，到他還未問車站管事人以前，他却心中默默地禱告：『天哪！千萬莫要碰不到車呵！上帝保佑，頂好我即刻就能轉乘到隴海路的車……』他下了車之後，手提着一個小皮包，慌忙地跑到車站的辦事處，問有沒有到開封的車。但是糟糕的很！車站辦事的人說，在平安的時候，下了從浦口開來的車就可以接乘到隴海路往開封的車，但是現在……現在在兵事時代，火車並不是乘旅客的，是專為乘兵大爺的，什麼時候開車及一天開幾趟車，這只有兵大爺知道，或者連兵大爺自己也不知道……唉！現在就是這麼一回事……大約明天上午從開封總有開來的車罷，但是也不能定……

杰生聽了車站辦事人的話，簡直急得兩眼直瞪，兩腳直踩，不斷地叫，糟糕，

糟糕，糟糕！這怎麼辦，這怎麼辦呢？哼！沒有辦法，簡直沒有辦法！

杰生想道，「她現在的病狀也不知到什麼程度了，也許她久等我不來，更要把病加重了，也許她現在很危險了……」但是光急是沒有用處，急也不能把

火車急得到手。倘若杰生與五省聯軍總司令有密切的關係，或者是吳大將軍的要人，或者手中有幾營兵，那嗎杰生一定可以想方法把火車弄到，而沒有這樣着急的必要。但是杰生是一個窮書生，並且是一個……哪能夠有這樣的想頭！沒有辦法，哼！簡直沒有辦法！

杰生急得兩眉直皺，心裏充滿了牢騷，憤恨，怨怒，但是無從發洩。向誰發洩呢？車站的人擁擠異常，兵大爺，商人，逃難的，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只看見人頭撞來撞去。是等車？是尋人？是看熱鬧？杰生當然沒有工夫研究這了。因為自己的氣都受不了了。他真想把自已的氣發洩一下，但是向誰

也許這擁擠的羣衆中，也有很多人在生氣，和杰生一樣，或者他們也苦程，一樣要把自己的氣發洩出來，但是沒有發洩的目標。杰生手提着皮包，走到羣中也亂擠了一陣，向這個瞧瞧，向那個看看，但沒有任何的目的，不過是混時間罷了。

時候已經是不早了，既沒有火車可乘，難道還能在車站過夜麼？當杰生初下車時，有幾個旅館接客的茶房間過他，要不要住旅館，杰生彼時都拒絕了。但是現在火車既然沒希望了，當然是要打算住旅館的。但是住哪一家旅館好？哪一家旅館乾淨而且離車站近些？杰生第一次到徐州，關於徐州的情形當然是不清楚。杰生正在出車站門口，意欲到街上找旅館的當兒，忽然一個接客的茶房走到杰生的面前，說道：

『你先生要住客棧麼？』

「住是要住的；你是哪一家的客棧？」杰生將接客的手中的招牌紙拿着看一看，「你的客棧在什麼地方？離車站遠不遠？」

「俺們的客棧就在前邊，請你老去看看罷，包管你合適。」

「也好，去看看再講……」

接客的茶房在前邊引路，杰生在後邊垂頭喪氣地跟着。杰生這時只是

想着：明天有車沒有？她的病怎樣了……徐州的旅館好不好？貴不貴……他也

沒有心思看街上的景象如何。原來這家旅館離車站非常之近，不幾分鐘已

經到了。杰生看看還乾淨，於是就在一間八角大洋的房間住下。這時已經

上燈了；杰生洗了臉吃了飯之後，孤單地獨對着半亮不明的煤油燈坐着，心中

萬感交集，無聊至不可言狀。他無論如何，擺脫不了一個問題：她的病怎樣了？

也許她久等我不來，病又因之加重了……

誰個教他在這無聊的旅館中坐着？誰個破壞了火車的秩序？誰個弄得他不能即刻乘隴海路的車往開封去，往開封去見病着睡在床上的愛人去？……杰生想到這些，不禁對於好戰的，野蠻的，殘忍的軍閥，起了一種無涯際的仇恨。杰生在此時以前，當然也是很仇恨軍閥的，並且他決定犧牲一切爲着推翻軍閥奮鬥，爲着解放被壓迫的人民奮鬥，但是從未會像此時仇視軍閥，仇恨得這樣厲害！他這時仇恨軍閥，幾乎仇恨到要哭的程度了。但是仇恨只管仇恨，而火車還是沒有。杰生儘管在淒苦的旅館中對着孤燈坐着，儘管生氣，儘管發牢騷，而那些破壞火車秩序的人們——五省聯軍總司令，鬍子將軍，狗肉大帥，及其他佔有丘八的軍官——總是在自己的華貴的房子裏快活，有的或者又麻雀，有的或者吃鴉片烟，有的或者已經抱着嬌嫩的，雪白的姨太太的肉體在睡覺，在那裏發揮他們獸性的娛樂。怎麼辦呢？唉！想起來，真是氣死

人呵！唉！這名字就叫做氣死人！

杰生不願意多坐了，坐着真是無聊！正在欲解衣睡覺的當兒，忽然門一開，進來了一個茶房，不，這恐怕是賬房先生罷！他頭帶着便帽，身穿着藍洋布的長衫，似乎是很文明的樣兒。杰生當然不便問他是茶房還是賬房，只等他首先說話；既然進來了，當然是有話要說的。進來的人向杰生笑一笑，說道：

『先生就要睡覺麼？天還早呢。』

『一路車上弄得我很疲倦，我現在要睡了。也不知明天有往開封的車沒有，你先生曉得麼？』

『不瞞你先生說，』他說着向門旁邊一張小椅子坐下，『現在的事情，誰也說不定。自從打仗以來，津浦車和隴海車都弄得沒進了。津浦車還好一點，隴海車可是糟透了！說不定三天兩天才有一趟車。你先生到開封去

麼？」

「車站上辦事人說明天或者有車，請你們好好地替我打聽打聽。我有要事，我明天是一定要走的。」

「你先生可不必着急，若真正沒有車來，你怎麼走呢？在徐州多玩一天也不要緊……」

多玩一天也不要緊？杰生聽了這句話，真是刺耳得很！不要緊？老婆病在床上，現在還不知道怎麼樣了，難道說這還不要緊麼？杰生真想打他一個耳光，好藉此發洩發洩胸中的悶氣。但是這一個耳光怎麼好下手呢？你老婆病在床上，這並不是他，這位賬房先生的過錯呀！賬房先生也沒有教火車不開，而況他說多玩一天也不要緊，這完全是安慰杰生的好意；難道說好意還要得到惡報麼？杰生雖然要打他一個耳光，出一出氣，但究竟知道這是不

應當的，所以終沒做出這種愚蠢的，不合理的事來。

『先生，』賬房先生沒有察出杰生內心所生的情緒，還是繼續笑迷迷地說道，『徐州當然不能同上海比呢。自從打仗以來，俺們徐州鬧得更糟，你先生，』

『聽說山東現在鬧得更糟呢！』杰生皺着眉頭說。

『可不是呢！』山東的人民現在簡直不能過日子！十七八九歲的大姑娘論斤賣，餓死的餓死，被軍隊殺死的殺死，說起來真是不忍聽呢！先生，現在的年頭，大約是劫數到了。』

杰生聽了賬房先生的這一段話，心中頓如刀絞的樣子。若在平时時候，杰生一定要向他解釋軍閥之爲害及人民受痛苦的原因——這是每一個革命家所應當做的事情！但是杰生現在不知說什麼話好，只是嘆氣。賬房

先生忽然掉轉話頭，問道：

「先生，一個人睡是很寂寞的，找一個姑娘來陪陪伴罷……」

杰生聽了這話，心中想道，這小子剛才所說的還像人話，現在怎麼啦要我
做這種事呢？這小子簡直是渾蛋！簡直不是好人！但杰生心中雖然這樣
想，表面還是帶着笑說道：

「謝謝你，我不用，我覺着一個人睡比兩個人睡好。」

「先生，我替你找一位姑娘，私門頭，鄉下姑娘，包管你中意！叫來看看，好
呢，你老就將她留下；不好呢，你老可以不要她。她不久從山東逃難來的，來到
此地不過三四天，沒有法子想，才做這種事情。我打發人去把她叫來，包管你
合適。私門頭，清爽乾淨……」

「不，不，不要叫她來！我疲倦的很，要睡了。」杰生很着急地這樣說，但

是賬房先生毫不在意，只是老着臉皮，笑着說道：

『不要緊哪，包管你合適！』

賬房先生說着起身走了。

杰生這時真是又氣又急！

又是一個『不要

緊啦，』這種事情也是不要緊麼？

我如何能做這種事呢？

自己的愛人病在

床上等我，倘若我現在幹這種事情，宿窩子，這豈不是太沒有良心了？

這哪能

夠幹呢？

而況且以金錢買人家的肉體，

……我還能自稱為社會主義者麼？

我豈不是渾蛋？

不能幹，絕對地不能幹！

而況且我從沒宿過窩子，難道說今

夜把我的清白都犧牲了麼？

不能幹，絕對地不能幹！

這位賬房先生渾蛋！

簡直是渾蛋！……

杰生決定了無論如何不幹這回事情。

他即時起來把床鋪好，把衣解開，

一下跳到床上躺下，可是他忘却把門關上，等到他想起下床關門的時候，一位

姑娘已經走進門來了。杰生坐在床上，兩眼一楞，不知怎麼樣辦法是好：把她推將出去？或是向她說不要？或是請她坐下？怎麼對付呢？杰生這時却真是難爲住了！這位姑娘年約二十左右，身穿着藍布的沒有加滾的很長很長的外衣，完全代表一種樸實的北方的風味。一副很白淨的，很誠實的面孔，迥然與普通的妓女兩樣。看來她的確是一個初次下水的鄉下的姑娘。她走進門來，很羞赧地垂着頭坐下，一聲兒也不響。她的這種可憐的模樣，弄得杰生向她起了無限的同情，杰生本想叫她出去，本想向她說，『我對不起你，我現在不需要你，』但是總是說不出口。杰生想道，倘若我叫她出去，這不要使她很難過麼？這不要使人家笑話她麼？她這樣怪可憐的……但是我又怎麼能留她呢？我對不住我的病在床上的老婆，我對不住我的良心……但是又怎麼對付這一位可憐的姑娘呢？杰生找不出辦法，忽然從口中溜出一句

話來：

「你是哪裏的人？」

「俺是山東人。」這位姑娘抬起頭來，說了這一句話，又將頭低將下去

了。

「你什麼時候到此地的？」杰生又不自主地問了這一句。

「剛剛才四天頭。」

「你一個好好的姑娘家，爲什麼要做這種事呢？」

「沒有……法……子……！」

這位姑娘斷續地說了這句話，帶着很悲哀的，哭的聲音。杰生聽了這種

聲音，不知爲着什麼，一顆心不禁戰動起來了。『沒有……法……子……！』唉！

這一句話，這四個字，含着有多少的悲哀在裏面！含着有多少的痛苦在裏面！

含着有多少人類的羞辱在裏面！或者別人聽見了這四個字以爲是常語，毫不注意，毫不能引起心靈的感覺，但是杰生，杰生是一個真實的社會主義者，是一個富有人類同情心的人，如何能不感覺到這四個字的意義呢？杰生這時心裏難過極了，即刻想把她抱在懷裏，好好地撫摩着她的頭髮，安慰安慰她的痛苦的心靈。杰生這時似乎把病在床上的愛人忘却了，這種忘却並不是因爲杰生現在對於這位姑娘起了肉感，而是因爲這位姑娘的悲哀把他的心靈拿住了。

大家沉默了一會。杰生還是沒有找到對付這位姑娘的方法。杰生後來想道，給她幾個錢，請她回去罷，反正她是爲着錢而來的。至於我留她住夜，這不是妥當的辦法，而且我的良心絕對不允許我……於是杰生向這位姑娘說道：

「姑娘，我不是這樣的人，我給你幾個錢，你可以回去罷！」

杰生說了這幾句話，以為這位姑娘聽了一定是答應的，可是這位姑娘抬起頭來，兩眼閃着悲慘的，令人可憐的光，向杰生哀求地說道：

「請你老爺做一點好事罷……我的婆婆是很厲害的，假若俺現在回去，俺的婆婆一定說俺得罪了客人，不會……俺一定要挨打……」

「你的婆婆？你的婆婆逼你做這種事情？」杰生很驚異地問。

「也是因為沒有法子，沒有飯吃……」

「你已經出嫁了麼？你的丈夫呢？」

「俺是童養媳，丈夫還沒有跟俺成親……他於數年前出去當兵去了，到現在……他……他還沒有消息……」這位姑娘說着哭起來了。「俺也
不知他是……死……還……還是活……」

杰生看着她這種情況，自己的兩眼內似覺也起了淚潮的樣子；本想說一句勸她：『你不要傷心，不要哭了！』但是不知什麼原故，語音總吐不出來。同時她的哭聲如針一般刺得杰生的心靈難受。杰生這時也不顧一切了，跳下床來，拿着自己的手帕，爲她拭眼淚，她也不拒絕。最後他撫摩着她的兩手，很溫柔地，慈愛地，說出一句話來：

『請你不要再哭了……』

這時的杰生簡直忘却了『請她出去』，他把她拉到床沿坐下，自己跳上床側着身子躺着，請她爲他敘述她的家事。她也忘却了她是爲着什麼來的，她此時深深地感覺到杰生對於她的溫情柔意——這並不是一個男子對於女子的溫情柔意，這是一個人對於人的溫情柔意。這位姑娘雖然到徐州才不過四天，但已經陪過三個所謂『客人』了，在這些客人之中，她似覺今夜這

位客人有點異樣，呵，其實她此時也忘記了杰生是客人之類了。別的客人會摸過她，緊緊地摸過她；會吻過她，很響地蜜蜜地吻過她；會說過一些情話（？），很多的很多的情話；但是這位客人也不摸她，也不吻她，照理講，她應當感覺他不喜歡她了，然而她今夜的感覺爲從前所未有過，雖然她說不出這種感覺是如何的深沉，是如何的純潔，是如何的可貴。她是一個無知識的，可憐的，鄉下的女子，或者是一個很愚鈍的女子，但她能感覺得這位客人與別的客人不一樣，絕對地不一樣。當杰生跳上床側下身子的時候，她睜着兩隻有點紅腫的，射着可憐的光的眼睛，只呆呆地向着杰生的面孔望。杰生這時也莫明其妙她心靈上有什麼變動；他躺好了之後，即拉着她的右手，向她說道：

『請你詳細地向我述一述身世罷！』

『好……』

她於是開始叙述她的身世：

『俺娘家姓張，俺原籍是山東濟南府東鄉的人。俺爹種地，當俺十歲的時候，俺媽死了，俺爹因為無人照顧俺，又因為俺家窮將下來了，於是就把俺送到婆家當童養媳。俺婆家也是種地，離俺家有五十多里地，那時俺婆家還很有錢。起初，俺婆婆待俺還不錯，俺公公也是一個好人。過了幾年，俺公公忽然被縣裏的軍隊捉去了，說他通什麼匪，一定要槍斃他。俺婆婆那時哀告親戚家門想方法救他，可是誰也不願出力，俺公公終歸冤枉死了。』

『那時俺已經十四歲了，聽見公公死了，只整天整日地陪着婆婆哭。俺丈夫那時是十六歲了，他很老實，很能做活。俺公公死後，種地都全仗着他。俺公公死後第二年，俺鄉天旱將起來了，到處都起了土匪，老百姓種地也種不安穩了。俺丈夫聽了一位鄰家的話，說吃糧比種地強得多，不則聲不則氣地

跑了，哼！一直到現在……已經五年了……」她說到此地眼淚又掉下來了。

「這五年簡直沒有得着他的音信麼？」杰生插着問，同時遞手帕與她拭淚。

「簡直一點兒也沒得着！」她拭一拭眼淚，又繼續嗚咽着說道，「誰曉得他現在是死……是活……俺的命真苦……」

「自從他跑了之後，俺同俺婆婆就搬到城裏找一間破房子住着。俺替人家漿洗補連，天天掙點兒錢餬塔嘴。俺婆婆時常不老好，害病，俺只得多勞些兒。中間有人向俺婆婆說，勸俺婆婆把俺賣掉做小（即小老婆），幸虧俺婆婆不答應。俺婆婆那時還希望俺丈夫回來呢。」

「俺婆倆這樣對答對答地也過了四五年。誰曉得俺山東百姓該倒霉，來了一個張督辦，他的軍隊亂搞，奸淫焚掠，無所不為，實在比土匪還要兇些！」

現在山東簡直搞得不成樣子，老百姓都沒有飯吃。俺在山東登不住了，俺婆倆所以才逃難到此地來。誰知天老爺不睜眼睛，俺的幾個錢又被哪一個沒良心的賊偷去了……唉……幸虧這個旅館的賬房先生是俺公公的交好，他把咱們收留在他的家裏住着。

『就是叫你來的這位賬房先生麼？』 杰生插着問。

『是的。』

『是他逼你做這種事情麼？』

『俺，俺也不曉得……俺婆婆說，若俺不做這種事情，俺婆倆就要餓死。

……俺起初不願意做這種事情。俺怎能對得起俺爹和俺媽生俺一場呢？

……後來俺婆婆打俺一頓，俺才沒法子……』她說到此地又放聲哭起來了。

杰生又安慰她兩句，替她拭拭眼淚，她才停止哭。沉默了兩分鐘的光景，她又

嘆了一句，深深地嘆了一句：

『俺的命真……真苦……』

唉！可憐的，命苦的，不幸的姑娘！

杰生聽了她的一段簡單的，然而充滿着

悲哀的，痛苦的歷史，心靈上說不出起了多少層顫動的波浪。難道說這種慘

酷的命運是應當的？這樣樸實的，心靈純潔的，毫無罪惡的姑娘，而居然有這

種遭遇，請問向什麼地方說理呢？唉！這就叫做沒有理……杰生又想起山東

人民受苦的狀況，那種軍隊野蠻的情形，『十八九歲姑娘論斤賣，』喂！好一個

可怕的世界！可怕！可怕的很！杰生不由得全身戰慄了。這位姑娘又悲

哀地重複了一遍：

『俺的命真苦……』

唉！命苦！命苦豈止你一個人麼……

時候已經快到夜半了。杰生看看手表，知道是應當睡覺的時候了，而且杰生因旅行，因受刺激，精神弄得太疲倦了，應當好好地休息休息。但是這位『陪陪伴』的姑娘呢？請她出去？已經半夜了，請她到什麼地方去呢？不請她出去……到底怎麼辦呢？杰生想來想去，只得請她在床那頭睡下，而且她說了這些話，也應當休息一下了。好，請她在床那頭睡！這位姑娘很奇怪：這位客人真是有點兩樣！他叫我來幹什麼呢……但是她想道，這位『客人』真是一位好人！

兩個人兩頭睡，一覺睡到大天光，杰生醒來時已經八點鐘了。當杰生醒來時，姑娘還在夢鄉裏呢。杰生將她推醒；茶房倒水洗了臉之後，杰生從皮包裏拿出七塊大洋與她，說道：

『你現在可以回去了。』

「怎好拿你老的錢呢？」

「不拿錢？不拿錢，你回去又要挨打了！」

姑娘將錢接在手裏，兩眼放出很懷疑的，但又是感激的光，呆呆地向杰生看了一忽兒，於是慢慢地走出門去了。

……杰生是等到往開封的車了。杰生在三等擁擠亂雜而且又臭又破爛的車廂中，左右看看同車的乘客，大半都是面皮黃瘦，衣服破爛，如同乞丐一樣的人們；又想想那位姑娘的遭遇及自己老婆的病和自己的身世，不禁很小聲地沉重地嘆道：

「悲哀的中國！悲哀的中國人……」



橄欖

機 傲

在C城東南隅一小街上，有一座矮小的房屋，其中住着一對年輕的勞動的夫妻。夫不過二十四五歲，姓周名德發，因為不是文明先生，也不是富宦子弟，所以別號是沒有的；職業為一水手，自從五卅事起，香港罷工之後，即編入罷工糾察隊。妻娘家姓吳，乳名喜姑，也是二十多歲的年紀，雖然穿着粗衣布履，但是丰韻天然，具着一種樸素的美貌。夫妻間和睦異常，愛情甚篤，幾乎沒有爭吵的時候；就是一般鄰居看了，也都異常敬慕，為之稱道不置。說起來，這一對年輕的，幸福的，勞動的夫妻，倒有一段令人可以記載的歷史。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江蘇T城鄉下有一個農民，一日進城賣菜，實指望將賣菜的錢換一點油鹽及一些零用的東西回家，又誰知這時發生了戰事，他

一到城裏，還未將菜担卸下，即被幾個穿灰衣的人拉走了，說是要爲他們担子彈。可憐的，一個很老實的農民，那裏有反抗的力量！農民的家裏有一個老婆和一個十四五歲的兒子，他們只在家等他將菜換些東西回來，又誰知他早晨進的城，而到吃中飯的時候，而到太陽西下，而到天黑了，總不見回來……後來戰事息了，一天，兩天，三天，被拉去的他總沒有一點兒消息！後來隱隱約約地傳說道，他在戰線上被打死了……他的在家的老婆在悲痛的結果，一病在床，不到一月，就追隨着他的丈夫去了！賸下來一個孤苦伶仃十四五歲的孩子周德發，無所依靠，被他的母舅吳俊貴接到自己家裏照應。俊貴家當然也不是一個富戶，一家人全靠着在T城紗廠裏做工吃飯。一家共四口人——俊貴的妻，一男十八九歲，一女十三四歲，及俊貴自己。可是俊貴的兒子於幾月前跑到上海去了，莫明其妙地幹些什麼，也不寄錢來家，也不寄信來家，因之

家中只贖下三口人了，而俊貴的妻又因病的原故，什麼事也不能做，當然是賺不到錢的。俊貴不得已與自己的一個幼女喜姑一塊兒在紗廠裏做工，藉以勉強地維持生活。現在德發雖然名義上住在俊貴的家裏，受着俊貴的照應，但是在事實上，俊貴沒有令他讀書或供養他的可能，他一定也要自己開始混飯吃。於是德發也就變成T城紗廠的小工人了。

德發與喜姑是表兄妹，自從德發加入紗廠做工後，他倆每日一塊兒上工，一塊兒下工，漸漸地親密起來，成爲一對不可分離的伴侶。兩小心中的愛苗自然而然地生長起來，相互默默地都承認將來的共同的命運。有時手攜手兒行走，有時偎倚着蜜語，宛然一對天真的小鴛鴦，俊貴夫妻也不之問。問他倆幹什麼呢？德發與喜姑是表兄妹，他倆既然這般要好，將來難道還不讓他倆成爲夫妻成爲一對？表兄妹作親是當然的。況且德發這孩子雖然年紀

輕，却很聰明，很老成，實在是一個好孩子，配喜姑是可以配得上的……俊貴夫妻倆也就這麼樣地承認他倆為未來的一對適合的夫妻了。

時間是這麼樣地快！一方面T城紗廠的廠主何慶三因營業發達大發其財，而一方面喜姑因年齡大了的關係，日見生得標緻，人皆稱之為女工中的皇后。真的！喜姑的確可以當得這個稱呼！喜姑雖然不擦粉，然而面白嫩得可愛；喜姑雖然不抹胭脂，然唇紅如硃似的；彎彎的雙眉，清瑩的俊眼，溫柔的態度……總之，喜姑的確可以當得一個美人的稱呼！德發真是高興得極了！真是幸福得極了！有這麼樣美麗的表妹，而且她是我的，她是愛我的……呵！這不值得高興，還有什麼值得高興？這不算得幸福，還有什麼算得幸福？幸福！高興！同廠的男女工人多半也暗暗地或明明地為着德發高興，欣羨德發的幸福真是不淺！然而德發暫且莫要太抱樂觀了！不錯，喜姑真是美

麗，喜姑真是可愛，喜姑是應當屬於德發的。可是覬覦喜姑而想奪取她的大有人在，而且這個人有勢力，有奪取喜姑的威權，使喜姑終為他的所有物……

T城紗廠的廠主何慶三係前清舉人出身，入民國後蠶緣時會，做了一任道尹，充過督軍署的顧問。在做道尹的期中，他斂聚了幾十萬的家財。後來他看透了開紗廠是個發財的門徑，於是辭官不做，而從事於資本家的企業了。他的為人甚是狡獪能幹，不數年間果然把紗廠弄得發達起來。在未開紗廠以前，他已娶了兩個小老婆。她們皆是妓女出身的；其中一個後來跟人跑了。及到開了紗廠之後，女工中不乏有點姿色的，我們這位何慶三又前後挑選了兩個入自己的小老婆的隊伍；其餘未被挑選為正式的小老婆，而被何慶三玷污過的，也不知有多少！可憐的女工們不但在體力上要為廠主老爺做馬牛，做生利的工具，並且要做廠主老爺的洩精器，屈服於他的獸慾之下！這又有

什麼辦法呢？簡直沒有辦法！紗廠是廠主老爺開的，他有的是錢，他有的是勢力，嘗試了幾個女工算得什麼！倘若你不願意，你不承受廠主老爺的意旨，那末就請你從工廠裏滾蛋，就請你沒有飯吃！但是有幾個不願意吃飯的人呢？可憐的女工們！只得，只得忍受着廠主老爺的侮辱！在這些不幸的，被侮辱的女工中，我們的美麗的喜姑就是一。喜姑初進廠的一兩年中，因為年齡還不很大，我們的這位多情的（？）何慶三對之未加以注意；可是後來喜姑日見其大了，她的美麗隨她的年齡增長起來，無論如何，當然是逃不了廠主老爺的青睞。何慶三覬覦喜姑的心思與日俱增：這一塊好肉我不吃，誰吃？家中所有的幾個貨色已經弄得厭煩了，應當再換一換口味……喜姑比她們都生得強，我一定要把她得到手裏……何慶三這樣地想着，於是就進行這種願望的實現。

一日何慶三將一個女工頭張三媽喚到面前，向她說明自己的心思。他說他家中雖然有了幾房姨太太，但都不能生育；爲着延續宗祀起見，不得不再娶一房姨太太。他說，喜姑生得很有福相，倘若能做廠主老爺的姨太太，將來一定是很好的；倘若喜姑的父母願意，他不但不收他們的房錢，而且從此可以不做工了，他一定要提拔他們；若是不願意，那他就要驅逐他們……他又說，倘若張三媽能夠將此事辦妥，他是一定要重謝她的。這位半老徐娘，曾受過廠主老爺幾次恩寵的張三媽，聽了這一番話，如得了重寶似的，即時笑迷迷地連忙答應，說道：

——我一定替老爺辦到，請老爺放心！我想那吳俊貴沒有不答應的道理。自己的女兒做了廠主老爺的姨太太，這是多麼體面的事情！況且他吳俊貴一家受老爺的庇護，老爺願意怎樣做，他有膽子敢違拗嗎？請老爺千萬

放心！我敢擔當這件事情能够成功，——說到此地，張三媽四面望一望沒有人，臉一紅繼續媚着說道：——可是老爺娶了這位標緻的新姨太太，那時只顧同她……恐怕要把我完全忘記了……

當何慶三與張三媽談話的時候，即是德發與喜姑從工廠裏歇了工出來，一塊兒回家，在路上且走且談的時候。可憐的德發！他還不曉得這位同行的親愛的喜姑要爲他人所佔有了！他還不曉得人家正在那裏計畫怎樣奪取他的愛人！可憐的喜姑！她還不曉得她就要做一位四十多歲，鬚鬚多長，一臉橫肉的人的第五個小老婆！她還不曉得將要做自己的丈夫的，不是這位親愛的表兄，不是這位同行的德發哥哥，而是那位討厭的，兇殘的何慶三！可憐的一對小兒女的命運！當何慶三未與張三媽談這番話以前，誰個能說這兩個不是一對合式的鴛鴦？誰個能說這兩個不是一對幸福的伴侶？但是

到了何慶三與張三媽說了這番話之後，一切的情形都變了，完了……這位牽線的月老張三媽得了這一樁報効廠主老爺的差使，喜得眉笑眼開，幾乎忘了形。第二天早晨，德發與喜姑還未來得及上工，張三媽即跑到吳俊貴的家裏來，剛一進門，即大聲喊道：

——老吳！老吳！我來替你報喜呀！

這一喊可是把吳俊貴的全家弄得莫明其妙。報喜？有什麼喜事可報？既然沒得着一縷銀子，二者喜姑還未出嫁，還沒有生出外孫來，其他還有什麼喜事可報呢？報喜，這簡直是窮開心！

——什麼？報喜？有什麼喜事可報，張三媽？——俊貴很驚異地問。

——張三媽，你瘋了？我們有什麼喜事可報呢？——俊貴的病的老婆笑着這樣問。

——張三媽真會窮開心！——喜姑笑着這樣說。

——你們別要不相信！聽我說了，着是不是喜事？

於是張三媽坐下喘一喘氣，喘了氣之後，一五一十地將何慶三的意思述說一遍。這一述說，俊貴夫妻聽了還不打緊，德發和喜姑聽了，簡直如同半空中打了一聲霹靂，弄得目瞪口呆！兩個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只是對望，不曉得說什麼話才好。這真是一聲霹靂！德發夢想也沒有夢想得到。德發從未允許自己的腦子想過親愛的喜姑有屬於第二個人的可能，但是現在，現在忽然來了這麼一回事……喜姑聽了這個消息，一顆可憐的處女的心震動得不堪言狀！怎麼啦？當姨太太？當那可怕的何慶三的姨太太？姨太太是人當的嗎？不能！不能！絕對地不能……喜姑不禁哭起來了。俊貴夫妻一時也打不定主意，答應的好？還是不答應的好？若是不答應罷，那末即刻

就要搬家，即刻就沒有飯吃。若是答應罷，好處固然很多——住房子不出錢，又不需要做工了，並且……但是做姨太太總是不好，喜姑能夠願意麼……張

三媽見着俊貴夫妻遲疑不決，於是，是很嚴重地說道：

——你倆別要糊塗！做姨太太有什麼不好？有吃，有喝，有穿的，這豈不是前世的造化嗎？若是你倆不答應，那時何老爺發了氣，可不是弄得玩的那時後悔也來不及……

俊貴夫妻聽了這話，想道：張三媽的話也不錯，有吃，有喝，有穿的，其外還要什麼呢！真的，若是何老爺發了氣，可不是玩的……好答應他了罷，橫豈是不能不答應的！

——既然如此，那嗎就請張三媽費心對何老爺說，我們答應就是了……

——好哇！你倆真是明白人！

張三媽見俊貴夫妻答應了，真是樂不可言！這一樁差使辦妥了，何老爺一定是要重賞的，而且往後也好要求何老爺多照顧自己一下……呵呵！真是其樂也融融！這樁事不樂，還有什麼可樂的事呢！張三媽轉眼一看，喜姑在那伏着桌子哭，於是走過來撫一撫她的頭說，好孩子！你哭什麼呢？做了何老爺的姨太太，還不是造化嗎？有吃，有喝，有穿的，有福享不盡，你還應當謝謝我呢！張三媽說完了這幾句話，很高興地就告辭走了。這時德發呆站着在門邊不動，一聲不響，面色變為灰白。張三媽經過他的身旁時，並不曾注意到他……

喜姑起初總是哭，總是執意不肯，後來經父母的苦勸，也就漸漸軟化了。有什麼辦法呢？德發哥哥固然好，姨太太固然不可做，但是父母的意志怎麼好違抗呢？倘若何老爺真正地動怒起來，將全家驅逐掉，那時倒怎麼辦呢？

豈不要連累父母嗎？連累父母豈不是大大的不孝？喜姑想到此地，也就顧不得德發了。但是德發總歸是愛喜姑的，而喜姑也總歸是愛德發的，難道說就此就算了嗎？難道說就此就兩下分開，毫無連係？不能！不能！絕對地不能！……在喜姑要出嫁到何府上當姨太太的前一夜，喜姑與德發在江邊的一塊草地上，相抱着足足地哭了兩三個鐘頭！怎麼能不哭呢？真的！這樁事情不哭，還有什麼事情可哭呢？喜姑嗚咽地告訴德發自己不得已的苦衷，要求德發原諒她，並說她將永遠忘不了德發，她將永遠把德發放在心裏，就使海枯石爛，她也不會將自己對德發的愛情拋棄。她並說了許多安慰德發的話，但是德發一句話也不說。是的，的確沒有話可說！說什麼話好呢？後來德發忽然冒出一句話：

——妹妹！我倆親一親嘴罷！

這時在靜寂的草地上，在寒澈的月光下，一對不幸的人兒緊緊地摟着，吻着。江水蕭蕭地流着悲聲，似乎爲他倆奏着生離不如死別的哀曲……

第二日喜姑就開始了姨太太的生活。在起初，喜姑總是暗地避着人哭。這裏雖然有的是山珍海味，這裏雖然有的是綾羅綢緞，這裏雖然應有盡有，爲喜姑所從未享受過的，但是喜姑總覺着不舒服，總覺着這富麗的大廈，不如自己曾居過的破屋。可憐的德發哥哥！他現在怎樣了？也許爲着我在痛苦得不堪……姨太太終不是人當的！倘若我能與德發哥哥成親，那麼將來是如何的快樂？討厭的何慶三！一臉橫肉的何慶三！德發哥哥也不知比他好得多少倍……哎喲！我的德發哥哥呵！請你原諒我罷！我也是沒有法子呵！我的心終歸是屬於你的……喜姑越想越難過，越想越覺得好哭……

但是環境是轉移人心的魔王！任你的意志是如何地堅強，倘若環境這

位魔王力量用得到時，你大半是要降服於他的。喜姑在初期的確是思念德發不置的，的確是覺着過姨太太的生活是不應當的。但是時期久了，一顆堅強的心不覺得漸漸地爲富麗奢華的物質生活所消化了。又加之何慶三體貼備至，要什麼東西，就有什麼東西，簡直將喜姑奉如神聖一樣！何慶三完全將其他幾個小老婆置之度外，全在喜姑的身上用力，這時的喜姑真是『三千寵愛在一身，六宮粉黛無顏色』了！好幸福的喜姑！今日喜姑所過的生活，若與當年在工廠做工時的生活比一比，那簡直有天壤之別！喜姑漸漸地覺着自己有造化，漸漸地覺着姨太太的生活也還不錯。討厭的，一臉橫肉的何慶三，喜姑也漸漸地覺着他還不錯，或者有時竟暗暗地感激他對於自己的寵愛。至於從前的可愛的德發哥哥呢？奇怪的很！喜姑不自主地漸漸地將他忘却了。有時喜姑想道：德發哥哥固然愛我，但是他是一個窮光蛋，他是

一個工人，倘若我同他成了親，還不是永遠要吃苦嗎？可是我現在有吃，有喝，有穿的，要什麼就有什麼，家中有用人伺候，出門有車夫拉着，可以說如神仙一般，其他還要什麼呢？呵！想起來，我有今日，張三媽倒是應當感謝的呢……有時喜姑偶一念及德發，或者平常地過去，或者起一種憐憫他的心理，但是不再感覺還愛他了。江邊草地的夜哭，海枯石爛的誓語，以及往時的一切影象，漸漸從喜姑的記憶中消沉下去。

喜姑的父母，俊貴夫妻，自從喜姑嫁出之後，果然生活寬裕些，而俊貴也停止做工了。夫妻倆有時很慶幸自己老年的命運，很慶幸自己生了這麼一個好女兒。倘若沒有喜姑，老夫妻到晚年也不知要如何受罪呢！現在不但住房子不要錢，而且時受何老爺的恩惠，真是走老運。不料不到半年，他倆老人家，也不知是因爲沒有命享福還是怎樣的，雙雙地死去了。

至於德發呢？可憐的德發！他從未一日忘却過喜姑！喜姑雖然已爲何慶三的姨太太，雖然已爲他人的所有物，但是德發總是痴情，總是還把喜姑當爲自己的愛人。當喜姑在何府享受榮華的時候，還是德發繼續在工廠做苦工的時候。不過從前做工時有可愛的喜姑，有親密的伴侶，一塊兒上工，一塊兒下工，只覺着快樂無疆，不覺着一點兒寂寞。但是現在呢，工廠的工作還如昔，與喜姑所同走的一條道路還如昔，甚至於太陽，月光，屋宇……都還如昔，但是喜姑沒有了！顧影自憐，德發的傷心難以言狀！有時半夜三更，德發跑到江邊的草地，即與喜姑最後的紀念地，放聲痛哭，甚至於想投身江水。當德發在江邊草地放聲痛哭，或欲投江自盡的時候，即是何慶三摟着喜姑的嫩白的身體，沉沉地酣睡的時候……

可憐的德發！

德發總未將喜姑忘却過片時。

他想到，就是每天，或兩天，

三天，能見喜姑一次面也是好的！可憐的喜姑！她本來是愛我的，可是因為

何慶三，唉！該死的何慶三的強迫，不得已做了他的姨太太。她現在也許在為

着我痛苦呢……德發想來想去，還是多與喜姑見幾次面的好，於是他辭工不

做了，改過黃包車夫的生活，天天將黃包車放在何公館的門口，藉此可得多觀

喜姑面的機會。喜姑自有包車坐，每次出門的時候，起初見着德發的模樣，心

裏實在覺着有點難過：唉！可憐的德發呵！現在弄成這麼樣子，多苦呵……

但是後來也就習以為常了，見着了就如沒見着了一樣。姨太太的事情很多，

——打麻雀，逛花園，吃酒，到綢緞店置衣料，到銀樓去打首飾……事情多着呢，

喜姑沒有工夫再問德發的閑事了。

光陰真是快得很，喜姑娘太太的生活已經過了一年多了。在頭半年多

之內，何慶三對於喜姑的殷勤可謂無所不至，可是光陰一天一天地過去，而何

慶三對於喜姑的態度也就一天一天地變了。我們這位何慶三老爺生來是娶小老婆的專家，一個不夠，再娶一個，這個弄厭煩了，再換換別一個。這又有什麼要緊呢？反正有的是錢，就是娶一百個女人也不要緊，何況現在離十個還差得遠！真的，何慶三漸漸地厭煩喜姑了；喜姑如一塊肉一樣，已被何慶三吃飽了，再吃下去似覺沒有什麼大味道。真的，應當再換一換口味，應當再買來一塊肉，一塊未曾嘗試的新鮮的肉！於是何慶三又看中了一個女工了，將她娶爲第六房小老婆。新的既然來了，舊的當然要拋在腦後。喜姑初進何府時，前幾個姨太太當然下了臺；現在新姨太太來了，喜姑當然也脫不了秋扇的命運。到這時，喜姑雖然還是有吃，有喝，有穿的，但是已不如從前的適意，——喜姑淪落到被棄的地位了。

會幾何時，境遇的變遷如是之速！得意的喜姑，內宮專寵的喜姑，自慶有

好造化的喜姑，現在不料成爲被棄的人，眼睜睜看着這位新姨太太奪取了自已的位置。撫今思昔，喜姑不禁傷心起來，不禁深深地悲嘆自身的命運。實只望何慶三能夠寵愛到底，能夠好好地快樂一生，又誰知現在，唉！現在完了，……喜姑越想越傷心，越想越憎恨。當喜姑得意的時候，幾乎把過去的事和德發完全忘了。但是現在呢，過去的一切——與德發的偎倚，德發對於她的恩愛，張三媽的說媒，江邊草地的痛哭，海枯石爛的誓語，以及德發的現狀，一切一切，——如江水也似的，都湧進喜姑憶海來。喜姑想道：爲什麼我不能同德發成親？爲什麼我要做何慶三的姨太太？爲什麼我現在被棄了？唉！這都是何慶三這個沒有良心的東西所害的！他硬強迫我的父親把我嫁與他做小老婆，現在又把我丟了，將來誰個曉得他又要害多少人！唉！沒有良心的東西！禽獸不如的東西！倘若我能與德發成親，他能這樣半途把我丟了嗎？不會

的！絕對不會的！雖然他很窮，但是窮人反而有良心。何慶三這個沒良心的東西，只仗着有幾個臭錢，隨便害人，唉！真是可恨極了！好混賬的東西！活把我女人不當人，要的時候，就百計千方把我弄到，不要的時候，就把我如破草鞋一樣地丟了……喜姑越想越把何慶三恨得入骨，恨不得即時把何慶三打死，好雪一雪自身的恥辱。喜姑本是何慶三用權勢逼迫弄得的，現在喜姑想到這一層，深深地起了一種復仇的心理。喜姑從前對於自己以上的幾位姨太太，常常地輕視她們，討厭她們，但是現在喜姑却可憐她們了：她們也如喜姑一樣，是被侮辱的人，是被棄的弱者，喜姑自傷身世，也不得不為她們洒一洒同情的苦淚。至於這位新娶的姨太太呢，她把喜姑的位置佔有了，照理喜姑是要嫉恨她的了，但是喜姑不但不嫉恨她，而且覺着她可憐，或者比自己還可憐些。喜姑雖然可憐，但是喜姑已經覺悟了自己的命運，已經認識了何慶

三是什麼東西，而這位新姨太太却還在甕中坐着，不知老之將至；也許如喜姑當年想過，以為自己真是有好造化，而不知自身是被侮辱者，是何慶三的臨時的玩物；倘若被何慶三玩弄得厭煩了，還不是也同破草鞋一樣，滾你娘的蛋嗎？喜姑想想人家，想想自己，想想過去，想想現在，於是決定等候復仇的機會。

德發還是繼續着過黃包車夫的生活，還是時常在何公館前後等着見喜姑的面，還是很誠摯地愛喜姑。喜姑所乘的包車現在改為新姨太太所享受了，所以喜姑現在出門的時候，不得不僱黃包車坐了。一日喜姑剛走出大門，即巧遇見德發拖着黃包車走來，喜姑一言不發即坐到他的車上，指着他拉到城外去。這時誰能想像到德發的心理是什麼樣子？喜姑從未坐過德發的車，現在忽然坐了他的車，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德發此時弄得心中忐忑不定，不知道起了一種什麼情緒。德發拖着喜姑走，只想回頭看看喜姑，但是總不

敢看，生怕一回頭就闖出什麼大禍也似的。已經走了很多的路了，忽然聽見在車上坐着的喜姑說了一句話：

——拖到江邊草地那裏去。

德發真是奇怪極了！拖到江邊草地那裏去？這是什麼意思？難道說

她想看一看我們前年夜哭的記念地？她似覺已經把我忘却了，現在難道說

想同我……德發一面拖着車，一面總是猜不透喜姑的意思。德發本來想問

一聲，『爲什麼呢？』但是有點胆怯：她是一個尊榮的姨太太，我是一個黃包

車夫，雖然我倆從前愛過，雖然她向我海誓山盟過，但是人心是容易變的，我現

在如何好唐突她呢？德發因此想問而不敢問。不覺已經到了前年夜哭的

地方了。

——歇下罷，我的德發哥哥！

德發聽了這一句話，將車放下，轉過臉只是瞪着兩眼向喜姑望，一點兒也不響。德發不知說什麼話是好。『德發哥哥？』難道說她現在還願意這樣稱呼我？我能承受這個稱呼不能夠？……喂！難道說今天是做夢？我怎麼會把她拉到此地來？……德發狐疑不定，簡直就同入了夢境似的。喜姑下了車，一把將德發粗的而黑的手握着，向着德發說道：

——我的德發哥哥！你現在還記得我嗎？

——記得！——德發點一點頭。

——你現在還愛我嗎？

德發忽然鼻子一酸，兩眼一熱，哭將起來了。他此時覺着有無限的傷心，

無限的苦楚。『還愛不愛你？』我不愛你爲什麼要拉黃包車？我不愛你

爲什麼我現在憔悴得這樣？沒有一刻不愛你，沒有一刻不想你！唉！我想得

好苦呵……德發說不出話來，只好用眼淚來回答喜姑這一句問話。於是喜姑也就嗚咽地哭了。兩人向草地坐下，喜姑一下倒在德發的懷裏，德發用雙手將她緊緊地摟着，似覺恐怕再有人把喜姑奪去也似的……這時幸而沒有人看見他倆的模樣，不然，一定要驚異爲什麼一個衣服豔麗的美女子與一個衣服襤褸的黃包車夫相擁抱呢？怪事！怪事！真是絕大的怪事！但是互相擁抱的喜姑與德發並未想到這些。這時已經是仲春的天氣了，芳草青青，似覺充滿着生意；江水還是如從前一樣地流，但似覺改奏了別的調子……

喜姑吩咐德發此後每天夜晚在何公館門口等候她，無論她出來與否，德發都不可離開何公館的前後。喜姑已安排了復仇和逃走的計畫，但並未將計畫告訴德發。德發只好聽着喜姑吩咐。一天晚上，何慶三不知爲什麼高興要宿在喜姑的房裏。喜姑想道復仇的時機已至，於是向何慶三百般獻媚，

弄得何慶三爲之魂搖魄蕩起來。她久已預備了一大瓶好酒，極力勸何慶三吃酒，而且說出許多溫柔的，也可以說是肉麻的話，使何慶三不得不爲之顛倒。真的，何慶三飲得醉了，躺在床上沉泥地睡去。時已至十點多鐘的光景，喜姑看屋內已無人動靜，於是從箱子內拿出一把鋒利的，半尺多長的小刀來（這是她自己上街買的），決定從心窩一下子將何慶三刺死。但是殺人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喜姑試幾試，終未敢下手。最後喜姑想道，仇終歸是要報復的，我爲什麼要這樣胆小？真是沒有用處……無論如何，我今天一定要殺死他！唉！他該害死了多少人呵……喜姑越想越恨，越恨越胆壯，於是撲嗤一聲，何慶三就安歸樂土了。也是因爲何慶三飲得太醉了，從心窩一刀下去，幾乎沒有什麼動靜，並沒有大聲音出來。喜姑欣幸目的已達，於是將平素所積蓄的幾個錢拿着，其他什麼東西都不要，靜悄悄地出了大門，跳上德發的黃包

車，就叫他拉到火車站去。二人乘了夜車，第二日清早即到了上海，但是上海非久居之地，於是他倆又乘船到廣東去，聽說廣東那裏是比較好的地方。

時間真是快呵！這件事情的發生已經有幾年了。現在有誰知C城東南隅的一小街上，那一座矮小房屋中的一個水手的女人，一個樸素而美麗的少婦，即是當年刺死T城紗廠廠主的姨太太呢！……

十五年雙十節於牯嶺。



逃兵

我現在住在一間窄小的，秘密的工會辦公室裏，室中的器具可以說是最簡單沒有了：一張用兩條凳子架着的板牀，一張破椅子，一張半新不舊的書桌，除開一些做飯的器具及一些零用的不可少的東西而外，還有在灰暗的牆壁上掛着的兩張像片，——一張是大頭斜眼的里林，一張是頭髮蓬鬆滿臉鬍鬚的邁克士。說起來也好笑！兩年前我不但不曉得里林和邁克士是什麼人，並且連他倆的名字也沒聽見過。那時我只崇拜孔聖人關夫子，精忠報國的岳飛岳夫子，還有梁山泊的好漢們，六出祁山的諸葛孔明，賣馬的秦叔寶……呵，說不清楚有許多。現在呢，我簡直變了！我對於這兩位外國人非常地崇拜，而把什麼聖人賢人好漢一齊都丟掉了。我的腦筋中現在只有里林和邁

克，士邁克士和里林，我以為他倆的確是我們窮人的救星呵！我從前本以為凡是外國人都不是好東西，都是最討厭的，而現在在我所最歡喜的這兩位先生都是外國人，這不是很有趣味的事情嗎？……

我本來是一個粗人，兩年前我認得的斗大的字，恐怕只有兩稻籬。字都不認識，書也不會念，報也不會看，我怎麼曉得什麼里林邁克士呢？況且又是外國人，那外國的事情我是更不懂的。中國的事情我都弄不清楚，而況且外國的事情嗎？那是該我走運！有一次我們工廠罷工的時候，我被舉為代表，處置一切罷工期中的事情。忽然有幾個學生來慰問我們，他們向我們演說了許多話，老實說一句，他們當時所演說的，我不過聽懂了一半，呵，未必，大約不過聽懂了十分之四的樣子罷。我當時糊裏糊塗說了幾句話，我說，我們工人被資本家壓迫得要命，我們工人不得不罷工……米這樣地貴，而我們

的工錢這樣地低，長此下去，我們工人豈不都要餓死嗎？望諸位先生極力幫助我們才好呀！……我說了之後，就有一個二十來歲的穿着學生裝的學生來與我特別親近，同我談了許多體貼的話，我真是感激得要命！爲着我們工人的事情，他們能這樣熱心，怎能令我不感激呢？的確不得不感激！從這一次起，他就時常來找我，我倆居然成了一對好朋友了。我已經說過我是一個粗人，忽然與一位大學生交朋友，你想想我心中倒是如何地高興呀！我時常到他的寓所去，他爲我說一些中國的和外國的事情，說一些工人的苦楚，最後就說到這兩位外國人里林和邁克士來了。他說一些什麼聖人好漢都是於窮人無益處的，只有里林和邁克士是想爲窮人謀幸福的……由此我的知識漸漸開了，我不但知道了一些中國的事情，而且知道一些外國的事情；我不但知道我們窮人是應該奮鬥的，而且知道我們窮人應走哪一條路。

現在這位大學生就是我的同事。他於閒空的時候教我讀書，現在我可認得不少字了，不但認得很多字，而且拿起筆來也可以寫幾句歪信。我真是感激他的很！我每次向他表示我感激的意思，但他總是笑着說：『彼此都是同志，爲什麼還這樣客氣呢？』是的，他對我簡直不客氣，簡直沒有擺過大學生的架子！而我是一個粗人，却有時莫明其妙地對他偏要客氣一下，他怕要笑我罷？

現在不客氣地說一句，我是一個有知識的人了。我幹的是秘密的，是犯法的事情，說不定什麼時候把我捉去槍斃了！但是我曉得這是值得的。現在的世界無論怎樣兇，終久是要被我們推翻的，終久是要被我們改造的……閒話少說，現在且說說我的過去的事情罷。想起過去的事情來，倒也有點趣味呢！不，與其說是趣味，不如說是痛苦罷。好在我每一想起過去的事情，更

覺得現在的世界真是不成世界，簡直是黑暗的地獄！我的心因之更堅決，我的精神因之更振作，我一定要拚命地將這種非人的世界打破，而另建設一個很快樂的世界，使大家都能享幸福……

人人都曉得我是一個紗廠工人，而不曉得我是一個逃兵，並且是刺死一個團長的逃兵。若以普通的法律來審判我，那我簡直是一個罪大惡極的人；以一個兵士而把團長刺死了，這還了得！簡直是死有餘辜！不過我雖然做了這樁罪大惡極的事情，而我在良心上從未承認過我的這種行為是罪惡。我以為我沒有做錯。誠然，刺死一個人，而且刺死了自己的上官，實在是罪惡。但是當我的良心驅使我要殺人，硬逼迫我要殺死自己的上官的時候，因之我就殺了人，我就殺了自己的上官，這似乎不能一定要判定我是罪人罷。真的，無論如何，我都不承認我犯了罪！但是現在的法律是沒有理性的，幸而我沒

有落到牠的手裏……現在我想起當時殺死團長的情形，一路逃跑的苦狀，及我跑到家鄉所感覺的一切，我不但不以為我曾犯了罪，而且承認我做了應當做的事情。我真可惜我的能力不夠，不然，我將殺死現在所謂一切的團長，一切的上官……什麼是法律？我的良心不承認牠！呵！不承認！絕對地不承認！

認！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那一年我們的一團兵在河南五城駐防。五城在河南一省算得很好的地方了：出產富庶，女人也比較生得好看一點。我們的一團兵佔住了這個地方，就如我們的團長常向我們所說的，真是有福氣，真是大家走好運！若問我們的團長是什麼出身的，那說起來也真羞煞人！他是李彥青的堂舅子。諸位想想李彥青是什麼人！我老早就看不起他。論起他的軍紀來，真是妙不

可言！什麼叫做妙不可言呢？兵士素來不點名，也不操練。倘若哪一個兵士買了東西不給錢，或者強姦了人家的女子，被人家告到他的面前來，他總是笑着說，這又算什麼呢？弟兄們高高興是有的……但是倘若哪一個兵士有點觸怒他，那他不問三七二十一，拉去就槍斃了。真是很好的軍紀！他一共有四個小老婆，這其間只有一個是在堂子裏娶的，其餘的，唉！其餘的都是從良家強娶來的呵！

K城附近的女子大約都知道我們當弟兄的的厲害。強姦了就強姦了，誰個也不敢响一响！我們的團長是強姦良家婦女的大王，兵士是大王的小嘍囉，上下一心，團體堅固，有誰個敢說一句不是呢？反正K城是我們一團兵的天下！不過我要說一句天地良心話，我真是從來沒有幹過這種壞勾當！我何嘗不想試一試呢？不過每要想嘗試的時候，不知怎的，我的心就會在那

裏亂跳，即時臉就要發燒。總是想道，不能幹，還是不能幹……有一次我在城外散步，遇見了一個年輕的鄉下的婦人，面貌生的還可以，我看一看四面無人，不禁陡起了邪心，唉！其實也不怪我起了邪心：我當了幾年的兵，從未與女人睡過覺，有時說一句老實話，實在有點忍耐不住。這時我真想試一試！我想道，這又有什麼要緊？大家都時常幹這種勾當，為什麼我一個人要裝老實人呢？不要緊，今天我來幹牠一下……想着想着，我就迎上去了，向她問一句：

——大嫂！你到哪裏去呀！

她就同沒聽見我說話一個樣子。真是正經的很，她連頭都不抬一下，還是走着自己的路，一點兒也不睬我。我也不問她睬我不睬我，一把把她抱着，向她的耳朵說道：

——我的小乖乖！你今天讓咱老子幹一下罷……

——放開！——她掙扎着說，——不放，我就要叫喚了。誰家沒有姑娘姐姐！難道說你們當兵的家裏就沒有女人嗎？就沒有姑娘姐姐嗎？……

我聽了她說了這幾句話，一股興致不禁落到冰冷的海底裏。我即刻將手鬆了，我似覺我的臉頓時發燒得厲害，想必紅得如紅對子紙一樣。我不禁羞得要命，唉！簡直羞得難以見人！我這一生從未會這樣地害羞過！我當時覺着自己簡直不成人形！簡直連禽獸也不如！『誰家沒有姑娘姐姐！難道說當兵的家裏就沒有女人嗎？……』真的，這幾句話簡直比刺刀還厲害，我真沒料到她要說這幾句話！我把她放了，也沒有心思再看她走向什麼地方去，就垂頭喪氣地走回營來。一路中只是想着：誰家沒有姑娘姐姐？難道說當兵的家裏就沒有女人嗎？……我家裏有母親，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妹妹，並且有一個老婆……我出來當兵，把她們丟在家裏聽說家鄉兵也很多，也許她們

現在也遭……我想來想去，越想越不舒服，越想越不安。晚飯我也沒有心思吃，就託病倒在床上躺着。我似覺朦朦朧朧地到了家鄉，見着我的妹妹在池邊洗衣服，低着頭在那裏一把一把地搓，忽然從池那邊走來了兩個穿灰衣的人，一身打扮如我自己的一樣，上來就把我的妹妹抱着，接着就親嘴；可憐我的妹妹簡直如小羊一般地叫喚。我見着心頭火冒，即趕上前去救她，那兩個兵見着了我就連忙把她抱着跑了，我追了一程總是追不上，一回見他們跑不見了。這個當兒，我又看見幾個兵從我的家裏出來，我忽然一想，不好，家裏還有母親和老婆，莫非也遭了難……我應趕緊回去看一看。我剛一進門，即聽着哼聲；我連忙跑到內房看一看：喂！我的天王爺！我的一個頭髮半白的母親赤裸裸地在地下躺着不動——沒有氣了。我的老婆也是赤裸裸地正在床上躺着，要死不活地在那裏哼呢！我不禁哎喲一聲，倒在地下……醒來却

是一夢。醒來時我的心只是卜東卜東地跳，雖然知道適才是夢，是假的，但總覺着難過，總覺着要哭的樣子。

自從做了這一次夢之後，我的心理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爲什麼要當兵？當兵有什麼好處？娶了一個好好的老婆，爲什麼我要把她丟在家裏？我現在過的是什麼日子？這日子有什麼意思……當初出來當兵時，實只望將來得着一官半職，或者能做營長，或者能做旅長……實只望混幾個錢養家……但是現在呢？當了幾年兵，打了兩次仗，到頭來我還是一個兵，唉！還是一個兵！至於混錢養家罷，更不用說！餉兩三個月不發，倘若家中還靠着我寄錢回去，怕久已都餓死了呢！唉！我爲什麼要當兵？當兵有什麼好處……我在外邊調戲人家女人，又怎能斷定我的老婆在家不被人家調戲？唉！這個日子有什麼過頭呢……想起來我們的團長，他是怎麼地快樂呵！打起仗來，

他躲在後頭，死的都是我們當弟兄的，於他有點什麼損傷呢？就是打了勝

仗，也不過他領賞升官，於我們當弟兄的屁也不相干！反正是我們吃虧他快

活！我幾年都沒有與女人睡過覺，而他天天抱着幾個小老婆消受；我們吃的

不好，穿的不好，而他天天鴉片烟抽着，吃好的，穿好的，唉！想起來真是有點不平

等……我為什麼要打仗？這打仗與我有什麼好處？打了兩次仗，我幸而能

保全性命到現在；倘若我被打死了，那我倒為什麼被打死了呢？我真是不明

白！爲着上官得好處？還是因爲與我打仗的對手人與我有什麼冤仇？我

在戰場上雖然打死了許多人，但是我連他們的姓名也不知道，若說他們與我

有冤仇，這豈不是活見鬼嗎？他們既然與我沒有什麼冤仇，我為什麼要把他

們打死呢？我真是不明白！唉！反正是爲着上官得好處！你看我們團長

的享福是從什麼得來的？真是笨貨！拿起一條性命不上算，爲着人家升官，

發財，娶小老婆，抽鴉片烟去打仗！我爲什麼要這麼樣地渾蛋？……我越想越難過，越想越太不值得！我決定了：我應當怎樣脫離這種生活，我應當不再做傻瓜了。

自從我的心理起了變化之後，我對於團長的嫉恨，一天甚於一天！他那一臉的橫肉，他那鴉片烟鬼的面色，他那說話時如豬一般的聲音，他的一切行動，我看着就有氣，奇怪的很！我似覺我這時發見了自己的仇人，我一定要報仇。從前我對於團長，雖然討厭他，可是從未起過什麼野心，實在也不敢起過什麼野心。他是一個團長呀！一個小兵如何敢對於團長起什麼野心呢？但是現在呵，我却時時刻刻在他身上想，我却時時刻刻想方法對付我的仇人。……

我們的團長有好打獵的習慣，過不幾日他總要帶幾個衛兵到山上去打

獵一次。K城附近有很多的小山，這些小山上有些禽獸如野雞兔子之類。每次我們的團長倘若打獵打到了，那麼他就高興的了不得；倘若打不到的時候，那麼他一定要找着哪一個兵士出出氣，鞭打幾下。說起來，他真是渾蛋到不堪言狀！一日早晨，我醒得非常之早，起來看看天氣甚佳，料定團長於這一日一定要上山打獵，於是趁着衆人未醒的時候，我偷偷地拿着槍走出營來，一直跑到團長時常打獵的地方。我將軍裝脫下，換上便服，找一個溝兒把身藏着。我這時想道：反正是我要逃跑的了；倘若天老爺保佑，他今天出來呢，那可就該他倒霉！若是不出來呢，那我就此跑他娘，這種無聊的生活，我是不願意再過了……天老爺保佑！果然爲我所料到！大約是早晨十點鐘的光景，他帶着四個衛兵上山來了。我躲在溝內，他們不能看見我，而我可以看見他們，我看一看四外沒有人，就給他們一個冷不防，對着他們五個人就是啪啪地兩

槍。即時兩個人倒在地下，其餘的莫明其妙地翻身就跑，我繼續再開兩槍，又打死兩個，結果逃跑了一個衛兵。我倉皇地跑到團長的屍前，將他的衣服一摸，幸摸着了二十元現洋，揣到荷包裏，將槍丟下就跑。奇怪的很！爲什麼我這時連點兒顧忌的心理都沒有？我打死了四個人，而我的心坦坦然的，一點兒也沒覺着不安。我反而很快活，我以爲我復了仇，我以爲我做了一件得意的事情。

結果，我是跑脫了。我決定跑回家：家中有年紀老邁白髮蒼蒼的母親，有一個很誠實的老婆，還有一個年輕的妹妹，唉！誰曉得她們在家是怎樣地受苦呵！我一定回去看看她們！我還是回去耕地罷，這當兵的生活我是不願再過了……好，這樣決定我就向家裏跑。我家住在濟南府的鄉下，自K城往我家一定要從蚌埠乘津浦路的火車，我好容易走到了蚌埠！但是火車費要幾

塊大洋，我怎麼能夠買得起票？我腰裏雖然還有二十元未動，但是我想完完全全地帶回去養家，不願意把牠用去。我隨便混進了三等車廂，希望馬馬虎虎地混到濟南府，又誰知，我的天王爺查票的看見我沒有票，扳起那一副可怕的面孔！隨後一個茶房照臉就給我一個耳光，打得我痛得火星直冒，並且把我不當人罵，一定要把我摔到車下去。說一句實在話，我從未倒過這樣大霉！我心中恨極了！你這個狗娘養的茶房！你怎麼這樣兇呀！你還能比被我打死的團長更兇些麼？你這個狗仗人勢的東西……我心裏雖然恨得要命，但只能忍氣吞聲，不敢表示什麼反抗。倘若他們茶房真正要把我摔到車下，那我倒怎麼好呢？我看着勢不對頭，於是就連忙答應補票。從這一次起，我以爲在火車上當茶房的都不是好東西！他們對於闊客們恭維伺候，無所不至，可是對於窮客，尤其對於買不起票的朋友們，就同惡虎似的，似乎要吃人的

樣子。唉！這一班東西真是混賬之極！我也坐過輪船，輪船上的茶房與火車上的茶房差不多是一個媽媽養的，倘若我的力量辦得到，我一定要整治他們一下。現在我們提倡勞動階級團結，親愛，平等……可是我始終不承認這些茶房們是工人。他們身子雖然是工人，但是他們的心比資本家的還要毒些。同他們說什麼團結，親愛，那豈不是笑話嗎？不，絕對地不可以！

閒話少叙。我到了家鄉之後，即忙找我家的下落，誰知數間茅房依舊，而裏頭的主人却換了。我的家在什麼地方？我的母親，我的老婆，我的妹妹呢？搬了家嗎？在我還未開始查問以前，我的心已經跳將起來了：莫不是……唉！莫不是出了什麼亂子……我這時真是驚惶已極！茅房內住的新主人是一對老夫婦，看來也是過的日子不大佳。我問他們道：

——你們什麼時候搬來的？

——已經有半年了。

「這屋內從前住的一家人搬到什麼地方去了？」

——從前住的一家人嗎？說起來怪可憐的……

老夫婦倆很歎息地說了這兩句，我聽了就知道不好，一定出了什麼亂子。

這時我幾乎要哭起來，兩隻眼睛裏只是發熱。遂又向他倆問道：

——怎麼樣可憐，你倆老人家能夠說與我聽聽麼？

——這當然是很可以的。——老頭說——今年上半年我們這鄉起土匪，綁票

綁得一塌糊塗，但是比官兵還文明些。府裏派來許多官兵，說是勦土匪，我的

天王爺他們哪是勦土匪呢？簡直比土匪還不如！他們姦掠焚殺比土匪還

來得兇！可憐我鄉百姓也不知遭了多大劫……

——難道說這一家人遭了劫……

——是的呵！這一家人共四口人，一個老奶奶，一個媳婦，一個姑娘，一個兒子出去吃糧去了，到如今還未見音信。媳婦被兵輪姦死了，姑娘被擄去了，老奶奶氣死了，真是可憐！……

我哇地一聲吐了一口鮮血，暈倒在地下。至醒來時，却臥在一張小竹床上。睜眼一看，侍候我的是適才與我談話的一對老夫婦，而不是我所要尋到的母親，妹妹，老婆……我這時心中的難受為從來所未有過，我不禁汪汪地大哭起來了。老頭兒慌忙地至我的床前向我問道：

——你這位客人是怎着了？

——你老人家哪裏曉得那遭劫的一家人……那老奶奶是……我，我的母親……那媳婦是我的老婆……那女兒就是我的妹……妹妹呀……哼，哼！……

我說了這幾句話，兩位老人家這才明白我爲什麼弄得這個模樣。我越哭越傷心，不禁又暈了過去一次。唉！實只望回家來母子團圓，與老婆妹妹享享天倫之樂，又誰知到如今家破人亡！稍有點人心的人能不悲痛嗎？我這時對於軍隊的痛恨比什麼都厲害！我決定要報仇，但是仇怎麼報法呢……我卻未曾計算到這一層。實只望回來耕地，永遠過着農民的生活，但是現在到什麼地方耕地？給誰耕地……一切的希望都算完了！我將做什麼？我到什麼地方去？呵！只剩下死路一條！一家人都死了，我還活着幹什麼呢……真的，當時我決定了自殺。老夫婦倆留我休息了兩天，我休息了兩天之後，即辭別了他倆老人家。當我一出門時，我就思索自殺的方法：手槍是最痛快沒有的，但是可惜沒有手槍！投水罷，恐怕有點不大好受。上吊罷，也不十分大妥當……到底用什麼方法好呢？還是投水好一點罷？好，於是我就決定了

去投水。我走到一個大池子旁邊，向下一看，似乎水也很深，我這時心裏是卜地跳，真是有點害怕，也不知跳下去到底好受不好受……我猶疑了一點多鐘的光景，最後決定還是跳下去；反正我只有死路一條，總歸是死，鬧牠好受不好受幹甚麼呢？難道說事到如今我還怕死不成？跳下去罷！真的，我就眼睛一閉，卜通一聲跳下去了。起初的一刻真是有點難受，這種難受真是難以形容出來！可是過了一刻之後，也就慢慢地不省人事了，一切都完結了……

天下事真有許多爲人所難料得到的！我只望一跳下水之後，就什麼都完結了，誰知大謬不然！偏偏一個檢糞的農民把我救了出來。他把我肚子裏的水倒出，把我背到他的家裏；燒一大堆火把我的衣服烘乾。問我年紀並不老，爲什麼要行短見，我真不知怎樣回答他們才好。我這時真是有點恨他

們：人家投水與你什麼相干，你要多管閒事……我有滿腔說不出來的苦楚，我真是想罵他們，但是人家好意把我救出，怎好反去罵人家呢……我真是有滿腔苦楚無處說，我終於又哭了一場！後來想道，也許我不該死，也罷，且打消這死的念頭，再做別的道理。腰裏還有十幾塊錢，且到府裏看一看再說。我到府裏之後，東望望，西看看，簡直不知怎麼辦才好。找工做？又替誰去做工呢？糊裏糊塗在街上混了一天，到晚上不得已找到一家很小的旅館安歇。天下事也真有許多很湊巧的！我在這小旅館裏遇見了一位窮客，兩人通了姓名，我問他預備做什麼事情，他說他在家不能混了，預備到上海去做工去。我隨便問了他一句：

——上海難道說可以找到工做？你預備去做什麼工呢？

——我的一個堂兄弟在上海紗廠做工，他寫信給我，他說他那裏有工做。

反正到上海再看罷……

我聽了他的這一段話，心中想道，反正我在這裏也沒辦法，不如同他到上海去試一試，大約總不致於餓死罷。上海的地方很大，諒必工是可以找得到的。……我向這位客人說了自己的境況，於是決定同他一塊到上海來。到了上海一兩天，就進了一個日本人開的紗廠做工，到了現在我已經做了兩年多了。光陰真是快的很！回頭想想過去的事情，把過去所吃的苦回一回味，我真是又要一場好哭！可是大家也別要以爲在工廠裏做工是愜意的事情！資本家的虐待，工頭的很毒，一切黑暗的情形，你們恐怕知道的很少罷？要說起來，恐怕你們要驚異得不能吃飯呢！反正窮人是沒有快活的機會的！你們以爲工人所過的是人的生活嗎？不，不，你們錯了……

現在我坐在這一間秘密的工會辦公室裏，實在有點怕：倘若警察一下子

發現了怎麼辦呢？……我無時不在提心吊胆地防備着！想想過去，想想現在，我心中起了莫明其妙的情緒。但是偶一抬起頭來看着牆上所掛着的兩張像片，我又不禁胆壯起來。他兩老先生的四隻眼睛牢牢地向我望着，似乎在說：

——怕什麼呢？勝利總歸是我們的！

一九二六，十，十七，於牯嶺。

尋愛

尋 愛

青年詩人劉逸生，雖然尙未完結大學生的生活，然而他的名聲已經宣傳海內了。他出了一部詩集名爲春之花，大半都是歌詠愛情的，情詞婉麗，膾炙人口。大家都以爲他是天才的詩人，就是他自己也常以天才的詩人自許。真的，劉逸生真是天才的詩人！倘若他能繼續地努力創作，又誰能斷定他將來不是李白，蘇東坡，袁子才，或是德國的海涅，法國的米塞，英國的夏芝呢？……可是近一年多以來，讀者們總未看見劉逸生有什麼創作出世，似乎他完全絕了筆的樣子。有些愛好文學的人們一到一塊兒總要談論到劉逸生的身上來：劉逸生真是一個有天才的詩人，可惜近一年來不知怎的一點兒東西也沒有了……是的，這的確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好的詩人絕了筆，而現在這些覽

脚貨倒扭來扭去，真是有點討厭！若是劉逸生還繼續創作下去，哼，那恐怕倒有點希望……

大家都在想念劉逸生，大家都爲着劉逸生可惜。但是我們的天才詩人劉逸生爲什麼就絕了筆？絕了筆之後還幹些什麼？難道說死了不成？不，劉逸生還繼續在活着，不過他現在雖然也天天執筆寫字，但是所寫的不是令人神往的美妙的詩章，而是粗糙的，無味的工會的通告。說起來，這件事倒也有點奇怪！爲什麼我們的天才詩人放着好好的詩不去做，而來幹這種非詩人所應幹的勾當？難道說劉逸生得了神經病？發了瘋？不，劉逸生現在還是一個神經健全的人，並沒有得了什麼瘋症。倘若把他拉到很亮的地方一看，或是仔仔細細地一看，他的面孔還是如從前一樣的白淨，他的微笑還是如從前一樣的溫柔，說出話來的聲音還是如從前一樣的好聽，並沒有令人斷定

他是病人的徵象。但是他的腦筋中的思想却變了：從前總是思想着怎麼樣才能做得好詩，怎麼樣才能成爲一個大詩人……現在他却思想着怎麼樣才能將工會的勢力擴張，怎麼樣才能制服資本家的陰謀……奇怪的很！在思想上，劉逸生前後宛如兩人。爲什麼劉逸生變到這個程度？這大約是爲讀者所急於要知道的罷。好，我現在就說與讀者聽聽。

那也是詩人的本質，劉逸生生來就是多情的種子。當他成爲詩人，而且享盛名的時候，劉逸生越發多情起來。讀者諸君想想：倘若劉逸生不是多情的詩人，那他怎麼能寫出溫柔豔麗令人神醉的愛情詩來？劉逸生是新式的詩人，在他的作品中，我們雖然不能找出許多憐香惜玉的句子，雖然不能找出如舊式詩人那一種願做護花主人的情緒，但是這又有什麼要緊呢？你看他

的獨創的句子：『愛情的花蕊爲何這般香嫩？』『妹妹呀！願你那兩座嬌嫩的乳房做我終身甜蜜的墳墓！』『你聽一聽我的心弦上彈的是怎樣溫柔的調子？』『……』這種詩句真是麻醉讀者的心靈，同時證明劉逸生是一個天才的愛情的詩人。照理講，這樣多情的詩人應當好好地過着愛情的生活，應有多得着女子們愛慕他的機會，換一句話來說，劉逸生不愁沒有女人來愛他，——美麗而多情的女子應當要愛這種多情的詩人！多情的詩人不去愛，還要愛什麼人呢？倘若我作者是個女子，也許我要寫幾封甜蜜的信給他，表示我愛他，並且還要要求他愛我，時常在我面前漫吟那溫柔的詩句……更進一步，也許我要求與他結婚，與他永遠過着詩的美夢。可惜作者不是一個女子！就是講起面貌來，劉逸生也還生得可觀，雖然沒有宋玉潘安那般漂亮，但也沒有像李達那樣黑得怕人，像歌場魔影中的主人公依利克那樣醜得特

別。劉逸生的確生得還不錯！他的面貌雖然沒有像他的詩那樣的美麗，但也並不討厭人。就使面貌生得不十分好，只要詩做得動人，只要能文名聞海內，哪還怕沒有女子來愛他嗎？如此，在起初的時候，不但別人以為劉逸生的戀愛問題是容易解決的，就是劉逸生自己也何嘗不是如此地自信呢？但是結果適得其反！我們的多情的詩人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愛人，還沒有接着信封美麗的女子寄給他的情書。也就因為這個原故，劉逸生把做詩的筆扔掉了，現在專門坐在一間枯燥的工會辦公室裏……

劉逸生在美術大學讀書的時候，一切都好，詩也做得好，名聲也好，但是有一點不好：少了幾塊大龍洋用。劉逸生所以能在大學讀了三年半書，全靠着自己東西籌措，窮家庭是沒有接濟的。經濟狀況既然困難，所以劉逸生的衣

裝就使劉逸生在人前不能生色。雖然我們的詩人在各雜誌上發表了許多詩篇，並且出版了一部詩集，但是現在的社會是沒有錢給詩人用的。於是劉逸生都好，誰個也不能說他一句壞話，惟有缺少幾塊大龍洋用用。劉逸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常常想道：錢算得什麼一回事？愛情是超出於金錢之外的！卓文君看中了司馬相如，紅拂妓私奔李衛公，這是多麼好的逸事呀！也許一朝有一個天仙似的女子，具着俠義的溫情和特出的識見，來與我……呵呵，我是一個詩人呀！我是一個天才的詩人呀！難道說就沒有女子認識我麼？銀錢算一回什麼事情呢？愛情不應常顧及到這些……劉逸生總是這樣想着，對於自己戀愛問題的前途並不抱悲觀。可是光陰一天一天地過去，劉逸生在美術大學雖然已讀了兩年多書，雖然也負了詩名，但未見有任何個女子來愛她，同時因為年紀大了，劉逸生的確起了強烈的愛情的需要，非急於解決戀

愛問題不可。劉逸生天天盼望他的理想中的女子來愛他，但總沒見着她的

影子。劉逸生於是漸漸着急起來了！糟糕的很！現在還沒有弄得一個

愛人，等到年紀老了怎麼辦呢？況且我是一個詩人，詩人沒有一個好愛人還

能行嗎？倘若我能得到一個滿意的愛人，倘若有一個美麗的女子來愛我那

我將寫出更好的，更動人的詩來……但是爲什麼沒有人來愛我呢？女同學

倒也有十幾個，密斯李，密斯葉，密斯周，大致還不錯，但不知爲什麼都不注意我！

爲什麼她們不來愛我？這真是怪事！難道說瞎了眼睛嗎……密斯葉看起

來倒有點風韻，態度一切都還好，幾筆畫也秀逸得可愛，照講她可以了解我的

詩人的心情，可以明白什麼叫做藝術家的愛，但是她爲什麼與一個輕浮粗俗

的男子來往？因爲他有錢？因爲衣服穿得漂亮些？真是怪事……劉逸生

一天一天地奇怪爲什麼沒有一個女子愛他，同時他要戀愛的慾望愈切。他

想道，這戀愛的問題真是要急於解決，否則，於精神上，生理上，都覺得不方便，都覺得有缺陷也似的。

「光陰如箭一般地飛跑，絕沒有一點兒遲疑的停歇。雖然劉逸生總是天

天等着理想中的女子來愛他，但是時間却沒有一點兒等候的忍耐性，牠總是催着人老，總是催着人增加自己的歲數。」劉逸生不覺地在美術大學已到三

年的光景了，但終沒有等候着哪一個女子來愛他。他於是一天比一天着急，一天比一天煩悶，因之，他所寫出來的詩漸漸表現出來一種煩悶的情緒，這

也難怪我們的詩人弄到這步田地，戀愛の問題不解決，真是於精神上，於生理上，都覺着有太大的缺陷！戀愛是青年的一個大要求，況且是我們的多情的

詩人劉逸生？詩人不能得着一個美人做爲伴侶，這簡直是缺少所謂司文藝的女神呀！這是不應當的事情！劉逸生漸漸地想道：莫非是我還沒有明白

女性的心理？莫非是女子是不願意做主動的？莫非是戀愛一定要自己去尋找？也許是這樣的罷，待我試一試……劉逸生每每想到此地，臉上不自覺地要發起紅來，暗暗地起了一種羞意。但是戀愛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不解決簡直不能了事！好，一定去進行尋找罷！

於是劉逸生就進行去尋愛。

我們的詩人第一次尋愛尋到密斯葉的身上。密斯葉在美術大學中要算得女學生中的第一朵花了。劉逸生老早就看中了她，老早就想道：密斯葉雖然不是理想中的愛人，但是她那一雙秀媚的眼睛，秣紅的嘴唇，風韻的態度，又兼之會繪畫的，確是一位可愛的女性。不過從前劉逸生所以沒同她進行，是因為劉逸生想道，她一定是要來先向他表示愛情的，於是他慢慢地等着她。

的愛，但是一等也不見來，二等也不見她注意，只等得劉逸生失去了忍耐性。現在劉逸生真是等得不耐煩了，不得不變更戰略，改取進攻的形勢。真是難爲了我們的多情的詩人！他想出種種方法與密斯葉接近，與密斯葉談話，在談話之中他漸漸露現自己詩人的心情。他百般向密斯葉獻殷勤，使密斯葉感覺他在愛她。但是密斯葉一者是因爲別有所戀，二者是因爲自身本是嬌豔的玉質，美麗的鮮花，沒有感覺這位窮詩人有可愛的地方，所以我們的劉逸生徒耗費了滿腔心血，只落得她以一個白眼相贈。劉逸生漸漸覺得沒有達到目的的希望，於是就失望，於是由失望而憤悶：

○——唉！這一班女學生都是肉的！只是做小姐和姨太太的材料，懂得她娘的什麼藝術，懂得她娘的蛋！唉！……

我們的詩人真是憤悶極了！密斯葉真是沒有眼睛……在劉逸生初

向密斯葉進行的時候，同學們還不注意，後來他們漸漸覺得了。他們不但不向劉逸生表同情，不但不希望這一個女畫家和一個男詩人成為有情的伴侶，而且在暗地裏笑劉逸生不自量，笑劉逸生是傻瓜。有一天晚上劉逸生順便走過一間同學寢室的門外，聽見裏邊談得很高興，不禁停了一步，恰好聽着一句：

——你看！劉逸生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呢……

劉逸生也不再聽下去了，悶悶地，如失了神氣似的，走到自己房裏，就躺下，連晚飯也不去吃了。這一夜劉逸生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着，總覺着受了莫大的羞辱，一定要哭一場才能快活。劉逸生不是一個天才的詩人嗎？劉逸生不是一個名滿海內的詩人嗎？一個名滿海內的天才的詩人受了這種輕蔑的侮辱，想起來是何等地惱人！劉逸生真是要氣死了！

我們的詩人轉過念頭一想：女學生大半都是小姐出身，目中只有金錢勢利，原來是靠不住的。她們只預備做太太或姨太太，或博士夫人，絕對不了解藝術是什麼東西，當然更不了解我詩人的心情。私奔李衛公的紅拂，桃花扇中的李香君，這都是風塵中的人物，然而竟能做出千古的韻事。我要找愛人還是在風塵中找罷！是的，女學生沒有什麼多大意思！討厭的很……忽然新世界的小黑姑娘的影子閃到劉逸生的腦裏：不高不低的身材，一雙濃而俏麗的彎眉，一個垂在耳旁的，有特殊意味的小髻，黑得如烏雲一般的頭髮，未唱而先帶笑的神情，但是又很莊正的，風韻的態度，那唱起來如鶯歌燕語的聲帶，……劉逸生不自禁地自己笑了一笑，想道，小黑姑娘的確還不錯，的確像一個藝術家的樣子，今晚不如去聽她一曲大鼓，藉此解解心中的悶氣。劉逸生到

了新世界自由廳，故意跑到前一排坐着，爲着好聽得清楚看得明白些。還未到小黑姑娘登台的時候，先看了一場童子技擊，三絃拉戲，劉逸生心中有點不耐煩，只希望他們趕快從台上下去，好讓小黑姑娘上來。結果，小黑姑娘上台了。劉逸生仔細一看（劉逸生雖然時常到新世界來，但總未有過如今這樣地將小黑姑娘看得仔細）更覺着小黑姑娘豔而不俗，的確是有藝術家的風韻！這時我們的詩人想道：小黑姑娘的確很不錯！若我能將她得到手裏，一個是詩人，一個是歌女，豈不也是一番佳話嗎？……劉逸生於是也沒有心思聽小黑姑娘唱的是哪一段，是鍾子期聽琴還是三堂會審，只顧兩隻眼睛望着小黑姑娘口動，滿腦子想一些與小黑姑娘戀愛的事情。忽然劉逸生莫明其妙地嘆了一聲：

——唉！風塵中真有好女子！

我們的詩人越想越覺得小黑姑娘可愛，決定要在小黑姑娘身上用情。從此以後，他就接連來新世界許多次，名為聽小黑姑娘的大鼓，其實是他想藉此博得小黑姑娘對於自己的注意，換一句上海話來說，我們的多情的劉逸生想與小黑姑娘吊膀子。但是奇怪的很！有藝術家風韻的小黑姑娘總未曾將自己那雙俊眼的秋波向着劉逸生送過。難道說她也瞎了眼睛不成？爲什麼不能感覺到有一位天才的詩人在台下睜着兩眼在求她的愛？劉逸生又漸漸懊惱起來了；心中想道，到底是無知識的女子，終久不過是哪一個闊老的姨太太……可惜……倘若她能了解我，那是多麼好的事情呵……

有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我們的詩人正在台下向着台上的小黑姑娘痴望，忽然覺得小黑姑娘經過自己的頭上打一道無線電，回頭一看，呵，原來他背後隔兩三排的光景，坐着一位穿西裝的漂亮的少年，滿嘴的金牙齒，手拿着雪

茄在那裏吸，帶着幾顆明亮發光的鑽石戒指。他的面孔雖然並不大美，但是他一身的服裝的確使他在人羣中特別出色。倘若劉逸生與他比起來，那簡直糟糕的很，不過一寒酸小子而已！不錯，劉逸生會寫出很美麗的詩章，但是在人衆中，人們只曉得看外表，誰要聽你的臭詩呢？劉逸生在這種環境中簡直顯不出自己的長處來……劉逸生看了這位少年之後，覺着他的希望又完全消滅了。小黑姑娘還未將一曲大鼓唱完，劉逸生已經坐不住了，不得已垂頭喪氣地走出了新世界。走出了新世界門口，劉逸生摸摸腰中還有幾角小洋，決定往太陽公司去吃兩杯咖啡，吃了之後，好回到家裏去困覺。完了，一切都完了！還有什麼希望呢？唉！簡直沒有希望了！

太陽公司有兩個下女，（或者稱爲女招待）糟糕的很！連我作者也弄不清楚！都不過十八九歲的光景；生得都頗不俗，妝飾得也很素雅。劉逸

生也會來過此地幾次，對於這兩位下女，也會暗暗地賞識過，並曾向朋友說過：『太陽公司的兩位下女還不錯……』但他從未有過要愛她們的念頭。這次從新世界失敗來到太陽公司，滿腹牢騷無可告訴。他坐下後，即有一個年輕些的女子走到面前，笑吟吟地問他要吃什麼，問了之後，就恭恭敬敬地端上一杯咖啡來。這時劉逸生想道：『也好，到底有一個女子向我笑了一下，而且端一杯咖啡給我吃呵……』於是劉逸生滿腹的悶氣也就消散了一半。不料太陽公司的下女也是同新世界的小黑姑娘具着同樣的脾氣的。這位年輕的下女將咖啡端給劉逸生之後，就到他隔壁坐着四位穿西裝少年的棹子那邊去了，她同他們又說又笑，幾乎把劉逸生忘却了的樣子，或者竟沒把劉逸生放在眼裏。這幾位西裝的少年個個都眉飛色舞，就同暗暗地故意地譏笑劉逸生的樣子：『你這樣窮酸也來吃咖啡麼？你這樣阿木林也想來同女

子吊膀子麼？只有我們才配呢！……」劉逸生越看他們越生氣，越生氣越覺着他們在侮辱他。他於是在咖啡店也坐不住了！

到什麼地方去呢？回家困覺？還是到黃浦江去投水？……我們的多情
的詩人至此時不禁流下了幾點眼淚。

自這一次失敗之後，劉逸生漸漸對於自己懷疑起來了：什麼是天才的詩人？天才的詩人有什麼用處？為什麼我到處遭人白眼？為什麼這些女子們對於我這般的輕視？難道說戀愛都在金錢的問題上？難道說人的服裝比人的心靈要貴重些？……我們的詩人思想儘管思想懷疑儘管懷疑，然而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是一個羅曼諦克 Romantic，絕對不願意相信戀愛要以金錢為轉移！他想到，倘若事事都依賴着金錢，神聖

的戀愛也要依賴着金錢，沒有金錢就不能戀愛，那嗎這是什麼世界呢？什麼理想，什麼純潔，什麼神聖……豈不是都被濺污了嗎？這又怎麼能行呢？我們的羅曼諦克，無論如何，是不願意相信的！

劉逸生雖然遭了失敗，遭了侮辱，然而並沒有完全灰心。他每每自慰道，也許我碰着的都是鬼，都是一些無心靈的蠢物，也許真正的理想中的女子我還沒有遇着。倘若我能多注意一點，終久是可以找得到的……我們的詩人既有這般的自信心，所以還繼續着尋愛，還抱着希望。是的，『有志者事竟成』，『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難道說連一個女子都找不到嗎？而況劉逸生是一個名聞海內的天才詩人……

神仙世界開幕了。別的游戏場的茶房都是男子充當，而初開的神仙世界獨翻出新花樣，僱一些年輕的女郎們充當茶房，藉此以招來顧客。大約在

上海愛白相的人們，尤其是一般統袴青年，總都要來此參觀一下。我們的詩人當然非統袴的青年可比，但還總是年青人，一種好奇心當然也不落他人之後。是的，去看一看又何妨？且看看女茶房到底像什麼樣子！也許其中有幾個好的也未可知……如是我們的劉逸生就決定花費三角小洋（別的遊戲場的入場費是小洋二角，而神仙世界所以要三角者，是因為裏邊用的是女招待，最後一角小洋算為看女招待的費）到神仙世界逛一逛，看看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劉逸生又想道：『……況且聽說白雲鵬現在在神仙世界說書，久已未聽他了，何妨就便去聽一聽……』

劉逸生進了神仙世界，周圍轉了一遭，果然見着有許多風致翩翩的女招待，一切神情行動比男茶房要文雅得多了，使人感着一種別趣。他心中暗暗地想道，呵呵，原來如此，怪不得入場券要三角小洋了。劉逸生是愛聽大鼓的，

別的什麼灘簧，什麼文明新戲，他不願意看，並且看了也不懂。最後他找到了說書場，找一個位置坐下，其時白雲鵬還未登場。在這個當兒，忽然一個二十來歲的女茶房走到他的面前，笑迷迷地，輕輕地問一聲，先生要吃茶還是開水呢？

——拿一杯開水來罷！

劉逸生說了這句話，定睛一看，見着這位女茶房雖然沒有閉月羞花之貌，然倒也溫雅不俗。心中想道：『女茶房有這個樣子也算不錯了……她對我的那般溫柔的笑容，那種殷勤的神情……不錯的確不錯……倘若她能了解我，唉！那我也就……風塵中是一定有好女子的……』這位女茶房將開水端來之後，即招待別人去了，沒有工夫來同劉逸生談詩，更沒有工夫來問劉逸生在想什麼。我們的詩人的肚量也很寬，並不計較這些，以為她既然是女茶

房，那麼她當然也要招待別人的。白雲鵬上場了，好，不去管她招待不招待，且聽一聽白雲鵬的費宮人刺虎罷……

時間是已經十一點多鐘了，劉逸生應當回寓安寢，第二天還是要好好上課的。劉逸生向荷包一摸，摸出有三十多枚銅元的樣子，將女茶房喊到交給她。讀者諸君，你們要曉得這是劉逸生第一次的特別行動！在大世界，在新世界，或在天韻樓，一杯開水不過給十幾枚銅元足矣。現在我們的多情的詩人，因為優待女茶房起見，所以多給十幾枚銅元，以為如此做去，這位女茶房一定要說一聲謝謝。誰知事情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這位『溫雅不俗』的女茶房見着這區區的三十幾枚銅元，即時板起鄙棄而帶怒的面孔來，說道：

——哼，就是光茶錢也要兩毛錢呢，況且還有小賬！你先生太不客氣了！……

劉逸生見着她那種令人難看的神情，聽着她那種難聽的話，真是把肚子都氣得要破了！說什麼話才好？罵她？打她？怎麼樣對付她？唉！簡直真正豈有此理……這時劉逸生感覺到從未感覺過的侮辱，幾幾乎氣得要哭！又似覺一大些眼睛都向着他望，他更覺得難受之至！但是怎麼辦？簡直沒有辦法！

劉逸生不得已氣忿忿地又掄了兩毛小洋擱在桌上。心中想道：『唉！算了！你算是大王爺！從前向我笑也是爲着幾個錢，現在這般侮辱我也是爲着幾個錢，橫豎是幾個錢在做祟，反正是錢，錢……』

劉逸生這晚回家之後，翻來覆去睡不着。他的思潮如浪一般使他拋去一切的詩人的幻想。他肯定了：現在的世界是錢的世界，什麼天才的詩人，什麼戀愛，什麼純潔，簡直都是狗屁……第二天他將自己所有的詩稿一概贈送火神，誓再不做詩了。從這日起我們的詩人就與文壇絕了緣。後來『五

卅』運動發生，他看出工人運動可以寄託他的希望，可以在工人運動上雪除自己所經受的恥辱，可以更改現在的世界……

一九二六，十，二四。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十一版

鴨綠江上

實價大洋六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 者 蔣 光 赤

印 刷 者 兼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亞 東 圖 書 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店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創作小說

亞東圖書館印行

章行 嚴輯	名家小說	一元二角
汪敬 熙著	雪夜	二角五分
戈魯 陽著	犧牲者	六角
蔣光 赤著	鴨綠江上	六角五分
錢杏 邨著	義塚	四角五分
志行 著	孤墳	六角五分
田言 著	雨點集	五角
平萬 著	都市之夜	七角五分
祝秀 俠著	紫洞艇	六角
魯彥 著	童年的悲哀	五角五分
華漢 著	兩個女性	六角
林曼 青著	兩部失戀的故事	五角
蔣光 赤著	少年飄泊者	三角
張維 祺著	致死者	三角
汪靜 之著	翠英及其夫的故事	五角
超超 著	小雪	四角五分
楊邨 人著	失蹤	三角五分
洪靈 菲著	轉變	六角
戴萬 葉著	前夜	六角
林曼 青著	明朝	五角

